

中国古典文学百部 II

侠义风月传

清·名教中人



中国古典文学百部（二）

侠义风月传

（清）名教中人编次

道光写本

目录

第一回	省凤城侠怜鸳伴苦	2
第二回	探虎穴巧取蚌珠还	13
第三回	水小姐俏胆移花	24
第四回	过公子痴心捉月	35
第五回	激义气闹公堂救祸得祸	46
第六回	冒嫌疑移下榻知恩报恩	57
第七回	五夜无欺敢留髻以饮	68
第八回	一言有触不俟驾而行	78
第九回	虚捏鬼哄佳人止引佳人喷饭	90
第十回	假认真参按院反令按院吃惊.....	101
第十一回	热心肠放不下千里赴难.....	112
第十二回	冷面孔翻得转一席成仇.....	123
第十三回	出恶言拒聘实增奸险.....	135
第十四回	拼死命救人为识英雄.....	146
第十五回	父母命苦叮咛焉敢过辞.....	157
第十六回	美人局歪厮缠实难领教.....	169
第十七回	察出隐情方表人情真义侠.....	180
第十八回	验明完璧始成名教终好速.....	192

第一回

省凤城侠怜鸳伴苦

诗曰：

偌大河山偌大天，万千年又万千年。

前人过去后人续，几个男儿是圣贤！

又曰：寤寐相求反侧思，

有情谁不爱蛾眉。

但须不作钻窥想，

便是人间好唱随。

话说前朝北直隶大名府有一个秀才，姓铁双名中玉，表字挺生，甚生得丰姿俊秀，就象一个美人，因此，里中起个浑名，叫做“铁美人”。他人品秀美，性格就该温存。不料他人虽生得秀美，性子就似生铁一般，十分执拗；又有几分膂力，有不如意，动不动就要使气动粗，等闲也不轻易见他言笑。倘或交接富贵朋友，满面上霜也刮得下来，一味冷淡。却又作怪，若是遇着贫交知己，煮酒论文，便终日欢然，不知厌倦。更有一段好处，人若缓急求他，便不论贤愚贵贱，慨然周济；若是谀言谄媚，指望邀惠，他却只当不曾听见。所以人多感激他，又都不敢无故亲近他。

他父亲叫做铁英，是个进士出身，为人忠直，官居御史，赫赫有敢谏之名。母亲石氏，随父在任，因铁公子为人落落寡合，见事又敢作敢为，恐怕招愆，所以留在家下。他天资既高，学问又出人头地，因此看人不在眼上，每日只是闭户读书，至

读书有兴，便独酌陶情，虽不叫做沉酣曲蘖，却也朝夕少它不得。再兴时，便是寻花问柳，看山玩水而已。

十五、六岁时，父母便要与他结亲。他因而说道：“孩儿素性不喜偶俗，若是朋友，合则留，不合则去可也。夫妇乃五伦之首，一谐伉俪，便是白头相守，倘造次成婚，苟非淑女，勉强周旋则伤性；去之、掷之，又伤伦；安可轻议？万望二大人少宽其期，以图选择。”父母见他说得有理，便因循下来，故至今年将二十，尚未有配，他也不放在心上。

一日，在家饮酒读书，忽读到比干谏而死，因想道：“为臣尽忠，虽是正道，然也须有些权术。上可以悟主，下可以全身，方见才干，若一味耿直，不知忌讳，不但事不能济，每每触王之怒，成君之过，至于杀身，虽忠何益。又饮了数杯，因又想道：“我父亲官居言路，赋性骨鲠，不知机变，多分要受此累。”一时忧上心来，便恨不得插翅飞到父亲面前，苦劝一番，遂无情无绪，彷徨了一夜。

到次日，天才微明，就起来吩咐一个托得的老家人，管了家事，又叫人收拾了行李，备了马匹，只叫一个贴身伏侍的童子，叫做小丹的跟随进京，去定省父母。正是：

死君正是忠臣志，忧父方成孝子心。

任是人情百般厚，算来还是五伦深。

铁公子忙步进京，走了两日，心焦起来。贪着行路，不觉错过宿头。天色渐昏，没个歇店，只得沿着一带土路，转入一个乡村来借住。到了村中来，只见村中虽有许多人家，却东一家，西一家，散散住开，不甚相连。此时，铁公子心慌，也不暇去拣择大户人家，只就近在村口一家门前便下了马，叫小丹牵着，自走进去，叫一声：“有人么？”只见里面走出一个老婆子来，看见铁公子秀才打扮，忙问道：“相公莫非是京中出

来，去看韦相公，不认得他家，要问我么？”铁公子道：“我不是看什么韦相公，我是要进京，贪走路，错过了宿头，要借住的。”老婆子道：“若要借住不打紧，但是穷人家没好床铺供给，莫要见怪。”铁公子道：“这都不消，只要过得一夜便足矣，我自重谢。”遂叫小丹将行李取了进来，那老婆子叫他将马牵到后面菜园破屋里去喂，请铁公子到旁边一间草屋里去坐，烧了一壶茶出来，请铁公子吃。

铁公子吃着茶，因问道：“你方才猜我是京里出来看韦相公的，这韦相公却是何人？又有何事，要谁来看他？”老婆子道：“相公，你不知道，我这地方原不叫做韦村，只因昔年出过一个韦尚书，他家人丁最盛，村中十停人家，倒有六七停姓韦，故此才叫做韦村。不期兴衰不一，过了数十年，这韦姓一旦败落，不但人家穷了，连人丁也少了。就有几家，不是种田，就是挑粪，从没个读书之子。不料近日风水又转了，忽生出一个韦相公来，才十六、七岁就考中了一个秀才。京中又遇了一个同学秀才的人家，爱他年纪小、有才学，又许了一头亲事，只因他家贫彻骨，到今三、四年，尚不曾娶得。数日前，忽有一个富豪大官府，看见他妻子生得美貌，定要娶她。她父母不肯，那官府恼了，因倚着官势，强叫许多人将女子抬了回去。前日有人来报知韦相公，韦相公慌了，急急进京去访问。不期访了一日，不但他妻子没有踪迹，连他丈人、丈母也没个影儿。欲要告状，又没个指实见证，况他对头又是个大官府，如何理论得他过？今日气苦不过，走回来对他母亲大哭了一场，竟去长溪里投水。他母亲急了，四下央邻人去赶，连我家老官儿也央去了，不知可赶得着否？故此相公方才来，我只道是他的好朋友，知他着恼，来看他的。”

正说不了，只听得门外嚷嚷之声。二人忙走出来看，只见

许多乡人，围护着一个青衣少年，掩着面哭了过去。老婆子见他老官儿也同着走，因叫说道：“家里有客人，你回来吧，不要去了。”内中一个老儿听见叫，忙走回来道：“我家有甚客人？”忽抬头看见铁公子，因问道：“莫非就是这位相公？”老婆子道：“正是这位相公，走错了路，要借宿。”老官儿道：“相公既要借宿，怎不快去收拾夜饭，还站在这里看什么？”老婆子道：“不是我要看，也是这位相公问起韦相公的事来，故此同来看看。我且问你，韦相公的妻子，既是青天白日许多人抢了去，难道就没一个人看见，为何韦相公访来访去，竟不见一些影响？”老官儿道：“怎的没影响？怎的没人看见？只是他的对头厉害，谁敢多嘴管这闲事，去招灾揽祸？”老婆子道：“果是不敢说？”老儿道：“莫道不敢说，就是说明了，这样所在，也救不出来。”婆子道：“若是这等说，韦相公这条性命，活不成了，可怜，可怜！”说罢，就入去收拾夜饭。

铁公子听了，在旁冷笑道：“你们乡下人，怎这样胆小没义气？只怕还是没有人知道消息，说这宽皮话儿。”老儿道：“怎的没人知道消息？莫说别人，就是我也知道。”铁公子道：“你知道，在哪里？”老儿道：“相公是远方过路人，料不管这闲事，就在面前说也不妨。相公，你道他将这女子藏在哪里？”铁公子道：“无非是公侯的深闺秘院。”老儿道：“若是公侯的深闺秘院，有人出入，也还容易缉访。说起来这个对头，是世代公侯，祖上曾有汗马功劳，朝廷特赐他一所养闲堂，叫他安享，闲人不许擅入。前日我侄儿在城中卖草，亲眼看见他将这女子藏了入去。”铁公子道：“既有人看见，何不报知韦相公，叫他去寻？”老儿道：“报他有何用？就是我热心肠与韦相公说了，韦相公也没本事去问他一声，看他一眼。”铁公子道：“这养闲堂在何处？你可认得？”老儿道：“养闲堂在

齐化门外，只有一二里路，想是人人认得的，可是谁敢进去？”说完，老婆子已收拾了夜饭，请铁公子进草屋去吃。铁公子吃完，就叫小丹铺开行李，草草睡了一夜。

到次日起来，老儿、婆子又收拾早饭，请他吃了。铁公子叫小丹称了五钱银子，谢别主人，然后牵马出门。临上马，老儿叮嘱道：“相公，昨晚说的话，到京中切不可吹风，恐惹出祸来。”铁公子道：“关我甚事，我去露风？老丈只管放心！”说罢，遂出大路而行。正是：

奸狡休夸用智深，谁知败露出无心。

劝君不必遮人目，上有苍苍日鉴临。

铁公子上马，望大路而走。不到二三里，只见昨晚看见的那个青衣少年，在前面走一步，顿一步足，大哭一声道：“苍天，苍天，奈何令我受害至此！”铁公子看明了，忙将缰绳一提，赶到前面，跳下马来，将他肩头一拍道：“韦兄不必过伤，这事易处，都在我小弟身上，管取玉人归赵。”那少年猛然抬头，看见铁公子是个贵介行藏，却又不认得，心下惊疑，说道：“兄长自是贵人，小弟贫贱，素不识荆，今又正在患难之中，怎知贱姓，过蒙宽慰，自是兄长云天高谊，但小弟的冤苦，已难申诉。纵有荆、豫侠肠，昆仑妙手恐亦救援小弟不得。”铁公子道：“锋蚤小难，若不能为兄排解，则是古有豪杰，今无英雄矣，岂不令郭解齿冷？”

那少年听了，愈加惊讶道：“兄长乃高贤大侠，小弟在困顿中，神情昏愤，一时失敬。且请问贵姓尊表，以志不朽。”铁公子道：“小弟贱名，仁兄且不必问。倒是仁兄的尊字，与今日将欲何往，倒要请教了，我自有说。”那少年道：“小弟韦佩，贱名柔敷，今不幸遭此强暴劫夺之祸，欲要寻个自尽，又奈寡母在堂，欲待隐忍了。又正当此圣明之朝，况在辇毂之

下，岂容纨绔奸侯，强占人家受聘妻女，以败坏朝廷之纲常？昨晚踌躇了一夜，因做了一张揭帖，今欲进京，拼这一条穷性命，到六部六科十三道各衙门去告他。虽知贵贱相悬，贫富不敌，然事到头来，也说不得了。”因在袖中取出了一张揭帖，递与铁公子道：“长兄请一看，便知小弟的冤苦了。”说罢，又大声痛哭起来。

铁公子接了揭帖，细细一看，方知他丈人也是个秀才，叫做韩愿，抢他妻子的是大夫侯。因说道：“此揭帖做得尽情耸听，然事关勋爵，必须进呈御览，方有用处，若只递在各衙门，他们官官相护，谁肯出头作恶？吾兄自递，未免空费一番气力，终归无用；若付与小弟带去，或别有妙用，也未可知。”韦佩听了，连忙深深一揖道：“得长兄垂怜，不啻枯木逢春。但长兄任劳，小弟安坐，恐无此理，莫若追随长兄马足入城，以便使令。”铁公子道：“仁兄若同到城，未免摇耳目，使人防嫌。兄但请回，不出十日，当有佳音相报。”韦佩道：“长兄卵翼高情，真是天高地厚，但恐书生命薄，徒费盛心。”说到伤心处，又将堕下泪来。铁公子道：“仁兄青年男子，天下何事不可为，莫只管做些儿女态，令英雄短气！”韦佩听了，忙欢喜致谢道：“受教多矣！”铁公子说罢，将揭帖笼入袖中，把手一拱，竟上马带着小丹，匆匆去了。

韦佩立在道旁目送，心下又惊又疑，又喜又感，象做了个春梦一般，不敢认真，又不敢猜假，恍恍惚惚，只立到望不见铁公子的马影，方才懒懒的走了回去。正是：

心到乱时无是处，情当苦际只思悲。

漫言哭泣为儿女，豪杰伤心也泪垂。

原来从韦村到京，只有四五十里。铁公子一路赶行，才过午就到了京城。心下正打算将这揭帖与父亲商量，要他先动了

疏奏明，然后奉旨拿人。不期到了私衙门前，静悄悄一个衙役也不见，心下暗暗惊忧道：“这是为何？”慌忙下马到堂上，也不见有吏人守候，愈加着忙。再走入内宅，见内宅门却是关的，忙叫几声，内里家人听见，认得声音，忙取钥匙开了门，迎着叫道：“大相公，不好了！老爷前日上本，伤触了朝廷，今已拿下狱去了，几乎急杀。大相公来得好，快到内房去商量。”铁公子听了，大惊道：“老爷上的是什么本，就至于下狱？”一头问，一头走，也等不得家人回答，早已走到内房。母亲石夫人看见，忙扯着衫袖，大哭道：“我儿，你来得正好！你父亲今日也说要做忠臣，明日也说要做忠臣，早也上一本，晚也上一本，今日却弄出一场大祸来了，不知是死是生？”铁公子自先已着急，又见母亲哭做一团，只得跪下勉强安慰道：“母亲不必着急，任是天大事情，也少不得有个商量。母亲且说父亲上的是什么本，为甚言语触犯了朝廷？”

石夫人方扶起铁公子，叫他坐下，因细细说道：“数日前你父亲朝罢回家，半路上忽撞见两个老夫妻，被人打得蓬头赤脚，衣裳粉碎，拦着马头叫屈。你父亲问他是甚人，有何屈事？他说，是个生员叫做韩愿，因他有个女儿，已经许嫁与人，尚未曾娶去，忽被大夫侯访知有几分颜色，劈头叫人来说，要讨她作妾。这生员道，是已经受聘，抵死不从，又挺触了他几句，那大夫侯就动了恶心，使出官势，叫了许多鹰犬，不由分说，竟打入他家将女儿抢去。这韩愿情急，追赶拦截，又被他打得狼狽不堪，你父亲听了，一时怒起，立刻就上了一疏，参劾这大夫侯。你父亲若是细心，既要上本，就该将韩愿夫妻拘禁，做个证据，叫他无辞便好。但是你父亲在恼怒中，竟不提防。及圣旨下来，着刑部审问，这贼侯奸恶异常，有财有势，竟将韩愿夫妻捉了去，并这女子藏得无影无踪。到刑部审问时，没

了对头，大夫侯转办一本，说你父亲毁谤功臣，欺枉君上。刑部官又受他的嘱托，也上本参论。圣上恼了，竟将你父亲拿下狱去定罪。十三道同衙门官，欲代上疏辨救，苦无原告，没处下手，这事怎了？只怕将来有不测之祸。”

铁公子听完了，方定了心，喜说道：“母亲请宽怀，孩儿只道父亲论了宫闱秘密之事，便难分辩。韩愿这件事，不过是民间抢夺；贵豪窝藏，有司的小事，有甚难处？”石夫人道：“我儿莫要轻看，事虽小，但没处拿人，便犯了欺君之罪。”铁公子道：“若是父亲造捏假名，果属乌有，故入人罪，便是欺君。若韩愿系生员，并他妻女，明明有人抢劫，万姓共见。台臣官居言路，目击入告，正是尽职，怎么叫做欺君？”石夫人道：“我儿说的都是太平话，难道你父亲不会说？只是一时间没处拿这三个人，便塞住了嘴，做声不得。”铁公子道：“怎拿不着？就是盗贼奸细，改头换面，逃往天涯海角，也要拿来，况这韩愿三人皆含屈负冤之人，啼啼哭哭，一步也远去不得。不过窝藏犖犖之下，捉他何难？况此三人，孩儿已知踪迹，包管手到擒来，母亲但请放心。”石夫人道：“这话果是真么？”铁公子道：“母亲面前，怎敢说谎？”石夫人方欢喜说道：“若果有些消息，你吃了饭，可快到狱中通知父亲，免他愁烦。”一面叫仆妇收拾午饭。与铁公子吃了，又替他换了青衣小帽，就要叫家人跟他入狱中去。铁公子想一想道：“且慢！”就走到书房中，写了一道本，又叫母亲取出御史的关键带了，他将韦佩的揭帖，也包在一处袖了，方带着家人，到刑部狱中，来看父亲。正是：

任事不宜凭胆大，临机全靠有深心。

若将血气雄为勇，豪杰千秋成嗣音。

铁公子到了狱中，狱官知是铁御史公子，慌忙接见，就引

入内重一个小轩子里来道：“尊公老爷在内，可入去相见；恐有密言，下官不敢奉陪。”铁公子谢了一声，就走入轩内，只见父亲没有拘系，端然正襟危坐，便忙进前拜了四拜道：“不肖子中玉，定省久疏，负罪不浅！”铁御史突然看见，忙站起来，惊问道：“这是我为臣报国之地，你在家不修学业，却到这里来做什么？”铁公子道：“大人为臣既思报国，孩儿闻父有事在身，安敢不来？”铁御史听了，沉吟道：“来固汝之孝思，但国家事故多端，我为谏官，尽言是我的职分，听与不听，死之生之，在于朝廷，你来也无益。”铁公子道：“谏臣言事，固其职分，亦当料可言则言，不可言则不言，以期干事之有济。若不管事之济否，只以敢言为尽心以塞责，则不谙大体与不知变通之人。捕风捉影，晓晓于君父之前，以博高名者，皆忠臣矣，岂朝廷设立言官之本意那？”

铁御史叹道：“谏臣言事，自望事成，谁知奸人诡计百出。就如我今日之事，明明遇韩愿夫妻叫伸冤屈，我方上疏，何期圣旨着刑部拿人，而韩愿夫妻二人已为奸侯藏过，并无踪影，转坐罪于我。然我之本心岂捕风捉影，欺诳君父哉！事出意外，谁能预知？”铁公子道：“事虽不能预知，然凡事亦不可不预防。前之失既已往不可追矣，今日祸已临身，急急料理，犹恐迟误，又生他变，大人奈何安坐图圉，静听奸人诬害？”铁御史道：“我岂安坐图圉？也是出于无奈。若说急急料理，原告已被藏匿，无踪无影，叫我料理何事？”铁公子道：“怎无踪影？但刑部党护奸侯，自不用力。大人宜急请旨自捕，方能完事。”铁御史道：“请旨何难，但恐请了旨，无处捕人，岂不又添一罪？”铁公子道：“韩愿妻女三人踪迹，孩儿已访在此；但干涉禁地，必须请旨去拿，有个把柄，方可下手。”铁御史道：“我也曾托相好同官，着精细人役，四路缉访，并无一点

风声。你才到京，忽能就访得的确，莫非少年孟浪之谈？”铁公子道：“此事关身家性命，孩儿怎敢孟浪？”因看四下无人，遂悄悄将遇见韦佩并老儿传言之事，细细说了一遍，又取出韦佩的揭帖，与铁御史看。

铁御史看了，方欢喜道：“有此一揭帖，韩愿妻女三人纵捉获不着，也可减我妄言之罪。但所说窝藏之处，我尚有疑。”铁公子道：“此系禁地，人不敢入，一定藏于此，大人更有何疑？”铁御史道：“我只虑奸侯事急，将三人谋死以灭迹。”公子道：“大夫侯虽说奸恶，不过酒色之徒，恃着爵位欺人，未必有杀人辣手。况贪女子颜色，心中恋恋不舍，既有此禁地藏身，又有刑官党护，又见大人下狱，事不紧急，何至杀人？大人请放心勿疑。”铁御史又想了想道：“我儿所论，殊觉有理，事到头来，也说得不得了，只得依你。待我亲写一本，汝回去快取关防来用，以便奏上。”铁公子道：“不须大人费心，本章孩儿已写在此，关防亦带在此，只消大人看过，若不改就可上了。”因取出递与铁御史。铁御史展开一看，只见上写着：

河南道监察御史，现系狱罪臣铁英谨奏，为孤忠莫辨，恳恩降敕自捕，以明心迹事；窃闻耳目下求，人主之圣德，刍芜上献，臣子之荻心。故言官言事，尚许风闻，未有据实入陈，反加罪戾者也。臣前劾大！夫侯沙利，白昼枪掳生员韩愿已聘之女为妾，实名教所不容，礼法所必诛。邀旨敕刑部审问，意谓名教必正，礼法必申矣。不料奸侯如鬼如域，暗藏原告以瞒天，又不料刑臣不法不公，明纵犯人以为恶，反坐臣螺继。臣素丝自信，料难宛转。窃臣赤胆天知，只得哀求圣主，伏望洪恩，怜臣朴直遭诬，乞降一敕，敕臣自捕，若朝奉敕而夕无人，则臣万死无辞矣；若获其人，则是非曲直不辩自明矣。倘蒙天恩怜准，须秘密其事，庶免奸侯又移巢穴。再敕不论禁地，则

臣得以展布腹心。临表不胜激切待命之至！外韦佩帖着一纸，开呈御览，以明实据。

铁御史看完，大喜道：“此表剴切详明，深合我意，不消改了。”一面封好，一面就请狱官烦他代上。狱官不敢推辞，只得领命，到通政司去上达。只因这本一上，有分教：打碎玉笼，顿开金锁！铁御史上了此本，不知上意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探虎穴巧取蚌珠还

诗曰：

治世咸夸礼法先，谁知礼法有时愆。

李膺破柱方称智，张俭投门不算贤。

木附草依须着兔，鹰拿雀捉岂非仙？

始知为国经常外，御变观通别有权。

话说铁御史依了铁公子，上疏请旨自捕。在狱中候不到两日，早颁下一道密旨到狱中来。铁御史接着暗暗开，看见是准了他的本，即命他自捕，满心欢喜。因排起香案来，谢过了圣旨，仍旧将圣旨封好，不许人见。因自想道：“圣旨虽准，只愁捉不出人来，却将奈何？”就与铁公子商量，要出狱往捕。铁公子道：“大人且慢！大人一出狱，便招摇耳目，要惊动了大夫侯，使他提防。莫若大人再少坐片时，待孩儿悄悄出去，打开了养闲堂，捉出了韩愿妻女，报知大人，然后大人飞马来宣旨拿人，方为万全也。”铁御史点头道：“是。”因将密旨藏好，又嘱狱官勿言。暗暗吩咐铁公子道：“此行务要小心！”

铁公子领命，即悄悄走回私衙与母亲说知，又叫母亲取出小时用的铜锤来。原来铁公子十一二岁之时，即有膂力，好使器械，曾将熟铜打就一柄铜锤，重二十余斤，时时舞弄玩耍。铁御史进京做官，恐他在家耍锤，惹出事来，故此石夫人收了他的，带到京中。铁公子不敢有违亲命，只得罢了。今日石夫人忽听见讨取，因惊问道：“前日你父亲一向不许你用，今日

为何又要？”铁公子道：“此去深入虎穴，不带去无以防身。”石夫人见说得有理，便不拗他，因叫人取了出来付与他，并且嘱咐道：“但好防身，不可惹事。”铁公子应诺，又叫人暗暗传呼了一二十个能事的衙役远远跟随，以备使唤，又叫人取酒来饮。饮到半酣，却换了一身武服，暗带铜锤，装束得天神相似，外面仍罩儒衣，骑了一匹白马，只叫一人跟随，竟暗暗出齐化门来，并不使一人知觉。

出了城门外，放开辔头，霎时间就望见了一所大宅院，横于道左，高瓦飞甍，十分富丽。铁公子心知是了，遂远远下了马，叫小丹牵着，自却慢慢踱到眼前，细细一看，只见两边是两座牌坊，那牌坊上皆有四字；一边乃是“功高北阙”；一边是“威镇南天”。牌坊中间，却是三个虎座门楼，门楼上面中间直立着一匾，匾上写：“钦赐养闲”四个金字。门楼下三座门，俱紧紧闭着。

铁公子看了一回，见没有人出入，心下想道：“此正门不开，侧首定有旁门出入。”因沿着一带高墙，转过一条横街，半腰中果有一座小小门楼，两扇金钉朱门，却也闭着，门上锁了一把大锁，又十字交贴着大夫侯的两张封皮，细细一看，封皮虽是封的，却是时常启开拆断的。门虽闭着，却露条亮缝，内里不曾上锁。门旁粉壁上又贴着一张告示，字有碗大，上写着：“大夫侯示：此系朝廷钦赐禁地，官民人等，俱不得至此窥探，取罪不小。特示！”

门楼两旁，有两间门房，许多家人在内看守。

铁公子看在眼里，有些诧异，但不轻易惊动他，急回身走到小丹牵马的所在，将儒衣脱去，露出一身武装，手提铜锤，翻身上马，因吩咐小丹道：“你可招呼众捕役，即便赶来，紧紧伺候，倘捉了人，可即飞马报知老爷，请他快来。”小丹答

应了。然后一轡头跑至门楼前，跳下马来，手执铜锤，大声叫道：“奉圣旨要见大夫侯，快去通报！”门房中忙走出四五个头顶大帽、身穿绢衣的家人来，一时摸不着头脑，慌慌张张答应道：“老爷在府中，不在此处。”铁公子大喝一声道：“胡说！府中人明明供称在此，你这班该死的奴才，怎敢隐瞒，违背圣旨，都要拿去砍头！”吓得众家人面面相觑，仓卒中答应不来。铁公子又大声叫道：“还不快快开门，只管挨死怎么！”内中一个老家人，见嚷得慌，只得大着胆说道：“公侯人家，老爷不在此，谁敢开门？就是开了门，此系朝廷钦赐的禁地，爷也不敢进去。”铁公子听了，大怒道：“奉圣旨拿人，怎么不敢进去？你不开，等我自开。”因走近前，举起铜锤，照着大锁上只一锤，豁喇一声响，早已将大锁并铜环打折落在地下，那两扇门便豁喇喇自开了。铁公子见门开，大踏步径往里走。众家人看见铁公子势头勇猛，谁敢拦阻？只乱嚷道：“不好了！”飞一般进去报信。

原来这大夫侯因一时高兴，将韩愿女儿抢了来家，也只看是穷秀才家无处伸冤，不期撞见铁御史作对头，上疏参论，又不料圣旨准了，着刑部审问，一时急了，没法摆布，只得将韩愿夫妻一并抢来，藏在养闲堂内，以绝其迹，却上疏胡赖。初时还恐怕有人知觉，要移巢穴，后见刑部用情，不出力追，反转将铁英下了狱，便十分安心，不复他虑。只怕这韩氏女子寻死觅活，性烈难犯，韩愿夫妻又论长论短，不肯顺从。每日备酒礼相求，韩愿一味执拗。这日急了，正坐在养闲堂，叫人将韩愿洗剥了，捆起来，用刑拷打，要他依允。因说道：“你虽是个秀才，今既被我捉了来，要你死，只当死一鸡一狗，哪里去伸冤？”韩愿道：“士虽可杀，只怕天理难欺，王法不漏，那时悔之晚矣，老大人还须三思！”大夫侯道：“你既要我三

思，你何不自忖；你一个穷秀才，女儿与我公侯为妾，也不玷辱于你。你若顺从了，明日锦衣玉食，受用不尽，岂不胜似你的淡饭粗茶？”韩愿道：“生员虽贫士也，语云：‘宁为鸡口，勿为牛后。’岂有圣门弟子，贪纨绔之膏粱，而乱朝廷之名教者乎！”

大夫侯听了，勃然大怒，正吩咐家人，着实加刑。忽管门的四五个人一齐乱跑进来，乱嚷道：“老爷，不好了！外面一个少年武将，手执一柄铜锤，口称奉圣旨拿人，小的们不肯放他进来，他竟一锤将门锁打落，闯了进来，不知是什么人？如今将到堂了，老爷急须准备。”大夫侯听见，惊得呆了，正东西顾盼，打算走入后厅，铁公子早已大踏步赶到堂前，看见大夫侯立在上面，因举一举手道：“贤侯请了！奉旨有事商量，为何抗旨不容相见？”大夫侯见躲避不及，只得下堂迎着道：“既有圣旨，何不先使人通知，以便排香案迎接，怎来得这等鲁莽？”铁公子道：“圣旨秘密紧急，岂容漏泄迟缓？”因迎上一步，右手持锤，左手将大夫侯一把紧紧提住道：“请问贤侯，此乃朝廷钦赐养闲禁地，又不是有司衙门，这阶下洗剥受刑的却是甚人？”大夫侯藏匿韩愿，心先着慌，及听见来人口口圣旨，愈加惊得呆了，要脱身走，又被来人捉住，只得硬着胆答道：“此乃自治家人，何关朝廷礼法？”因叫家人带过。

铁公子拦住，正要再问，韩愿早在阶下喊叫道：“生员韩愿，不是家人，被陷于此，求将军救命！”铁公子听说是韩愿，心先安了，佯惊问道：“你既是生员韩愿，朝廷着刑部四处拿你，为何却躲在这里？背旨藏匿，罪不容于死矣！”此时小丹已赶到，铁公子将嘴一努，小丹会意，忙跑出门外，一面招集众衙役拥入，一面即飞马去报铁御史。

铁公子见众衙役已到，因用铜锤指着韩愿道：“你既称含

冤负屈，就该挺身到刑部去对理，为何却躲在此地，私自认亲？”韩愿听了，大哭道：“生员自小女被恶侯抢劫，叩天无路，逢人哭诉，尚恐不听，既刑部拘审，安肯躲避？无奈贫儒柔弱，孤立无援，忽被豪奴数十人，如虎驱羊，竟将生员夫妻捉到此处，沉冤海底，日遭捶楚，勒逼成亲，已是死在旦夕。何幸得遇将军，从天而下，救援残生，重见天日。此系身遭坑陷，谁与他结亲！”铁公子道：

“据你说来，你的妻女亦俱在此了。”韩愿道：“怎么不在？老妻屈氏，现拘禁在后厅厢房中；小女湘弦，闻知秘藏在内阁楼上，朝夕寻死，如今不知是人是鬼！”铁公子听了大怒，因指挥众捕役，押韩愿入内拿人。

大夫侯见事已败露，自料不能脱身，又见众捕役往内要走，万分着急，只得拼着性命，指着铁公子大声嚷说道：“这里乃是朝廷钦赐的宅第，我又忝为公侯，就有什么不公不法，也要请旨定夺。你是什么人，怎敢手执铜锤，擅自打落门锁，闯入禁堂，凌辱公侯？你自己的罪名，也当不起，怎么还要管他人的闲事！”因反过手来，也要将铁公子扯住，却又扯不住，因叫家人道：“快与我拿下！”

此时，众家人闻知主人被捉，都纷纷赶来救护，挤了一堂。只因见铁公子手执铜锤，捉住主人，十分勇猛，不敢上前。今见主人吩咐拿人，有几个大胆的就走上前要拿铁公子。铁公子急骂道：“该死的奴才，你拿哪个！”因换一换手，将大夫侯拦腰一把提将起来，照众家人只一扫，手势来得重，众家人被扫着的都跌跌倒倒。这大夫侯年已近四十之人，身子又被酒色淘虚，况从来娇养，哪里禁得这一提一扫？及至放下，已头晕眼花，喘做一团，只摇手叫道：“莫动手，莫动手！”

原来大夫侯有一班相厚的侯伯，有人报知此信，都赶了来

探问。及见铁公子扯的大夫侯狼狼狈，因上前解劝道：“老先生请息怒，有事还求商量，莫要动粗，伤了勋爵的体面。”铁公子道：“他乃欺君的贼子，名教的罪人，死尚有余辜，什么勋爵！什么体面！”众侯伯道：“沙老先生就有什么簠簋不饬处，也须名正其罪，朝廷从无此拳脚相加之法。”铁公子道：“诸公论经亦当达权，虎穴除凶，又当别论；孤身犯难，不可常言。”众侯伯道：“老先生英雄作用，固不可测，且请问今日之举，还是大侠报仇，还是代削不平？必有所为。请见教了，也可商量。”铁公子道：“俱非也，但奉圣上密旨拿人。”众侯伯道：“既奉密旨，何不请出来宣读，免人疑惑？”铁公子道：“要宣读也不难，可快摆下香案。”众侯伯就吩咐打点。

大夫侯喘定了，又见众侯伯人多胆壮，因又说道：“列位老先生，勿要听他胡讲。他又不是有司捕役，他又不是朝廷校尉，如何得奉圣旨？他不过是韩愿私党，假称圣旨，虚装虎势，要骗出人去，但他来便来了，若无圣旨，擅闯禁地，殴打勋位，其罪不小，实是放他不得，全仗诸公助我一臂。”又吩咐家人，快报府县，说强人白昼劫杀，若不救护，明日罪有所归。

众侯伯见大夫侯如此说，也就信了。因对着铁公子道：“大凡豪强劫夺之事，多在乡僻之地，昏黑之时，加于村当之家，便可侥幸。他乃公侯之家，又在辇毂之下，况当白昼之时，如何侥幸得来？兄此来也觉太强横了。若果有圣旨，不妨开读，倘系谎词，定获重罪，莫若说出真情，报出真名，快快低首阶前，待我等与你消释，或者还可苟全性命。若恃强力全凭恫吓，希图逃走，只怕你身入重地，插翅也飞不去！”

铁公子微笑一笑道：“我要去，亦有何难？但此时尚早，且待宣读了圣旨，拿全了人犯，再去也不迟。”众侯伯道：“既有圣旨，何不早宣？”铁公子道：“但我只身，他党羽如

此之众，倘宣了旨意，他恃强作变，岂不费力？他既报府县，且待府县来时宣读，便无意外之虞矣。”众侯伯道：“这倒说得有理。”一面又着家人去催府县。

不一时，大兴知县早来了，看见这般光景，也决断不出。又不多时，顺天府推官也来了，众侯伯诉说其事。推官道：“真假一时也难辨，只看有圣旨没圣旨，便可立决矣。”因吩咐快排香案。不一时，堂中间焚起一炉好香，点起一对明烛，推官因对铁公子说道：“尊兄既奉圣旨拿人，宜对众宣读，以便就缚，若只这般扭结，殊非法纪。”铁公子正要应答，左右来报，铁御史老爷门前下马了。大夫侯突然听见，吃了一惊道：“他系在狱中，几时出来的？”说还未完，只见铁御史两手捧着一个黄包袱，昂昂然走上堂来。恰好香案端正，就在香案上将黄包袱展开，取出圣旨，执在手中。

铁公子看见，忙将大夫侯提到香案前跪下，又叫众捕役将韩愿带在阶下俯伏，对众说道：“犯侯沙利抗旨不出，请宣过圣旨，入内搜捉！”铁御史看见众侯伯并推官、知县，都在这里，因看着推官道：“贤节推来得正好，请上堂来，圣主有一道严旨，烦为一宣。”推官不敢推辞，忙走到堂上接了。铁御史随走到香案前，与大夫侯一同跪下。推官因朗宣圣旨道：

据御史铁英所奏，大！夫侯沙利，抢劫被害韩愿，并韩愿妻女，既系实有其人，刑臣何缉获不到？即着铁英自捉，不论禁地，听其搜缉，如若捉获，着刑部严审回奏，限三日无获，即系欺君，从重论罪。

推官读完了圣旨，铁御史谢过恩，忙立起身，欲与众侯伯相见。不期众侯伯听见宣读圣旨，知大夫侯事已败露，竟走一个干净。许多家人也都渐渐躲了。惟推官、知县过来参见。大夫侯到此田地，无可奈何，只得走起身，向铁御史深深作揖道：

“学生有罪，万望老先生周旋！”铁御史道：“我学生原不深求，只要辨明不皇欺君之罪便了。如今韩愿既已在此，又供出他妻女在内，料难再匿，莫若叫出来，免得人搜。”大夫侯道：“韩愿系其自来，妻女实不在此。”铁御史道：“老先生既说不在此，我学生怎敢执言在此？只得遵旨一搜，便见明白。”就吩咐铁公子带众捕役，押韩愿入内去搜。大夫侯要拦阻，哪里拦阻得住？

原来此厅乃是宅房，并无家眷在内。众人走到内厅，早闻得隐隐哭声。韩愿因大声叫道：“我儿不消哭了，如今已有圣旨拿人，得见明白了，快快出来！”厅旁厢房内韩愿的妻子屈氏听见了，早接应道：“我在此，快先来救我！”众人赶到门前，门都是锁的。铁公子又是一锤，将门打开。屈氏方蓬着头走出来，竟往里走，口里哭着道：“只怕我儿威逼死了！”韩愿道：“不曾死，方才还哭哩。”

屈氏赶急奔到内楼阁上，只见女儿听得父亲在外吆喝，急要下楼出来，却被三四个丫环、仆妇，拦住不放。屈氏忙叫道：“奉圣旨拿人，谁敢拦住！”丫环、仆妇方才放松。屈氏看见房中锦绣珠玉堆满，都推开半边。单拿了一个素包头，替女儿包在头上，遮了散发，扶了下来。恰好韩愿接着，同铁公子并众捕役一同领了出来。到了前堂，韩愿就带妻女跪在铁御史面前拜谢不已，道：“生员并妻女三条性命，皆赖大宗师老爷保全，真是万代阴功。”

铁御史道：“你不消谢我，这是朝廷的圣恩，然事在刑部勋臣，本院尚不知如何。”因看着大兴知县说道：“他三人系特旨钦犯，今虽有捕役解送，但恐犹有疏虞；烦贤大尹押到刑部，交付明白，庶无他变。”知县领命，随领众捕役将韩愿并妻女三人带去。铁御史然后指着大夫侯向推官说道：“沙老先

生乃勋爵贵臣，不敢轻褻，敢烦贤节推相陪，送至法司，本院原系縲臣，自当还狱待罪。”说罢，即起身带着铁公子，出门上马而去。正是：

敢探虎穴英雄勇，巧识狐踪智士谋。

迎得蚌珠还合浦，千秋又一许虞侯。

铁御史去后，大夫侯款待推官，急托权贵亲友，私行贿赂，到刑部与内阁去打点，希图脱罪，不提。

却说铁御史归到狱中，即在大夹侯养闲堂搜出韩愿妻女三人，押送法司审究之事，细细写了一本，登时奏上。到次早，批下旨来道：

铁英既于养闲堂禁地，搜出韩愿并其妻女，则不独心迹无欺，且参劾有实。着出狱暂供原职，候刑部审究定案，再加升赏。钦此。

铁御史得了旨，方谢恩出狱。回到私衙，铁公子迎着，夫妻父子，欢然不提。

却说刑部虽受了大夫侯的嘱托，却因本院捉人不出，涉于用情，不敢再行庇护。又被韩愿妻女三人口口咬定抢劫真情，无处出脱，只得据实定罪，上疏奏闻。但于疏未回护数语道：

“但念沙利年登不惑，麟趾念切，故淑女情深，且劫归之后，但以礼求，并未苟犯。倘念功巨之后，或有一线可原，然恩威出自上裁，非臣下所敢专主。谨具疏奏；请定夺，不胜待命之至。”过两日，圣旨下了，批说道：

大！夫侯沙利，身享高爵重位，不思修身御下，乃逞豪横，劫夺生员韩愿已受生员韦佩聘定之女为妾，已非礼法；及为御史铁英弹劾，又不悔过首罪，反捉韩愿夫妻，藏匿钦赐禁堂，转诿铁英为妄奏，其欺诳奸诈，罪莫大焉。据刑部断案，本当夺爵赐死，姑念先臣勋烈，不忍加刑，着幽闭养闲堂三年，以

代流戍，其禄米拨一年给韩愿，以赏抢劫散亡。韩女湘弦，既守贞未经苟犯，当着韦佩择吉成亲。韩愿敦守名教，至死不屈，为儒无愧，着准贡教授，庶不负所学。铁英据实奏劾，不避权贵，骨鲠可嘉，又能穷探虎穴，大有气节，着升都察院掌堂。刑臣缉捕徇情，罚俸三月。钦此。

自圣旨下后，满京城皆相传铁公子打入养闲堂，取出韩湘弦之事，以为奇人，以为大侠，争欲识其面，拜访请交者，朝夕不绝。韩愿蒙恩选职，韦佩奉旨成婚，皆铁公子之力，感之不啻父母；敬之不啻神明。惟铁御史反以为忧，每对铁公子道：“天道最忌满盈，祸福每相倚伏，我前日遭诬下狱，祸已不测，后激圣恩，反加迁擢，可谓侥幸矣。然奸侯由此幽闭，岂能忘情，况你捉臂把胸，凌辱已甚，自必虎视眈眈，思为报复。我为臣子，此身已付朝廷，生死祸福，无可辞矣。你东西南北，得以自由，何必履此危地？况声名渐高，交结渐广，皆能招惹是非之祸。莫若借游学之名，远远避去，如神龙之见其首，不见其尾，使人莫测，此知机所以为神也。”

铁公子道：“孩儿懒于应酬，正有此意，但虑大人职尽言路，动与人仇，孤立于此，不能放心。”铁御史道：“我清廉自饬，直道而行，今幸又为圣天子所嘉，擢此高位，即有小谗，料无大祸，汝不须在念。汝此去还须勤修儒业，以圣贤为宗，切不可恃肝胆血气，流入游侠。”铁公子再拜于地道：“谨受大人家教！”自此又过了两三日，见来访者愈多，因收拾行李，拜辞父母，带了小丹，径回大名府家中而去。正是：

来若为思亲，去疑因避祸。

倘问去来缘，老天未说破。

铁公子到了家中，不期大名府也尽知铁公子打入养闲堂，救出韩湘弦之事；又见铁御史升了都察院，不独亲友殷勤，连

府县也十分敬仰。铁公子因想道：“若终日如此，又不若在京中得居父母膝下。还是遵父命借游学之名，远远避去为是。”在家暂住了月余，将家务交付与家人，遂收拾行李资斧，带小丹一人出门游学。只因这一去，有分教：风流义气冤难解，名教相思害煞人。铁公子出门游学，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水小姐俏胆移花

诗曰：

柔弱咸知是女儿，女儿才慧有谁知？

片言隐祸轻轻解，一转飞灾悄悄移。

妙处不须声与色，灵时都是窍和机。

饶他奸狡争先用，及到临期悔又迟。

话说铁公子遵父命，避是非，出门游学。茫茫道路，不知何处去好，因想道：“山东乃人物之地，礼义之邦，多生异人，莫若往彼一游，或有所遇。”主意定了，因叫小丹雇了一匹驴子，径往山东而来。正是：

读书须闭户，访道不辞远。

遍览大山川，方能豁心眼。

铁公子往山东来游学，且按下不提。

却说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有一位乡官，姓水名居一，表字天生，历官兵部侍郎，为人任气敢为，倒也赫赫有名。只恨年将望六，夫人亡过，不曾生得子嗣，只遗下一个女儿，名唤冰心，生得双眉春柳，一貌秋花，柔弱轻盈，闲处闺中，就象连罗绮也无力能胜。及至临事作为，却又有才有胆，赛过须眉男子。这水居一爱之如宝，因自在京中做官，就将冰心当做儿子一般，一应家事，都付她料理，所以延至一十七岁，尚未嫁人。

只恨水居一有个同胞兄弟，叫做水运，别号浸之，虽也顶着读书之名，却是一字不识，单单依着祖上是大官，自有门第

之尊，便日日在不公不法处觅饮食。谁料生来命穷，诈了些来，到手便消，只如没有一般。却喜生下三个儿子，皆能继父之志，也是一字不识；又生了一个女儿，更是粗陋，叫做香姑，与冰心小姐同年，只大得两个月，因见哥哥没有儿子，宦资又厚，便垂涎要白白消受。只奈冰心小姐未曾出嫁，一手把持，不能到手。因此，日日挽出媒人、亲戚来，兜揽冰心嫁人，也有说张家豪富的，也有说李家官高的，也有说玉家儿郎年少才高、人物俊秀的。谁知冰心小姐，胸中别有主张，这些浮言，一毫不入。

水运无法可施，忽有同县过学士一个儿子，要寻亲，他便着人去兜揽，要将侄女儿冰心小姐嫁他。那过公子年少，也是个色中饿鬼，因说道：“不知他侄女儿生得如何？”他就细细夸说如何娇美，如何才能。过公子终有些疑心，不肯应承。水运急了，就约他暗暗相看。

原来水运与水居一虽然分居已久，然祖上的住屋，却是一宅分为两院，内中楼阁连接处，尚有穴隙可窥，水运因引过公子悄悄偷看，看见冰心小姐美丽非常，便眠思梦想，要娶为妻。几番央媒来说，冰心小姐全然不睬。过公子情急，只得用厚礼求府尊为主。初时，府尊知冰心小姐是兵部侍郎之女，怎敢妄为？虽撇不得过公子面皮，也只缓缓到门说了，因见水小姐不允，也就罢了。

不期过了些时，忽闻得：水侍郎误用一员大将，叫做侯孝，失机败事，朝廷震怒，将水侍郎削了职，遣戍边庭，立刻去了；又闻报：过学士新推入阁，又见过公子再三年来求，便掉转面皮，认起真来，着人请水运来，吩咐道：“男女婚配，皆应及时，君子好逑，不宜错过。女子在家从父，固是经常之道，若时难久待，势不再缓，又当从权。令侄女年已及笄，既失萱堂之靠，

又无棠棣之依，孤处闺中，而僮仆如林，甚不相宜。若是令兄在京为官，或为择婚，听命可也，今不幸又远戍边庭，死虽未必，而生还无日，岂可不知通变，苦苦自误？在令侄女，闺中淑秀，似无自言之理，兄为亲叔，岂不念骨肉而为之主张？况过学士已有旨推升入阁，过公子又擅科甲之才，辗转相求，自是美事，万万不可听儿女一日之私，误了百年大事。故本府请兄来谆谆言之，若执迷不悟，不但失此好姻，恐于家门也有不利也。”

水运听了府尊这话，正中其怀，满口应承道：“此事治晚生久已在家苦劝，只因舍侄女为家兄娇养惯了，任情任性，不知礼法，故凡求婚者，只是一味峻拒。今蒙太公祖老大人婉示曲谕，虽愚蒙亦醒，治晚生归去，即当传训舍侄女。舍侄女所执者，无父命也，今闻有大公祖之命，岂不又过于父命？万无不从之理。”说完辞出。

回到家中，便走至隔壁，来寻见冰心小姐，就大言恐吓道：“前日府尊来说过这头亲事，我何等苦口劝你，你只是不理。常言说：‘破家的县令’，一个知县恼了，便要破人之家，何况府尊？他前日因见侍郎人家，还看些体面，今见你父亲得罪朝廷，问了充军，到边上去，他就变了脸，发出许多话来，若是再不从他，倘或作起恶来，你又是一个孤女，我又没有前程，怎生当得他起？过家这头亲事，他父亲又拜了相，过公子又年少才高，科甲有分，要算个十分全美的了。你除非今生不打算嫁人，便误过了这婚姻也由你，倘或再捱两三年，终不免要嫁人，那时要想大府官人家，恐怕不能得够。你须细细斟酌！”冰心小姐道：“非是我要执拗，但是儿女婚姻大事，当遵父命，今父亲既远戍，母亲又早丧，叫我遵谁人之命？”水运道：“这话方才府尊也曾说过。他说事若处变，便当从权，父命既

远不可遵，则我公祖之命，即父命也。既无我公祖之命，你亲叔之命，亦即父命也，安可执一？”

冰心小姐低着头想了想道：“公祖虽尊，终属外姓，若是叔父可以当得亲父，便可商量。”水运道：“叔父、亲父，同是一脉，怎么当不得？”冰心小姐道：“我一向只以父命为重，既是叔父当得亲父，则凡事皆所凭叔父当亲父为之，不必更问侄女矣。”水运听了，满心大喜道：“你今日心下才明白哩！若是我叔父当不得亲父，我又何苦来管你这闲事？我儿，你听我说：过家这头亲事，实是万分全美，你明日嫁过去才得知。若是夫妻和合，你公公又是拜相，求他上一本，你父亲就可放得回来。”冰心小姐道：“若得如此便好。”水运道：“你既依允，府尊还等我回话，你可亲笔写个庚帖来，待我送了去，使他们放心。”冰心小姐道：“写不打紧，叔父须制个庚帖来，我女儿家去制不便。”水运道：“你既认我做亲父，此事都在我身上。谁要你制，只要你写个八字与我。”冰心小姐就当面取笔砚，用红纸写出四柱八个字，递与水运。

水运接了，欢欢喜喜，走到自家屋里，说与三个儿子道：“过家这头亲事，今日才做妥了。”大儿子道：“隔壁妹子昨日还言三语四，不肯顺从，今日为何就一口应承？”水运道：“她一心只道遵父命，因我说叔父就与亲父一般，她才依了。”大儿子道：“她一时依了，只怕想回来还要变更。”水运道：“再没变更，连八字都被我逼她写来了。”因在袖中取与三个儿子看。三人看了，俱欢喜道：“好，好！这再动不得了。”水运道：“好是好了，只是还有一件。”大儿子道：“还有哪一件？”水运道：“她说认我为亲父，这些庚帖小礼物，便该我去料理才妙。”大儿子道：“小钱不去，大钱不来，这些小事，我们不去料理，明日怎好受她的财礼与家私？”水运道：“说

便是这等说，只是如今哪里有？”大儿子道：“这说不得。”

父子商量，因将些衣服、首饰，当了几两银子来，先买了两尺大红缎子，又打了八个金字，钉在上面，精精致致，做成一个庚帖，亲送与府尊看道：“蒙大公祖吩咐，不敢抗违，谨送上庚帖。”府尊看了甚喜，因吩咐转送到县里，叫县尊为媒。县尊知是府尊之命，不敢推辞，遂择了一个好吉日，用鼓乐亲送到过府来。过公子接着，如获珍宝，忙忙受了，盛治酒筵，款待县尊。过了数日，齐齐整整，备了千金聘礼，又择了一个吉日，也央县尊做大媒，吹吹打打，送到水家来。

水运先一日就与冰心小姐说知，叫她打点。冰心小姐道：“我这边因父亲不在家，门庭冷落久矣。既叔叔认做亲父，为我出庚帖，今日聘礼，也只消行在叔父那边，方才合宜。何况同一祖居，这边那边，总是一般。”水运道：“受聘在我那边倒也罢了，只怕回帖出名，还要写你父亲。”冰心小姐道：“若定要写父亲名字，则是叔父终当不得亲父了！况父亲被朝廷遣谪，是个有罪之人，写了过去，恐怕不吉，惹过家憎厌。且受聘之后，往来礼文甚多，皆要叔父去亲身酬应，终不成又写父亲名字？还是径由叔父出名，不知不觉为妙。”水运道：“这也说得是。”

因去买了几个绣金帖子回来，叫冰心小姐先写下伺候。冰心小姐道：“写便我写，向外人只好说是哥哥写的，否则被人取笑。”水运道：“这个自然。”冰心小姐既写了水运名字，又写着“为小女答聘”。写完，念与水运听。水运听了道：“怎么写‘小女’？”冰心小姐道：“既认做亲父，怎么不写‘小女’？”水运道：“这也说得是。”因拿了帖子回来，说与儿子道：“礼帖又是我出名，又写着‘为小女答聘’，莫说礼物是我们的，连这家私的名分已定了。”父子暗暗欢喜。

到了次日，过家行过聘来，水运父子都僭穿着行衣、方巾，大开了中门，让礼物进去。满堂上结彩铺毡，鼓乐喧天，迎接县尊，进去款待。热热闹闹吵了一日。冰心小姐全然不管。到了客散，水运开了小门，接冰心小姐过去看盘，因问道：“这聘金礼物，还该谁收？”冰心小姐道：“叔父既认做亲父，如此费心、费力、费财，这聘金礼物，自然是叔父收了，何须问我？莫说这些礼物，就是所有产业，父亲又不曾生得兄弟，也终是叔父与哥哥之物。但父亲远戍，生死未知，侄女只得暂为保守，不敢擅自与人。”水运听了，鼓掌大喜道：“侄女真是贤淑，怎看得这等分明！说得这等痛快！”遂叫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将行来聘礼，照原单一项一项都点明收了。正是：

事拙全因利，人昏皆为贪。

慢言香饵妙，端只是鱼馋。

过了月余，过公子打点停当，又拣了个上吉之日，笙箫鼓乐，百辆来迎，十分热闹。水运慌作一团，忙开了小门，走过来催冰心小姐，快快收拾。冰心小姐佯为不知，懒懒的答道：“叫我收拾做什么？”水运听了，着急道：“你说得好笑！过家今日来娶，鼓乐喜轿，都已到门了，你难道不知，怎说‘收拾做什么，？’”冰心小姐道：“过家来娶，是娶姐姐，与我何干？”水运听了，愈加着急道：“过家费了多少情分，央人特为娶你，怎说娶你姐姐？你姐姐好个嘴脸，那过公子肯费这千金之聘来娶她！”冰心小姐道：“我父亲远戍边庭，他一生家业，皆我主持，我又不嫁，怎说娶我？”

水运听了，心下急杀，转笑笑道：“据你说话，甚是乖巧，只是你做的事却拙了。”冰心小姐道：“既不嫁，谁能强我，我有甚事，却做拙了？”水运道：“你既不嫁，就不该写庚帖与我。既写庚帖与我，已送与过家，只怕‘不嫁’二字要说嘴

也不响了。”冰心小姐道：“叔叔不要做梦不醒！我既不愿嫁，怎写庚帖与叔叔？”水运又笑道：“贤侄女这个不消赖的，你只道我前日打金八字时，将你的亲笔写的弄落了，便好不认帐？谁知我比你又细心，紧紧收藏，以为证据，你就满口胡说，也赖不去了。”冰心小姐道：“我若亲笔写了庚帖与叔叔，我自无辞，若是不曾写，叔叔却也冤我不得。你可取来，大家当面一看，”水运说：“这个说得有理。”

因忙走了回去，取了前日写的庚帖，又将三个儿子都叫了过来一同当面对质。因远远拿着庚帖一照，道：“这难道不是你亲笔写的，还有何说？”冰心小姐道：“我且问叔叔，你知我是几月生的？”水运道：“你是八月十五日亥时生的，生你那一夜，你父亲正同我赏月吃酒，我是你的亲叔叔，难道不知？”冰心小姐道：“再请问香姑姐姐是几月生的？”水运道：“她是六月初六午时生的，大热大暑累她娘坐月子，好不苦恼。”冰心小姐道：“叔叔可曾看见这庚帖上写的是几月生的？”水运道：“庚帖上只写八个字，却不曾写出月日，叫我怎么看？”冰心小姐道：“这八个字，叔叔念得出么？”水运道：“念是念不出，只因前日打金八字时，要称分两，也说‘甲’字是多重，‘子’字是多重，故记得是甲子、辛未、壬午、戊午八个字，共重一两三钱四分。”冰心小姐道：“既是这八个字，却是姐姐的庚帖了，与我何干？怎来向我大惊小怪？”

水运听了，忽吃一惊道：“分明是你的，又是你自写的，怎赖是她的？”冰心小姐道：“叔叔不须争闹，只要叫一个推命先生算一算这八字是八月十五，还是六月初六，便明白了。”水运听说，呆了半晌，忽跌跌脚道：“我女儿被你卖了，也被你耍了，只怕真的到底假不得。莫说过家并府尊、县尊俱知我是为你结亲，就是合邑人也知是过公子娶你。虽是庚帖被你作

弄了，然大媒主婚，众口一词，你如何推得干净？”冰心小姐道：“不是我推。既是过家娶我，过家行聘就该行到我这边来，为何行到叔叔家里？叔叔竟受了，又出回帖，称说是‘为小女答聘’，并无一字及于侄女，怎说为我？”水运道：“我称你为‘小女’，是你要认做亲父，与你商量过的。”冰心小姐道：“若是叔叔没有女儿，便认侄女为小女，也还可讲，况叔叔自有亲女，就是要认侄女做亲女，又该分别个大小女、二小女，怎但说‘小女’？就是讲到哪里，就是叔叔自做官，也觉理上不通！”

水运听了这许多议论，急得捶胸跌脚，大哭起来道：“罢了，罢了！我被你害的苦了，这过公子奸恶异常，他父亲又将拜相，他为你费了许多钱财，才讲成了。今日吉期，又请了许多显亲贵戚在家，设宴守候结亲，鼓乐喜轿，早晨便来，伺候到晚，等会儿过公子少不得自骑马到来亲迎。若是你不肯嫁，没个人还他，他怎肯干休？你叔叔这条性命，白白的要断送在你手里。你既害我，我也顾不得骨肉亲情，也要将你告到县尊、府尊处，诉出前情，见得是你骗我，不是我骗过家，听凭官府做主。只怕到那其间，你就伶牙俐齿，会讲会说，也要抛头露面，出乖弄丑！”一头说，一头只是哭。冰心小姐道：“叔叔若要告我，我也不用深辩，只消说叔叔乘父被谪，结党谋陷孤女嫁人，要占夺家私，只怕叔叔的罪名更大了。”

水运听了，愈加着慌道：“不是我定要告你，只是我不告你，我的干系怎脱？”冰心小姐道：“叔叔若不牵连侄女，但要脱干系，却甚容易。”水运听见说脱干系容易，便住了哭间道：“这个冤结，就是神仙也解不开，怎说容易？”冰心小姐道：“叔叔若肯听侄女主张，包管大忧变成大喜。”水运见冰心小姐说话有些古怪，便钉紧说道：“此时此际，死在头上，

哪里还望大喜，只要有甚主张，救得我不被过公子凌辱便好了！”冰心小姐道：“我想香姑姐姐今年已是十七岁，也该出阁了，何不乘此机会，光明正大，就将姐姐嫁去，便一件事完了，何必讨愁烦？”

水运听了，低着头，再思沉吟，忽又惊又喜说道：“也倒是一策，但恐你姐姐与你好丑大不相同，嫁过去公子看不上，定然要说闲话。”冰心小姐道：“叔叔送去的庚帖，明明是姐姐的，他行聘又明明到叔叔家里，叔叔的回帖，又明明说是‘小女’，今日他又明明到叔叔家来娶姐姐，若是将姐姐嫁去，有甚闲话说得？就说闲话，叔叔却无得罪处，怕他怎的。况姐姐嫁过去，叔叔已有泰山之尊，就是从前有甚不到处，也可消释，岂不是大忧变成大喜？”水运听到此处，不觉笑将起来道：“我儿！你一个小女子，怎胸中有这许多妙用？将一个活活的叔子骗死了，又有本事救活转来！”冰心小姐道：“不是侄女欺骗叔叔，只因叔叔要寻事，侄女不得不自求解免罢了。”水运道：“这都不消说了。只是你姐姐粗手笨脚，平素又不会收拾，今日忽然要嫁，却怎么处？你须过去替她装束装束。”

冰心小姐巴不得送了出门，只得带了两个丫鬟过去，替她梳头剃面，擦齿修眉，从午后收拾到晚。又将珠翠铺了满头，锦绣穿了满身，又替她里里外外，将异香熏得扑鼻。又吩咐她到房中时，只说害羞，定要他吹灭了灯烛，然后与他见面就寝；倘饮合卺酒，须叫侍妾们将新郎灌醉；又吩咐她：“新郎若见面有些嫌你的话，你便须寻死觅活惊吓他。”香姑虽说痴蠢，说到她痛痒处，便一一领略。

刚刚装束完，外面已三星在天。过公子骑着高头骏马，许多家人簇拥前来亲迎。水运无法摆布，只得捏着一把汗，将女儿扶上轿，听众人吹吹打打，娶将去了。正是：

奸计虽然狡，无如慧智高。

慢言鸠善夺，已被鹊移巢。

过公子满心以为冰心小姐被他娶了来家，十分欢喜。迎到大门前，下了轿，许多媒婆、侍女挽扶到厅中。锦帕盖着头，红红绿绿，打扮的神仙相似，人人都认做冰心小姐，无一个不啧啧赞好。拜过堂，一齐拥入洞房，排上合卺酒来，要她与新人对饮。香姑因有先嘱之言，除去盖头，遂进入帐幔之中，死也不肯出来。过公子认她是害羞，便不十分强她，竟出到外厅，陪众亲戚饮酒。一来心下欢喜，二来亲戚劝贺，左一杯，右一盞，直饮到酩酊大醉，方入房中。看一看，只见灯烛远远停着，新人犹隐隐坐在帐中。过公子便乘醉兴，也走到帐中来，低低说道：“夜深了，何不先睡？”香姑看见，忙背过脸去，悄悄叫侍妾吹灯。侍妾尚看着过公子，未敢就吹。过公子转凑趣道：“既是新夫人叫吹灯，你们便吹熄了去吧！”众侍妾听了，连忙将灯烛吹熄，一哄散去。

过公子急用手去摸时，新人早已脱去衣裳，钻入被里去了。过公子哪里还忍得住，连忙也脱去衣裳，钻到被里。香姑也是及时女子，到此田地，岂能自持？一霎时帐摆流苏，被翻红浪，早已成其夫妇了。正是：

帐底为云皆淑女，被中龙战尽良人。

如何晓起看颜面，便有相亲方不亲。

过公子恣意为欢，直睡到次早红日三竿，方才醒转过来。睁开眼，忙将新人一看，只见广额方面，蠢蠢然哪里是偷相的那位小姐！忙坐起来，穿上衣服，急急问道：“你又不是水小姐，为何充做水小姐嫁了来？”香姑道：“哪个说我不是水小姐，你且细认认看！”过公子只得又看了一眼，连连摇头道：“不是，不是！我认得的水小姐，俊俏庞儿如芙蓉出水，杨柳

含烟，哪里是这等模样！多是被水浸之这老狗骗了！”

香姑听了，着恼道：“你既娶我来，我就是与你敌体的夫妻了，你怎这样无礼，竟对着我骂我父亲？”过公子听了，愈加着急道：“罢了，罢了！他原领我偷相的是侄女儿冰心小姐，你叫他做父亲，莫非你是他的亲女儿？”香姑听了，也坐将起来，穿上衣服，说道：“你这人怎这样糊涂，冰心小姐乃是我做官大伯父的女儿，你既要娶她，就该到她那边去求，怎来求我父亲？况我父亲出的庚帖，又是我的，回帖上又明明写着‘为小女答聘’，难道不看见，怎说是侄女儿？你聘礼又行到我家来，你娶又到我家来娶，怎么说娶的不是我亲女儿？我一个官家女儿，明媒正娶到你家来，又亲朋满座，花烛结亲，今日已成了夫妇之好，却说出钻穴偷相这等败伦伤化的言语来，叫我明日怎与你操持并臼，生儿育女？看将起来，倒不如死了吧！”因跳下床来，哭天哭地的寻了一条大红汗巾，要去自缢。

过公子见不是冰心小姐，已气得发昏，又见香姑要去寻死，大吃一惊。只因这一惊，有分教：才被柳迷，又遭花骗。不知毕竟怎生结果，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过公子痴心捉月

诗曰：

人生可笑是蚩蚩，眼竖眉横总不知。

春梦做完犹想续，秋云散尽尚思移。

天机有碍尖还钝，野马无缰快已迟。

任是拨天称大胆，争妒闺阁小心儿。

话说过公子与香姑既做了亲，看破不是冰心小姐，已十分气苦。又被香姑前三后四，说出一篇道理来，只要寻死觅活，又惊得没法摆布，只得叫众侍妾看守劝解。自己却梳洗了，瞒着亲友，悄悄来见府尊，哭诉被水运骗了，道：“前回引我偷相的，却是冰心小姐，以后发庚帖、受财礼及今天嫁过来的，却是自家女儿，叫做香姑。银钱费去，还是小事，只被他做小儿愚弄，情实不甘。恳求公祖大人，推家父薄面，为治晚生惩治他一番，方能释恨。”

府尊听了，想一想道：“这事虽是水运设骗，然亦贤契做事不够老到，既受庚帖，也该查一查她的生年月日，此事连本府也被他蒙蔽了，还说是出其不意。贤契行聘，怎么不到水侍郎家，却到水运家去？水运与冰心系叔父与侄女，回帖称‘小女’就该动疑了，怎么迎娶这一日，又到水运家去？岂不是明明娶水运之女？如今娶又娶了，亲又结了，若告他抵换，谁人肯信？至于偷相一节，又是私事，公堂上怎讲得出口？要惩治他，却也无词。贤契请回，莫若好好安慰家里，不要急出事来，

待本府为你悄悄唤水运来，问他个详细，再作区处。”过公子无奈，只得拜谢了回家，倒转用好言，安慰香姑不提。

却说永运自夜里嫁了女儿过去，捏着一把汗，睡也睡不着。天才亮，便悄悄叫人到过府门前去打听，并不见一毫动静，心下暗想道：“这过公子又不是个好人，难道就肯将错就错罢了？”满肚皮怀着鬼胎。到了日中，忽前番府里那个差人，又来说大老爷请过去说话。水运虽然心下鹮突，却不敢不去，只得大着胆来见府尊。府尊呼到后堂，便与他坐了，将衙役喝开，悄悄细问：“本府前日原为过宅讲的是你令侄女，你怎么逞弄奸狡，移花接木，将你女儿骗充过去，这不独是欺骗过公子，竟是欺骗本府了。今日过公子动了一张呈子，哭诉于本府，说你许多奸诈，要我依法惩治。本府因你也是官家，又怕内中别有隐情，故唤你前来问明。你须实言告我，我好详察定罪。”

水运听了，慌忙跪下道：“罪民既在太公祖治下，生死俱望大公祖培植，怎敢说个欺骗？昨夜之事，实出万不得已，内中有万千委曲，容罪民细述，求大公祖宽宥开恩。”府尊道：“既有委曲，可起来坐下细讲。”水运便起来坐下，说道：“罪民与过公子讲亲初意，并太公祖后来吩咐，实在是为舍侄女起见。不料舍侄女赋性坚贞，苦苦不从。罪民见她不从，就传示大公祖之命，未免说些势利的言语。不料舍侄女心灵性巧，恐勾出祸来，就转过口来，要我认做亲父，方肯相从。罪民只要事成，便认做亲父。罪民恐她有变，就叫她亲笔写了庚帖为定。又不料舍侄女机变百出，略不推辞，提起笔来就写。罪民见写了庚帖，万万无疑，谁知她写的却是小女的八字。罪民一时不察，竟送到大公祖案下，又蒙大公祖发到县里送与过宅，一天喜事，可谓幸矣。哪晓得俱堕在舍侄女术中！后来回帖称‘小女’，与罪民自受聘，俱是被她叫我认做亲父迷惑了，直

到昨日临娶，催她收拾，她方变了脸，说出前情，一毫不认帐。及见罪民事急，无可解救，哭着要寻死，却又为我划出这条计来免祸。罪民到了此时，别无生路，只得冒险将小女嫁去，实不是罪民之本心也。窃思小女虽然丑陋，但今既已亲荐枕席，或者转是天缘，统望太公祖开恩。”

府尊一一听了，转欢喜起来道：“令侄女小小年纪，有如此聪慧，真可敬也，真可爱也！据老丈这等说起来，虽是情有可原，只是过公子受了许多播弄，怎肯甘心？”水运道：“就是过公子不甘心，也只为不曾娶得舍侄女。舍侄女今日嫁了别人，便难处了，昨日之事，舍侄女虽然躲过，却喜得仍静守闺中。过公子若是毕竟不忘情，容罪民缓缓骗她，以赎前愆，未尝不可。”府尊听了，欢喜道：“若是令侄女终能归于过公子，这便自然无说了。只是你侄女如此有才智，如何骗得她动？”水运道：“前日小女未曾嫁时，她留心防范，故被骗了，如今小女已嫁过去，她心已安，哪里防备得许多？只求大公祖请了过公子来，容罪民设一妙计，包管完成其事。”府尊道：“既是这等说，本府且不深究，若又是诳言，则断不轻恕。”因又差人立刻请过公子来相见。水运又将前情说了一遍，与过公子听了。

过公子听完，因回嗔作喜道：“若果有妙计，仍将令侄女嫁过来，则令爱我也不敢轻待。只是令侄女如此灵慧，且请问计将安在？”水运道：“也不须别用妙计，只求贤婿回去，与小女欢欢喜喜，不动声色；到了三六九作朝的日子，大排筵席，广请亲朋；外面是男亲，内里是女眷；男亲须求大公祖与县尊在座，女眷中舍侄女是小姨娘，理该来赴席，待她来时，可先将前日的庚帖，改了她的八字，到其间贤婿执此，求大公祖与县父母理论，我学生再从旁撺掇，便不怕她飞上天去，安有不

成之理？”过公子听了，满心欢喜道：“此计大妙。”府尊道：“此计虽妙，只怕你侄女乖巧，有心不肯来。”水运道：“她见三朝六朝没话说，小女的名分已定，她自然不疑。到了九朝十二朝，事愈沉了，既系至亲，请她怎好不来？”商量停当，过公子与水运遂辞谢了府尊出来，又各各叮嘱，算计停当方别。正是：

大道分明在，奸人曲曲行。

若无贞与节，名教岂能成？公子回家打点不提。却说水运到家，将见府尊的事情，瞒起不说，欢欢喜喜，走过间壁，来见冰心小姐道：“我儿，昨日之事，真真亏了你！若不是这个法儿，今日天也乱下来了。”冰心小姐道：“理该如此，也不是什么法儿。”水运道：“我今早还担忧，这时候不见动静，想是大家相安无事了。”冰心小姐道：“相安也未必，只是说也无用，故隐忍作后图耳。”水运道：“有甚后图？”遂走了过来，心下暗想道：“这丫头怎看事这等明白？过家请作十二朝，只怕还不肯去哩！”

到了十二朝，先三日，过家就下了五个请帖来：一个请水运，三个请三个儿子，俱是过公子出名，又一个请冰心小姐的，因过公子父母俱在京，就由香姑出名。水运接了，就拿过去与冰心小姐看，因笑说道：“这事果都应了你的口，大忧变成大喜。他既请我们合家去做十二朝，则断乎没闲话说了，须都去走走，方见亲情密厚。”冰心小姐道：“这个自然都该去。”水运道：“既是都该去，再无空去之理，须备些礼物，先一日送去，使他知道我们都去，也好备酒。”冰心小姐道：“正该先送礼去。”水运因取了个大红帖子来，要冰心小姐先写定，好去备办。冰心小姐全不推辞，就举起笔，定了许多礼物，与水运去打点。

水运拿了礼帖，满心欢喜；以为中计，遂暗暗传信与过公子，又叫算命先生，将她八字推出，暗暗送与过公子，叫他另打金字换过，以为凭据。又时时探听冰心小姐背后说什么，恐怕她临期有变。冰心小姐却毫不露相，不说去，也不说不去。水运心下拿不稳，只得又暗暗传信去，叫女儿头一日先着两个婢女来请，说道：“少夫人多多拜上小姐，说凡事多亏小姐扶持，明日千万要请小姐早些过去面谢。”冰心小姐道：“明日乃你少夫人的吉期，自然要来奉贺。”就叫人取茶与她二人吃，一面吃茶，一面闲话问道：“你少夫人在家做什么？”一个回道：“不做什么。”一个道：“今早钉的红缎子，不知叫做什么？”冰心小姐道：“钉在上面的，可是几个金字？”婢女道：“正是几个金字。”冰心小姐听了，就推开说别话，再不问了。婢女吃完茶辞去，冰心小姐亲口许她必来。水运闻知，满心欢喜。

到了次日清晨，过家又打发两个婢女来请，取出一个小金盒，内中盛着十粒黄豆大的滚圆珠子，送与冰心小姐道：“这十颗珠子，是少夫人叫我暗暗送与小姐的，小姐请收了，我们好回话。”冰心小姐看一看，因说道：“明珠重宝，不知是卖，不知是送？若是卖，我买不起；若是少夫人送我，你且暂带回，待我少停面见少夫人收吧。”婢女不知就里，便依旧拿了回去，婢女才去，水运就过来问：“轿子与伞要用几人。”冰心小姐道：“父亲今已被谪，不宜用大轿、黄伞，只用小轿为宜。昨南庄有庄户来交租米，我已留下两人伺候了，不劳叔叔费心。”水运道：“今日过家贵戚满堂，我们新亲，必须齐整些才妙，若是两人轿，又不用伞，冷冷落落，岂不惹人耻笑？”冰心小姐道：“笑自由他，名却不敢犯。”水运强她不过，因说道：“轿子既有了，我们男客先去，你们随后也就来吧！”竟带了

三个儿子先去。正是：

拙计似推磨，慧心如定盘。

收来还放去，偏有许多般！却说过公子打听得冰心小姐答应准来，不胜之喜。又再三拜恳府尊与县尊，为他作主。又请出三四个学里相公，要他作宾相赞成。十颗珠子，要赖作她受的聘定，金字庚帖，要做见证。又选下七八个有力气的侍妾，叫她们只等她下轿进门，便上前搀扶定了，防备她事急寻死。又收拾下一间精致的内房，房内铺的锦绣珠翠，十分富丽，使她动心纵情。

清晨使婢妾相请，络绎不绝，直请到午后，方有人来报道：“冰心小姐已上轿出门了。”不一时，又有人来报道：“冰心小姐的轿子，已到半路了。”过公子听了，喜得心花俱开，忙叫乐人伏于大门左右，只候轿一到门，就要吹打迎接。过公子心里急，又自走出门去望，只见远远有一乘小轿，四个丫鬟列在前面，后面几个家人跟随，飘飘而来，就象仙子临凡一般。将及到门，过公子不好意思，转走了进去。府尊与县尊坐在大厅上，听说到了，心下暗想道：“这女子前面多少能干，今日到底还落在他们圈套里，可怜又可惜！”

不期水小姐的轿，直抬到门前，刚刚登门歇下，四个丫鬟卷起轿帘，冰心小姐露出半身，正打帐出轿；门里的七八个侍妾，正打帐要来搀扶，忽门旁鼓乐吹打起来。冰心小姐听了，便登时变了颜色道：“这鼓乐声里含有一团杀气，定有奸人设计害我，进去便落陷坑！”因复转身坐下，叫快抬回去。那两个抬轿的庄户，是早先吩咐下的，不等冰心小姐说完，早已抬上肩，飞一般奔回去了。四个丫鬟与跟随的家人，也忙忙赶去，正是：珠戏不离龙项下，须撩偏到虎腮边。

始知俏胆如金玉，看得痴愚不值钱。

过公子听得鼓乐响，只认做进来了，忙躲在小厅旁要偷看，不期鼓乐响不得一两声就住了，忽七八个侍妾乱跑进来寻公子。公子忙走出来，问道：“怎么水小姐不进来？”众侍妾道：“水小姐轿已下了，因听见乐人吹打，忽吃惊道：‘这鼓乐声一团杀气，定有奸人害我，进去便落陷坑，快回去！’遂复上轿，抬回去了。”过公子跌脚道：“你们怎不扯住她？”众侍妾道：“去的好不快，哪里容你扯？”过公子急叫人快赶时，轿已去远，赶不及了。

过公子气得呆了，忙到大厅来，向府尊、县尊诉说其事。府尊与县尊听了，又惊又喜。府尊因说道：“这女子真奇了，怎么听见鼓乐声，就知要害她？”因又对着水运说道：“令侄女平素果然晓得些术数么？”水运道：“她自小跟着父亲读些异书，常在家断祸断福，我们也不信她。不期今日倒被她猜着了。”府尊与县尊，满座宾朋听了俱皆惊讶。

过公子尚不死心，又吩咐两个婢女去请，说道：“今日十二朝，是亲者皆来，故请小姐去会一会，家公子并无他意，为何小姐到门就转？”婢女去了，回来复道：“水小姐说：‘我只道是亲情好意，请去会会，故一请便来，谁知你公子不怀好心，已将庚帖改了，又要将珍珠作聘，叫府县官逼勒我。若不是乐鼓声告我，几乎落你们圈套。你可多多拜上公子，可好好与少夫人受用，我与他不是姻缘，莫要妄想。’”府尊与满堂亲友听见，俱啧啧赞美道：“这水小姐可不是凡人！”大家乱了半晌，只得排上酒来，吃了散去。

过公子心下不甘，因又留下水运，说道：“我细想令侄女纵然聪慧，哪里就是神仙，说得如此活现？定是你通谋骗我！”水运听说急了，就跪在地下，对天发誓道：“我水运若系与侄女儿通谋，哄骗公子，就全家遭瘟！”过公子忙搀他起来，说

道：“你若果不与她通谋，老实对你说，这样聪慧女子，实实放她不下。”水运道：“贤婿既放她不下，不必冤我，我还有一计。”过公子道：“更有甚计？”水运道：“这九月二十日，乃她母亲的忌辰，年年到这日，必要到南庄母亲坟上去祭扫，兼带着催租，看菊花，已有了常规，是年年去的。公子到这日，必须骑匹快马，领着了众家丁，躲在南庄前后，等她去祭扫完了，转回家时，竟打发轿夫，抬着便走。抬到家中，便是公子的人了，听凭公子如何调停，成与不成，却冤我不着。”过公子听了，连声道：“妙，妙！此计甚便捷省力，定要如此行了，但恐怕到那日，或遇风雨她不去。”水运道：“舍侄女为人最孝，任是大风大雨，也要去的。”过公子听了，满心欢喜，两个约定，方才别去。正是：

凡人莫妄想天仙，要识麻姑有铁鞭。

毕竟此中寻受用，嘴边三尺是垂涎。

按下过公子打点九月二十日抢亲不提。

且说水运回家，因走过来对侄女道：“过家一团好意，你因甚疑心？到了门却又抬了回来，叫我们扫兴，连我也带累的没趣！”冰心小姐道：“不消我说，他做的事，他心下自然明白。”水运忙合掌道：“阿弥陀佛，不要冤屈他。今日实是会亲，并无他意，我可以代他发誓！”冰心小姐道：“我才听得鼓声甚暴，突然三挝，他造谋不浅。今日虽被我识破了，决不住手，必然还有两番来寻我。到明日验过，叔叔方知不是我冤他。”数语说得水运毛骨悚然，不敢开口，只得淡淡的走了过去。

到了九月二十，冰心小姐果然叫人打点祭礼，到南庄去拜扫。先一日就请水运与三个兄弟同去。水运暗想道：“明日过公子带领多人来抢亲，那时少不得有一番吵闹。我若同去，未

免要打在浑水里，招惹是非。”说道：“我明日有些要紧的事务要出门，恐怕不能去了。”冰心小姐道：“叔叔既不去，哥哥与兄弟，难道也不去？”水运道：“你两个哥哥要管家，只好叫你兄弟同去，拜奠伯母坟莹吧。”说定了，就暗暗通信与过公子，说自去不便，只叫小儿子一同去，作个耳目。

原来这南庄离城有十二三里，冰心小姐晓得路远，大清晨就起来收拾。临出门，偏坐一乘大暖轿，轿慢四面遮得严严的，又用一柄黄伞在前引道，后面四个丫鬟，乘了四顶小轿，小兄弟与家人俱骑马在后面随行。竟从从容容出城，往南庄去祭扫。正是：

镜里花枝偏弄影，水中月影惯撩人。

谁知费尽扳捞力，总是明河不可亲。

冰心小姐轿到了南庄，庄户将庄门大开，让轿子直抬到大厅上方下来。冰心小姐既进了庄，庄门便依旧关上，几匹马就在庄外下了。冰心小姐才坐下，庄妇就摆出茶来。冰心小姐就叫小兄弟同吃。吃完茶，冰心小姐就问庄妇道：“后面坟上祭礼，可曾打点么？”庄妇答道：“俱已齐备，只候小姐行礼。”

冰心小姐随起身，同小兄弟直走到后面母亲的坟上，哭祭了一番，直等焚化了纸钱，方回身到庄西一间阁上去看菊花。原来这南庄有东西两层高阁，东边阁下，栽的都是桃花，以备春祭赏玩。西边阁下，栽的是菊花，以备秋祭赏玩。今日是秋祭，冰心小姐上了西阁，往下一看，只见阁下满地铺金，菊花开得正盛。有《踏莎行》词为证：

瘦影满篱，香疏三径，深深浅浅黄相映。露下繁英饥可餐，风前雅致谁堪并？说起可怜，懒如新病，恹恹开出秋情性。漫言尽日只闲闲，须知诗酒陶家兴。

冰心小姐在西阁上看罢菊花，又向四郊一望，正是秋成之

时。收的收，割的割，乡人奔来奔去，手脚不停。忽看见两个闲汉，立在一间屋边看揽稻，有些诧异，因再向西边一看，又看见三个闲汉，坐在一堆乱草上，忽眠忽起。再看看，又见小兄弟与一个青衣小厮，掩在照墙后说话。冰心小姐心下明白，并无言语。不多时，庄妇摆饭在后厅，请冰心小姐去吃。冰心小姐下了阁，叫人寻了小兄弟来同吃。吃完饭，小兄弟就催冰心小姐：“道路远，没甚事早些回去吧！”冰心小姐道：“你且再玩耍片时，我还要吩咐庄户催讨租米。”小兄弟又去了。

冰心小姐因叫众庄户将庄田事务，一一吩咐明白，发放去了，然后坐在后厅旁边小房里，叫丫鬟将大皮箱出空了衣服，用包袱包起，又悄悄叫家人取了许多碎石块，放在空箱里，抬到大轿柜底下放了，又叫家人寻一大石，用包袱包了，放在轿柜上面，然后将轿门关上，用锁锁了，放下轿慢遮了，又叫众家人进来，吩咐如此如此，众家人领命。然后自家换了一件青衣，坐在四乘小轿内，却留下一个丫鬟，叫庄户另寻一轿送来。收拾停当，却叫家人大开了庄门，喝道：“轿夫快来，小姐已上轿了！”轿夫正在外面伺候，听见叫，便一齐拥入，各认原轿，照旧抬了出来。打伞的也打起黄伞，在前引路。家人又寻了小兄弟来，同骑上马跟随。

才抬离了庄门，不上一箭路，早有东边两个、西边三个，一霎时跳出一二十脚夫来。有几个将大轿捉住不放，有几个将抬轿的乱打道：“这地方是我们的生意，你怎么来抬？”打得这四个轿夫披头散发，各各放手，早有四个轿夫，接上肩头，抬着飞跑去了。后面骑马的家人看见，忙忙加鞭赶上，前来吆喝道：“作死的奴才，这是城中水侍郎老爷的小姐，怎敢抢抬？”那抬轿的听见说是水小姐，一发跑的快了。后面家人的马，将近赶上，只见路旁松下，过公子带着一簇人马，从林

中出来，拦住大喊道：“你家小姐，已是我过公子娶了，你们赶些什么？”家人看见，慌忙勒住马道：“原来是过姑爷抬回去，小人怎敢？但不赶上，恐怕小姐明日责罚。”过公子将手一挥道：“快回去，小姐若责罚你，都在我身上。”说罢，将马加上一鞭，带着众人去赶前边轿子。众家人借此缩住，等后面小姐的小轿上来，悄悄的抬了回家不提。

却说过公子赶上大轿，欢欢喜喜，拥进城来。只因这一抢，有分教欢颜变怒，喜脸成羞。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激义气闹公堂救祸得祸

词云：

才想鲸吞，又思鸩夺，奸人偏有多般恶。谁知不是好姻缘，认得真真还又错。恰恰迎来，刚刚遇着，冤家有路原非阔。不因野蔓与闲藤，焉能引作桃夭合？

调寄《踏莎行》

话说过公子自与水运定下抢水小姐之计，恐怕抢到来，不能服贴，依旧求讨了府尊与县尊，在家坐等，要他们执庚帖判断，方没话说。仍又请了许多亲戚在家，要显他有手段，终是娶了水小姐来家。

这日带着许多人，既抢到手，便意气扬扬，蜂拥回家。到了大门前，脚夫便要住脚，过公子连连挥手道：“抬进去！”到了小厅，过公子还叫脚夫抬进去，直抬到大厅月台下，方才歇下。府尊与众亲友看见，都起身迎下厅来，作贺道：“淑女原不易求，今日方真真恭喜了。”过公子到了此际，十分得意，摇摇摆摆，走上厅来，对着府尊、县尊浅浅一躬道：“今日之事，不是治晚生越礼，但前日所聘定者实系冰心小姐，现有庚帖可证，不料后来背约负盟，移花接木，治晚生心实不甘，故今日行权娶来，求太公祖与老父母作主。”府尊、县尊因同说道：“这婚姻始末，皆本府、本县所知，不消细说。今既迎归，前面之失，俱可不究，可快快送入洞房，成其嘉礼。”过公子道：“这使不得。若单单结缡，恐涉私不服。必经明断，方彼

此相安。”府尊道：“既是这等说，可开轿请新夫人出来面讲。”

过公子因叫出几个侍妾，去开轿门。众侍妾掀起轿幔，看见轿门有小锁锁着，忙说与过公子。过公子道：“这不打紧！”因自走上前，将小锁一把扭去。众侍妾见锁扭开，便转入轿杠中间，将两扇轿门轻轻扯开，不开犹可，开了看时，却惊呀得面面相觑，做声不得。过公子看见众侍妾呆立不动，因骂道：“蠢奴才！快扶新人出来，呆立着做什么？”众侍妾忙回道：“轿里没有什么新夫人，却扶哪个？”公子听说没有新夫人，这一惊可不小，忙走到轿前一看，只见轿柜上放着一个黄包袱，哪里有个个人影儿？急得连连跌脚道：“明明看见她在阁上，怎么上轿时又被这丫头弄了手脚，殊令人可恨！”府尊、县尊与众亲友听见，都到月台上去，看见轿里无人，尽赞叹道：“这水小姐真是个神人了！”因对过公子说道：“我劝贤契息了念头吧！这女子行事神鬼莫测，断不是个等闲人。”过公子气得瘫做一堆，羞得半句话说不出，只是垂着头叹气。府尊又叫取出黄包袱并皮箱，打开来看，却都是些大小石块，又笑个不了。大家乱了半晌，见没兴头，便都陆续散去。

独有一个在门下常走动相好的朋友，叫做成奇，却坐着不动身。过公子因与他说道：“今日的机会，可谓凑巧，怎又脱空？想是命里无缘。”成奇道：“事不成便无缘，事若成，包管你又有缘了。凡是求婚，斯斯文文，要她心肯便难了，若有势有力，可以抢夺，不怕人，事便容易。以公子之势力，何谋不成？何须嗟叹？”过公子道：“兄不要将抢夺看轻了，就是抢夺，也要凑巧。她是个深闺女子，等闲不出来，就纵有拨天本事，也没处下手。”成奇道：“我却想了一个妙计在此。”过公子道：“有甚妙计，请教，请教！”成奇道：“我闻得她

父亲水居一，被谪边庭，久无消息，又闻得水小姐是个孝顺女儿，岂不思量望赦？公子只消假写一张红纸报条来，说是都察院上本请赦，蒙恩赦还，准复还原职。叫一二十人假充报子，出其不意，打进她门去报喜，叫她出来讨赏。她若不出来，再说又有恩赦诏旨，要她亲接，她在欢喜头上，自然忘情，况闻有旨，敢不出来？等她出来，看明白了，暗暗的藏下轿子，捉上就走。她一个柔弱女子，纵说伶俐，如何拗得过众人？”过公子听说得心花都开，连声说道：“此计甚妙！”成奇道：“此计虽妙，只怕做了将来要犯斑驳。”过公子道：“犯甚斑驳？”成奇道：“她一个官宦人家小姐，领了许多人私自抢去，倘或抢到家来，她的性子烈，有这长这短，那时祸便当不起。公子虽与府县是一个人，莫若先动一张呈子，与府县说明了，先抬到县，后抬到府，要府县做主批一笔。既经前聘定，准抬回结亲，那时便万分安稳了。”过公子听了，越加欢喜道：“如此尤妙！”二人算计定了，便暗暗打点行事不提。正是：

一奸未了一奸生，人世如何得太平。

莫道红颜多跌剥，须眉男子也难行！

却说冰心小姐，自用计脱了南庄之祸，便闭门静处，就是妇女，也不容出入。水运不好意思，便也不甚走过来，冰心小姐倒也安然，只是父亲被谪，久无消息，未免愁烦。

忽一日，梳妆才罢，忽听得门前一阵喧嚷，许多人拥进门来，拿了一张大红条子，贴在正厅屏门上，口里乱嚷道：“老爷奉旨复任，特来报喜讨赏！”又有几个口称：“还有恩赦诏书，请小姐开读！”人多语乱，嘈嘈杂杂，说不分明。小姐只得自走到堂后来观看。只见那张红条子，贴在上面，堂后又看不见。众报人又乱嚷着：“快接诏开读！”冰心小姐恐接旨迟了，只得带着两个丫环，走出堂来细问。脚还未曾站稳，报人

围做一圈，将冰心小姐围在中间道：“圣旨在府堂上，请小姐去听开读。”话未说完，外面早抬进一乘轿子来，要小姐上轿。

冰心小姐看见这光景，情知中计，便端端正正立在堂中，面不改色，从从容容道：“你众人不得罗唆，听我说来，你等不过是过公子遣来迎请我的。也要晓得过公子迎请我去，不是与我有仇，是要与我结亲。恐我不从，故用计来强我。此去若肯依从成亲，过公子是你主人，我便是你主母了。你们众人，若是无礼罗唆，我明日到了过家，便一一都要惩治，到那时莫说我今日不与你们先讲明。”

原来成奇也混在众人中，忙答应道：“小姐已明见万里，但求就行，谁敢罗唆？”冰心小姐道：“既是如此，可退开一步，好好伺候，待我换过衣服，吩咐家人看守门户，方可出门。”众人果退远一步。

冰心小姐因吩咐丫环去取衣服，就悄悄叫她带了一把有鞘的解刀来，暗藏在袖里，一面更换衣服，又说道：“你们若要我与过公子成全好事，须要听我吩咐。”成奇道：“小姐吩咐，谁敢不听？”冰心小姐道：“公子这段姻缘，虽非我所愿，然他三次相求，礼虽不尽出于正，而意实殷勤，我也却他不得。但今日你们设谋诡诈，若竟突然抬我到过家，我若从之，便是草草苟合，虽死亦不肯从，盖无可从之道也。莫若先抬我到府县，与府县讲明。若府县有撮合之言，便不为苟合矣。那时再抬到过家，或者还好商量，不知你们众人可知这些道理么？”

成奇听了，正合他的意思，因答应道：“众人虽不知道理，但小姐吩咐要见府县，便先抬去见了县里太爷、府里太爷，然后再到过家，也不差什么！”就叫抬过轿来，请小姐上轿。冰心小姐又吩咐家人看门，只带了两个小童跟随，又悄悄吩咐家人，暗暗揭了那张大红条子，带到县前来，欣然上轿去了。正

是：

眼看鬼怪何曾怪，耳听雷惊却不惊。

漫道落入圈套死，却从鬼里去求生！

众人将冰心小姐抬上肩头，满心欢喜，以为成了大功，便二三十人围成一阵，鸦飞鹊乱的往县前飞奔。又倚着过家有些势力，乱冲而来不怕人不让。不期将到县前，忽撞见铁公子，到河南来游学，正游到此处，雇了一匹蹇驴儿骑着，后跟小丹，踉踉凉凉，劈面走来。恰好在转弯处，不曾防备，突被众人蜂拥撞来，几乎跌下驴来。铁公子大怒，就趁势跳下驴来，将前面抬轿的当胸一把扭住，大骂道：“该死的奴才，你们又不遭丧、失火，怎么青天白日，象强盗抢夺一般，这等乱撞，几乎将我铁相公撞跌下驴来，是何道理？”众人正跑得有兴头上，忽被铁公子拦住，便七嘴八舌的乱嚷。有几个说道：“你这人好大胆，这是过学士老爷家娶亲，你是甚人，敢来拦阻！”又有几个说道：“莫说你是‘铁酱蓬’，你就是‘金酱蓬’、‘玉酱蓬’，拿到县中，也要打的粉碎！”铁公子听了，愈加大怒，道：“既是过学士娶亲，他诗礼人家，为何没有鼓乐，为何没有灯火？定然有抢劫之情，须带到县里去，问个明白！”

此时成奇也杂在众人中，看见铁公子青年儒雅，象个有来历之人，便上前劝道：“偶然相撞，出于无心，事情甚小。我听老兄说话，又是别府人氏，管这闲事做什么？请放手去吧”，铁公子听了，倒也有个放手的意思。忽听得轿中哭道：“冤屈，冤屈！望英雄救命！”铁相公听见，因复将抬轿的扯紧道：“原来果有冤屈，这是断然放不得的，快抬到县里去讲！”众人见铁公子不肯放手，便一齐拥上来，逞蛮动粗，要推开铁公子。铁公子按捺不下，便放开手，东一拳，西一脚，将众人打得落花流水。成奇忙拦住道：“老兄，不必动手，这事弄大了，

私下开不得交，莫说老兄到县里，若不到县中，恐过府也不肯罢休。快放手让他们抬到县里去。”铁公子哪肯放手，却喜得离县衙不远，又人多，便抬的抬，捉的捉，你扭我结，一齐闯到县前。

铁公子见已到县前，料走不去，方放开手，走到鼓架边，取出马鞭子，将鼓乱敲，敲得扑咚咚乱响，已惊动县前众衙役，都一齐跑来，将铁公子围住道：“你是什么人，敢来击鼓？快进去见老爷！”

原来县尊已有过家人来报知抢得水小姐来，要他断归过公子，故特地坐在堂上，等候多时。不期水小姐不见来，忽闻鼓响，众衙役拥进一个书生来，禀道：“擅击鼓人，带见老爷！”那书生走到堂上，不拜也不跪，但将手一举道：“老先生请了！”县尊看见，因问道：“你是什么人？因何事击鼓？”铁公子道：“我学生是甚人，先生不必问我，学生也不必说。但我学生方才路遇一件抢劫冤屈之事，私心窃为不平，敢击鼓求老先生判断，看此事冤也不冤？并仰观老先生公也不公？”

县尊看见铁公子人物俊爽，语言凌厉，不敢轻易动声色，便只问道：“你且说有甚抢劫冤屈之事？”铁公子道：“现在外面，少不得传他进来。”说未完，只见过家的一伙人，早已将冰心小姐，围拥着进来。冰心小姐还未走到，成奇早充做过家家人，上前禀道：“这水小姐，是家公子久聘定下的，因要悔赖婚姻，故家公子命众人迎请来，先见过大爷，求大爷明断，好迎请回去结亲。”县尊道：“既经久聘，礼宜迎归结亲，何必又断？不必进来，竟迎去吧！”成奇听了，就折回身拦住众人道：“不必进去了，太爷已经断明，吩咐叫迎回去结亲了。”

冰心小姐刚走到甬道中间，见有人拦阻，便大声叫起冤屈来。因急走两步，要奔上堂来分诉。旁边皂快早用板子拦住道：

“老爷已吩咐出去，又进来做什么？”冰心小姐见有人拦阻，不容上堂，又见众人推她出去，便盘膝坐在地下，放声大哭道：“为民父母，职当分冤理屈，怎么不听一言！”县尊还指手叫去，早急得铁公子暴跳如雷，忙赶上堂来，指着县尊乱嚷道：“好糊涂官府！怎么公堂之上，只听一面之词，全不容人分诉？就是天下之官，贪贿慕势，也不至如此。要是这等作为，除非天下只有一个知县方好，只怕还有府道、抚台在上！”县尊听见铁公子嚷得不成体面，便也拍案大怒道：“这是朝廷设立的公堂，你是什么人，敢如此放肆！”铁公子复大笑道：“这县好个大公堂！便是公侯人家，钦赐的禁地，我学生也曾打进去，救出人来，没人敢说我放肆！”

原来这个知县新选山东不久，在京时，铁公子打入大夫侯养闲堂这些事都是知道的。今见铁公子说话相近，因大惊问道：“如此说来，老长兄莫非就是铁都院的长公子铁挺生么？”铁公子道：“老先生既知道我学生的贱名，要做这些不公不法之事，也该收敛些！”县尊见果是铁公子，忙走出公位，深深施礼道：“小弟鲍梓，在长安时，闻长兄高名，如雷灌耳，但恨无缘一面。今辱下临，却又坐此委曲，得罪长兄，统容负荆请罪。”一面看坐，请铁公子分宾主坐下，一面门子就献上茶来。

茶罢，县尊因说道：“此事始末，长兄必然尽知，非小弟敢于妄为，只缘撇不过过公子的情面。”铁公子道：“此事我学生俱是方才偶然撞见，其中始末，倒实在不知，转求见教。”县尊道：“这又奇了！小弟只道长兄此来，意有所图，不知竟是道旁之冷眼热心，一发可敬。”因将水小姐是水侍郎之女，有个过公子，闻其秀美，怎生要娶她。她叔叔水运又怎生撺掇要嫁她，她又怎生换八字，移在水运女儿名下。后治酒骗她，她又怎生到门脱去。前在南庄抢劫她，她又怎生用石块抵去之

事，细细说了一遍。

喜得个铁公子心窝里都跳将起来，因道：“据老先生如此说来，这水小姐竟是个千古的奇女子了，难得，难得！莫要错过！”也顾不得县尊看着，竟抽起身来，走到甬道上，将冰心小姐一看，果然生得十分美丽。怎见得？但是：

妩媚如花，而肌肤光艳，羞灼灼之浮华；轻盈视燕，笑翩翩之失措。眉画春山，而淡浓多态，觉春山之有愧；眼横秋水，而流转生情，怪秋水之无神。腰纤欲折，立亭亭不怕风吹；俊影难描，娇滴滴最宜月照。发光可鉴，不假涂膏；秀色堪餐，何须腻粉。慧心悄悄，越掩越灵，望而知其为仙子中人；侠骨冶冶，愈柔愈烈，察而知其非闺阁之秀。慧性兰心，初只疑美人颜色；珠圆无润，久方知君子风流。

铁公子看了暗暗惊讶，走上前一步，望着冰心小姐深深一揖道：“小姐原来是蓬莱仙子，谪降尘凡。我学生肉眼凡胎，一时不识，多有得罪。但闻小姐，前面具如许才慧智巧，怎今日忽为鼠辈所卖？是所不解，窃敢有请。”冰心小姐见了，忙立起身来还礼道：“自严君被谪，日夜忧心，今忽闻有恩赦之旨下颁，窃谓诏旨，谁敢假传？故出来拜接，不意遂为人栽辱至此。”因取出解手刀来，拿在手中，又说道：“久知复盆难照，已拼毕命于此，幸遇高贤大侠，倘蒙怜而垂手，则死之日，犹生之年矣。”铁公子道：“什么恩旨？”冰心小姐因叫丫环问家人取了大红报条递与铁公子。

铁公子看了，因拿上堂来，与县尊看道：“报条是真是假？”县尊看了道：“本县不曾见有此报，是哪里来的？”铁公子见县尊不认帐，便将条子袖了，勃然大怒道：“罢了，罢了！勒取宦女，已无礼法，怎么又假传圣旨？我学生明日就去见抚台，这假传圣旨之人，却都要在老先生身上，不可走了一个！”

说罢，就起身要走。县尊慌忙留住说道：“老先生不须性急，且待本县问个明白，再作区处。”因叫过成奇众人来，骂道：“你们这伙不知死活的奴才，这报条是哪里来的？”众人你看我，我看你，哪里答应得出？县尊见众人不言语，就叫取来棍来。众人听见叫取夹棍，都慌了，乱叫道：“老爷，这不干小人们事，皆是过公子写的，叫小人们去贴的！”县尊道：“这是真了。有贵客在此，且不打你们这些奴才。”一面差人押去铺了；一面就差人另取一乘暖轿，好好送水小姐回府；一面就吩咐备酒，留铁公子小饮。

铁公子见送了水小姐回去，心下欢喜，便不推辞。饮至半酣，县尊乃说道：“报条之事，虽系过公子所为，然他尊翁过老先生，未必知也。今长兄若鸣之上台，不独过公子不美，连他过老先生也未免有罪，还望长兄周旋一二。”铁公子道：“我学生原无成心，不过偶然为水小姐起见耳。过兄若能忘情于水小姐，我学生与过兄面也不识，又何故苛求？”县尊听了大喜道：“长兄真快士也，不平则削，平则舍之。”又饮半晌，铁公子告辞。县尊闻知他尚无居处，就差人送在长寿院作寓，谆谆约定明日再会。

这边铁公子去了，不提。那边过公子早有人报知此事，慌忙去见府尊，说：“水小姐已抬到县中，忽遇一个少年，不知是县尊的什么亲友，请了进去，竟叫轿将水小姐送了回去，转将治晚生的家人，要打要夹，动下了铺，不知是何缘故？”府尊听了，道：“这又奇了，待本府唤他来问。”

正说未了，忽报知县要见，连忙命请相见过，府尊就问道：“贵县来的那个少年是什么人？贵县这等优礼？”县尊道：“贵大人原来不知，那个少年乃是铁都宪之子，叫做铁中玉，年才二十，智勇滔天。前日知县在京候选时，闻知大夫侯强娶

了一个女子，窝藏在钦赐的养闲堂禁地内，谁敢去惹？他竟不怕，手持一个三十斤重的铜锤，竟独自打开禁门，直入内阁，将那女子救了出去。朝廷知道，转欢喜赞美，竟将大夫侯发在养闲堂，幽闭三年，以代遣戍。长安城中谁不知道他名字！今早水小姐抬到县时，谁知凑巧，恰恰遇着他，问起根由，竟将过兄写的大红报条袖了，说是假传圣旨，要到抚院处去讲。这一讲准了，不独牵连过老先生，就是老夫人与本县，也有许多不便。故本县款住他徐图之，不是实心优礼。”府尊道：“原来有许多委曲。”过公子道：“他纵然英雄，不过只是个都宪之子。治晚生虽不才，家父也忝居学士，与他也不相上下，他为何管我的闲事？老父母也该为治晚生主持一二。”

县尊道：“非不为兄主持，只因他拿了兄长写的报条，有这干碍，唐突他不得，故不得已和他周旋也。”过公子道：“依老父母这等周旋，则治晚生这段姻缘，付之流水矣。”县尊道：“姻缘在天，谋事在人，贤契为何如此说？”过公子道：“谋至此而不成，更有何谋？”县尊道：“谋岂有尽，彼孤身耳，本县已送在长寿院作寓矣，兄长回去与智略之士，细细商量，或有妙处。”

过公子无奈，只得辞了府尊、县尊回来，寻见成奇，将县尊之言，说与他知，要他算计。成奇道：“方才县尊铺我们，也是掩饰那姓铁的耳目。今既说他是孤身，又说已送在长寿院住，这是明明指一条路与公子，要公子用计害他了。”

过公子听了，满心欢喜道：“是了，是了，但不知如何害他？还是明明叫人打他，还是暗暗叫人去杀他？”成奇道：“打他杀他，俱有踪迹，不妙。”因对着过公子耳朵，说道：“只须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足矣。”过公子听了，愈加欢喜道：“好妙算！但事不宜迟，莫要放他去了。”因与成奇打点行事。

只因这一打点，有分教：恩爱反成义侠，风流化出纲常。不知
毕竟怎生谋他，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冒嫌疑移下榻知恩报恩

词曰：

仇既难忘，恩须急报，招嫌只为如花貌。谁知白璧不生瑕，任他染涅难成皂。至性无他，慧心有窍，孤行决不将人靠。漫言明烛大纲常，坐怀也是真名教。

调寄《踏莎行》

话说过公子自与成奇算出妙计，便暗暗去叫人行使，不提。却说铁公子，既为差人送到长寿院作寓，便认做县官一团好意，但然不疑。但因见水小姐美貌异常，又听见说她许多妙用，便暗想道：“天下怎有这样女子，父母为我求亲，若求得这般一个，便是人伦之福了。”又想道：“有美如此，这过公子苦苦相求，却也怪他不得，但只是人伦风化所关，岂可抢夺妄为？今日我无心救出她回去，使她不遭欺侮，也是一桩快心之事。”这夜虽然睡了，然“水小姐”三字，魂梦中也未尝能忘。

到次日天明，就叫小丹收拾行李要动身。只见住持僧独修和尚，忙出来留住道：“县里大爷既送铁相公在此，定然还要请酒，或是用情，铁相公为何就忙忙要去了？”铁公子道：“我与县尊原非相识，又不是来打秋风，不过偶因不平，暂为一鸣耳。事过则已，于理既无情可用，于礼也不消请得，我为何不去？”独修和尚道：“在铁相公并无所求，去留原无不可，只是小僧为难，其实不敢放行。”正说不了，只见县尊已差人

来下请帖，请午后吃酒。独修和尚道：“如何？幸是不曾放去！”铁公子见县尊用意殷勤，只得复行住下。

不多时，独修和尚备早饭来用。刚吃完饭，只见一个青衣家人寻将来，说是水小姐差来访问铁相公寓处，好送礼来谢。铁公子闻知，忙出来相见，因回说道：“你回去可多多拜上小姐，昨日之事，是偶因路见不平，实在无心偏护小姐，故敢任性使气，唐突县公。若小姐送礼来，使县公闻知，便是为私了。这断乎不可。”家人道：“小姐在家说，昨日防范偶疏，误落虎口，幸遇恩人，未遭凌辱。若不少致一芹，于心不安。”铁公子道：“你小姐乃是闺阁中须眉君子，我铁挺生也是个血性男儿。道义中别有相知，岂在此仪文琐琐？她若送礼来，不是感我，倒是污我，我也断然不受。今日县尊请酒，明日就要行了，只嘱咐小姐，虎视眈眈，千万留心保重！”

家人应诺回家，因对冰心小姐细细说了一遍。冰心小姐听了，不胜感激，暗想道：“天地间怎有这样侠烈之人，真令人可敬！只可恨我水冰心是个女子，不便与他交结，又可恨父亲不在家中，无人接待，致使他一片热肠，有如冰雪而去，岂不辜负？”心下欲求叔叔水运去拜拜，以表殷勤，又恐他心术不端，从中生衅，欲要备礼相送，又见他豪杰自居，议论侃侃，恐怕他说小视，欲要做些诗文相感，又恐怕坠入私情。真是千思百想，无计可施，只是时时叫家人去探听，看铁公子有甚行事来报，再作区处。

到午后，有人来报，县里太爷请铁相公吃酒去了，到夜又有人来报，铁相公被太爷请去，吃得烂醉回来了。到次早，又叫家人去探听，铁相公可曾起身回去？家人打探了，来回复道：“铁相公因昨夜多饮了几杯，今日起身不得，此时还睡着哩。”冰心小姐听了，沉吟放心不下，又叫家人去打探，家人去了半

晌，又来回复道：“铁相公还未去哩。”冰心小姐道：“他昨日说今日就行，为何又不去？”家人道：“我问独修和尚，他说府里大爷知道他是铁都堂的公子，吩咐留下，也要备酒请哩，故此未去。”冰心小姐听了，还只认做势利常情，也不放在心上。

又过了两日，忽家人来报道：“昨夜本寺独修和尚，请铁相公吃了些素菜，今日铁相公肚里疼，有些破腹，倦恹恹的坐在那里，茶也不吃。”冰心小姐听了，便有些疑心，暗想道：“吃素菜为何便至破腹，此中定有缘故。”因吩咐家人快再去打听，看可曾请医人调治否。家人去看了，又来回复道：“已请县前的太医看过，说是脾胃偶被饮食伤了，故致泄泻，不打紧，只消清脾理胃，一两服就会好的。”冰心小姐听了，心略安些。

到次早，天才明，就打发家人去看。家人去看了，又来回复道：“铁相公昨晚吃了药，一夜就泻了有十余遍，如今泻得有气无力，连床也下不得！”冰心小姐听了，大惊道：“不好了，中了奸人之计了，却怎么处！”欲要去救他，自家又是个女子，怎好去得。寻思不出计来，只急得转来转去，跌足嗟叹道：“这都是为救我，惹出来的祸患，我不去救他，再有谁人！”踌躇半晌，忽想道：“事急了，避不得嫌疑，只得要如此了。”因问家人道：“铁相公有甚人跟来？”家人道：“只有一个童子，叫做小丹。”冰心小姐道：“这小丹有几大了？”家人道：“只有十四五岁。”冰心小姐道：“这小丹乖巧么？”家人道：“甚是乖巧。”冰心小姐道：“既是乖巧，你可去悄悄的唤他来，说我有要紧言语与他说。你可着两个去，一个同他来，留一个暂时伺候铁相公，要留心看定，不可走开。”家人领命去了。

去不多时，忽然领着小丹来见。冰心小姐因问道：“你家相公前日在县时甚是精神，为何忽然生起病来？”小丹道：“我相公平时最有气力，自从在历城大爷那里吃酒醉了回来，便有些倦倦怠怠。前日本寺独修师父又请他吃了些素斋，便渐渐腹痛，生起病来。昨日又吃了太医一剂药，便泻了一夜，走不得了。”

冰心小姐又问道：“你相公身子虽然泻倒了，心下可还明白？”小丹道：“相公心神原是明白的，只是泻软了，口也怕开。”冰心小姐道：“你家相公既心里明白，也还可救。你回去可悄悄禀知你相公，就说我说县尊留他，不是好意，皆因前日你相公救了我回家，冲破了过公子的奸计，又顶撞了他许多言语，他欲要硬做对头，又被你相公拿着他假传圣旨的短处，一时争势不来。又见你相公孤身异地，故假献殷勤，要在饮食中暗暗害你相公性命。你相公若不省悟，再吃他一茶一饭，便性命难保矣！”小丹听了，连忙点头道：“小姐见得最是，若不是他们用的奸计，为何昨夜吃了药，转泻的不住？想起来连寺里和尚，也不是好人。怪道方才还劝相公吃药哩。我回去对相公说破了，等相公嚷骂他一场，使他不敬。”冰心小姐道：“这个使不得。和尚虽然不好，只怕还是奉知县之命。你相公若嚷骂了他，他去禀过知县，知县此时是骑虎之势，必然又要别下毒手。你相公正在病中，身体软弱，如何敌得过？只好假做痴呆，说是病重，使和尚不防备，捱到晚间，我这里备一乘小轿，悄悄的在寺门外等候。你可勉强扶你相公出来，上了轿，一径抬到我这里来。我收拾了书房，请你相公静养数日，包管身体自然强健。且待身体强健了，再与他们讲话，也不为迟。”小丹道：“既承小姐有此美意，小的回去，就扶相公上轿来吧。”说完就走。

冰心小姐又唤他吩咐道：“还有一句要紧的言语与你说，你须记明。”小丹道：“小姐又有甚话说？”冰心小姐道：“你相公是个礼义侠烈之人，莫要说我是个孤女之家，宁死避嫌疑不肯来。你相公若果有此说，你可就说我说：英雄做事，只要自家血性上行得过，不必定做腐儒腔调，况微服过宋，圣人之处患难，未尝无权，我在此等候，不可看做等闲。”小丹道：“小姐吩咐的，小的都知道了。”因忙忙走了回去，到床前候铁公子睡醒，呻吟时，又看看无人在面前，遂低低唤醒，将水小姐说县尊不是好意之言，一一说与铁公子知道。

铁公子听完，不觉吃了一惊，忽想道：“是了，我铁中玉为何一时就懵懂至此！”心下勃然大怒，就要挣起来，到县里去说。小丹因又将冰心小姐恐别下毒手，已备轿子，接他去养病的话，说了一遍。铁公子听了，又欢喜起来道：“水小姐虑事，怎么如此周密！但她是个孤女，我又是少年男子，又有前日这番嫌疑，便死干奸人之手，也不便去住。”小丹听了，因又将临出门水小姐叫回去吩咐之言，细细说了。喜的个铁公子心花都开，因说道：“这水小姐也不是个女子，听她说的话，竟是个大豪杰了，我就去也不妨。”正说之间，只见独修和尚又捧了一盅药来，对小丹说：“太医说再吃了这一盅，泻便止也。”小丹接了道：“多谢师父，等我慢慢扶起相公吃吧。”独修道：“吃过药再吃粥吧。”说罢，就去了。小丹见和尚去了，遂将药泼在后面沟里。铁公子因忿恨道：“原来我的病都是这秃奴才做的手脚！”

捱到天晚，小丹看见一乘小暖轿已在寺门外歇着，又有两个家人与小丹打了照面。小丹遂走进去，悄悄与铁公子说知。铁公子此时实走不起来，恐负了水小姐一番美情，只得强抖精神，挣将起来。恰恰凑巧，这一会院中无人。小丹因极力搀

扶了出来。到了院外，两个家人，又相帮搀了上轿，径抬到水侍郎府中。小丹见轿子去了，方才又折回身，寻见管门的和尚，说道：“铁相公偶遇见一个年家，接去养病，房里的行李，可叫独修和尚收好，改日来取。”说罢，自去赶上轿子同走。走到半路，水小姐早又差两个家人，打了一对灯笼来接。铁公子坐在轿中，见四围轿幔，遮得严严稳稳的，下面茵褥铺得温温软软的，身体十分快活，又见灯笼来接，知水小姐十分用情，不胜感激。

不一时到了，水小姐竟吩咐抬入大厅上，方叫歇下。此时堂中灯火点得雪亮，冰心小姐立在厅右，叫两个家人媳妇，与两个丫鬟，好生搀扶铁相公出轿，到东边书房里去住。铁公子下了轿，即忙叫小丹拜上小姐：“多感美情，奈病体不能为礼，容稍好再叩谢吧。”径随着仆妇、丫鬟，扶到东书房床上坐下。因挣扎走了几步，身体愈觉困倦，坐不得一刻，就和衣而睡。此时铁公子心已安了，又十分畅快，放倒身子，便沉沉睡去。冰心小姐叫丫鬟送上香茗，并龙眼汤、人参汤，因见铁公子睡熟，不敢惊动。冰心小姐发放了轿夫并家人，独与几个仆妇、丫鬟坐在厅上，煎煮茶汤守候。却叫小丹半眠半坐在床前，随时呼唤。

铁公子这一觉，直睡到三更时分，方才醒转。翻过身来，睁眼看时，只见帐外尚有一对明烛点在台上。小丹犹坐在床下，见铁公子醒了，因走起来问道：“相公，这一会身子好些么？”铁公子道：“睡了这一觉，腹中略觉爽快些，你怎么还不睡？”小丹道：“不独小的未睡，连内里小姐并许多婶婶、姐姐们，俱在大厅上烹茶、煎汤、煮粥伺候相公哩！”铁公子听了，着惊道：“怎敢劳小姐如此郑重！”

正说不了，几个仆妇、几个丫环，或是茶，或是汤，或是

粥，都一齐送来书房与公子吃。铁公子因是水泻，不敢吃茶，人参汤又恐太补，只将龙眼汤呷了数口。众丫环苦劝，又吃了半瓯。吃完说道：“烦你们拜上小姐，说我铁中玉虎口残生，多蒙垂救，高谊已足千古。若饮食起居，再劳如此殷勤，更使我坐卧不安矣，快请尊便。”一个丫环叫做冷秀，是冰心小姐贴身伏侍的，因回答道：“家小姐说铁相公的尊恙，皆是为救家小姐惹出来的，铁相公一刻不安，家小姐心上一刻放不下。连两日打听得铁相公病势加添，恐遭陷害，日夜彷徨，寝食俱废。今幸接得铁相公到此，料无意外之变，许多忧豫，俱已释然。这些茶汤供给之事，何足为劳？铁相公但请宽心静养，其余不必介意。”铁公子道：“我病，小姐不安，若是小姐太劳，我又何能甘寝？还请两便为妙。”冷秀道：“既是铁相公吩咐，家小姐自当从命。且候铁相公安寝了，小姐便进去。”铁公子道：“我就睡。”因叫小丹替他脱去衣服，放下帐子，侧身而卧。只见锦茵绣褥，软绵舒适，不啻温柔乡里，十分爽快。正是：

恩有为恩情有情，自然感激出真诚。

若存一点为云念，便犯千秋多露行。

众仆妇、丫环看铁公子睡下，方同出房来，将铁公子言语说与冰心小姐知道。冰心小姐听了，道：“铁相公既说话如此清楚，料这病也无甚大害。”又吩咐家人，明早去请有名的医生来看视。又吩咐两个仆妇，在厅旁打铺睡了伺候，恐怕一时要茶要水。吩咐停当，方退入阁中安息。正是：

白骨已成魂结草，黄花含得雀酬恩。

从来义侠奇男女，静夜良心敢不扪？

冰心小姐虽然进内安寝，然一心牵挂，到次日天才微明，就起来吩咐家人，催请医生。又吩咐仆妇伺候茶汤，又吩咐小

丹，叫他莫要说小姐在外照管。不多时，铁公子醒了，欲要起来，身子还软，穿了衣服，就在床上盥栉了。略吃些粥，半眠半坐。

又不多时，家人请了个医生来看，医生看过道：“脉息平和，原非内病。因饮食不节，伤了脾胃两部，以致泄泻。如今也不必多服药饵，只须静养几日，自然平服。第一要戒动气；第二要戒烦劳；第三要戒言语，要紧，要紧！”因撮了两贴药去了。冰心小姐见说病不打紧，便欢欢喜喜料理不提。

却说长寿院的独修和尚，听见管门的说铁相公去了，叫他看守行李，忽吃惊道：“他去不打紧，但是过公子再三嘱咐，叫款留下他，粥饭中下些大黄、巴豆之类，将他泻死，没有痕迹。这四日已泻到八、九分；再一剂药，包管断根，再不防他一个病人会走，倘过公子来要人，却怎生回他？”想了一夜，没有计较，到次日绝早，只得报与过公子知道。

过公子听了，大怒道：“贼秃！你前日报我说，他已泻倒在床，爬不起来，昨夜怎又忽然走去？还是你走了风，奉承他是都堂的公子，叫他逃去，将我家老爷不看在眼里！”独修和尚跌脚捶胸道：“太爷冤屈杀我！我们和尚家最势利，怎么现放着本乡本土的朝夕护法的老爷不奉承，却去奉承那别府别县不相识的公子！”过公子道：“这原是县里太爷的主意，我也不难为你，只带你到县里去回话。”遂不由分说，叫从人将独修带着，自来见县尊，就说和尚放走铁中玉。县尊因叫独修问道：“你怎么放走铁相公？”独修道：“小和尚若要通信放走他，何不在他未病之先，他日日出门吃酒，此时放了他，还可塞责，怎如今他泻到九死一生之际，倒放他去了，招惹过太爷责怪我？我实不知他怎生逃走的。”

县尊想了一想道：“这也说得是，我且不加罪，但这铁相

公临去，你可晓得些踪迹么？”独修道：“实实不知踪迹。”县尊又问道：“这几日可有甚朋友与他往来？”独修道：“并无朋友往来。”县尊道：“难道一人也无？”独修道：“只有水府的管家，时时来打听，却也不曾进去见得铁相公。”县尊对过公子笑一笑道：“这便是了。”过公子道：“老父母有何明见？”县尊道：“这铁生偶然过此，别无相识，惟与水家小姐有恩。这水家小姐又是个有心的奇女子，见我们留铁生久住，今又生起病来，只怕我们的计谋，都被她参透了，故时时差人打听，忽然移去。贤契要知消息，只消到令岳处一问，便有实信。”过公子一想，也沉吟道：“老父母所见最明，若果如此，则这水小姐一发可恨矣。我再三礼求，只是不允。怎奈他一个面生少年，便窝藏了去！”县尊道：“贤契此时不消着急，且访确了再商量。”遂放了和尚。

过公子辞了回家，叫人去请了水运来。水运一到，过公子就问道：“闻得令侄女那边，昨夜窝藏了一个姓铁的少年男子在家，不知老丈人可知道么？”水运道：“未知。自从前日抢劫这一番，她怪我不出来救护，甚是不悦于我，我这几日不曾过去，这些事全不知道。”过公子道：“既不知道，敢烦急去一访。”水运道：“访问容易。但这个姓铁的少年男子，可就是在县堂上救舍侄女回来的后生么？”过公子道：“正是他。”水运道：“若就是他，我闻得县尊送他在长寿院中作寓，舍侄女为何藏他？”过公子道：“正为他在长寿院害病几死，昨夜忽然不见了。我想他此处别无相识，不是你侄女藏过，更有何人？”水运道：“若是这等说来，便有几分是她，待我回去一问便知。”遂别了回家。因叫他小儿子推着过去玩耍，就叫他四下寻看。

原来这事冰心小姐并不瞒人，故小儿子走过来就知道了，

忙回家报知父亲说：“东书房有个后生，在那里害病睡着哩。”水运知得是真，因开了小门走过来，寻见冰心小姐在，说道：“这事论起来，我与哥哥久已各立门户，原不该来管你的闲事。只是闻得外面议论纷纷，我是你一个亲叔子，又不得不管你的闲事。”冰心小姐道：“侄女若有甚差错处，外人尚且议论，怎么亲叔子管不得闲事？但不知叔叔说的是何事？”水运道：“我常常听见人说的：‘男女授受不亲，礼也。’你一个孤女，父亲又不在家，又无兄弟同住，怎留一个他乡外郡、不知姓名、非亲非故的少年男子在家养病？莫说外人要谈论，就是我亲叔子，也遮盖你不来。”

冰心小姐道：“侄女闻圣人制礼，不过为中人而设，原不曾缚束君子。昔鲁公授玉卑，而晏婴跪受，所谓礼外又有礼也。即孟子论男女授受不亲之礼，恐怕人拘泥小礼，伤了大义，故紧接一句道：‘嫂溺叔援，权也。’又解说一句道：‘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由这等看起来，固知道圣人制礼，不过要正人心，若人心既正，虽小礼出入亦无妨也，故圣人又有‘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之训。侄女又闻太史公说的好：‘缓急，人所时有。’又闻：‘为人恩仇，不可不明。’故古今侠烈之士，往往断首刳心而不顾者，盖欲报恩复仇也。侄女虽一孤弱女子，然私心窃慕之。就如前日，侄女静处闺中，未尝不遵王法、不畏乡评、而越礼与人授受也，奈何人心险恶，忽遭奸徒串同党羽，假传圣旨，将侄女抢劫而去。此时王法何在？乡评何在？即至亲骨肉又何在？礼所称‘男女授受不亲’者，此侄女向谁人去讲！当此九死一生之际，害我者其仇固已切齿，设有救我者，其恩能不感之入骨耶！这铁公子，若论踪迹，虽是他乡外郡、非亲非故的少年男子；若论他义气如云，肝肠似火，比之本乡本上至亲骨肉，岂不远胜百倍！他与侄女譬如风马牛，毫

不相及，只因路见不平，便挺身县堂，侃侃争论，使侄女不死于奸人之手，得以保全名节还家者，铁公子之力也。今铁公子为救侄女，触怒奸人，反堕身陷阱，被毒垂危，侄女若避小嫌，不去救他，使他一个天地钟灵的血性男儿，陷死异乡，则是侄女存心与豺狼何异？故特接他来家，病养好了，送他还乡，庶几恩义两全。这叫做知恩报恩，虽告之天地鬼神，亦于心无愧。什么外人敢于议论纷纷，要叔叔来遮盖！叔叔果若念至亲，便当挺身出去，将这些假传圣旨、抢劫之人，查出首从，惩治一番，也为水门争气；莫比他人，只畏强袖手，但将这些不关痛痒的太平话来责备侄女，似乎不近人情，叫侄女如何领受？”

水运听了这一篇议论，嚙得哑口无言，呆了半晌，方又说道：“非是我不出力，怎奈我没前程，力量小，做不来，你说的这些话，虽都是大道理，然君子少，小人多，明白的少、不明白的多，他只说一个闺中女儿，怎留一个少年男子在家，外观不雅。”冰心小姐道：“外观不过浮云，何日无之？此心盖人之本，不可一时少失。侄女只要清白，不受玷污，其余哪里还顾得许多？叔叔慢慢细察，自然知道。”

水运自觉没趣，只得默默走了过去。只因这一走，有分教：瓜田李下，明侠女之志。暗室屋漏，窥君子之心。不知水运回去又设何计，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五夜无欺敢留髡以饮

诗曰：

莫讶腰柔手亦纤，蹙愁戏恨怪眉尖。

热心未炙情冰冷，苦口能听话蜜甜。

既已无他应自信，不知有愧又何嫌。

若教守定三千礼，纵使潜龙没处潜。

话说水运一团高兴，走过去要拿冰心小姐的错处，不料转被冰心小姐说出许多大议论，压倒他口也开不得，只得默默的走了回来，心下暗暗想道：“这丫头如此能言快语，如何说得她过？除非拿着她些毛病方好。”正想不了，过公子早着人来请，只得走去相见，先将铁公子果然是侄女儿用计移了来家养病之事，说了一遍。过公子听见，不觉大怒道：“她是个闺中弱女，怎留个少年男子在家！老丈人，你是她亲叔子，就该着实责备教训她才是。”水运道：“我怎么不责备她？但她那一张嘴，就是一把快刀，好不会说！我还说不得她一句，她早引古援今，说出无数大道理来，叫我没处开口。”因将冰心小姐之言，细细述了一遍。过公子听了顿足道：“这不过是养汉撒清之言，怎么信得她的？”水运道：“信是信她不过，但此时捉不着她的短处，却奈何她不得。”过公子道：“昨日成奇对我说，那姓铁的后生，人物倒甚是生得清秀，前日在县尊公堂上，他只因看见你侄女的姿色，故发作县尊，希图你侄女儿感激他，以为进身之计。就是你侄女接他来家养病，岂不是报恩

报德之意？恐是这些假公之言，正是欲济其私。今日一个单男，一个孤女，共居一室，又彼此有恩有情，便是圣贤，恐也把持不定。”水运道：“只空言揣度，便如何肯服？莫若待我回去，今夜叫个小丫头，躲到她那边，看她做些甚事，说些甚话，倘有一点差错处，被我们拿住，她便强不去了。”过公子道：“这也说得是。”

水运因别了回来，挨到黄昏以后，悄悄开了小门，叫一个小丫头闪过去，躲在柴房里，听他们说话与做事。那小丫头听了半夜，只等冰心小姐进内去睡了，她又闪了过来回复水运道：“那个铁相公，病虽略好些，还起来不得，只在床上坐，粥食都送到床上去吃。”水运问道：“小姐却在哪儿？”小丫头道：“小姐只在大厅上，看众姐姐们煎药的煎药，煮粥的煮粥。”水运又问道：“小姐可进房去么？”小丫头道：“小姐不见进房。”水运又问道：“那个铁相公可与小姐说话？”小丫头道：“并不听见说话，只听见一个书僮出来传话，说请小姐安寝，莫要太劳，反觉不安。”水运道：“小姐却怎样回他？”小丫头道：“小姐却叫众姐姐对铁相公说，小姐已进内去了，其实小姐还坐在厅上，只打听得那相公睡着了，方才进内里去了。我见小姐已经进去，没得打听，方悄悄走了过来。”

水运听了，沉吟道：“这丫头难道真个冰清玉洁，毫不动心？我不信！”因叫小丫头第二夜、第三夜，一连去打听三四夜。小丫头说来说去，并无一语涉私，弄得水运没计，只得回复过公子道：“我叫一个小丫头，躲过去打听了三四夜，惟有恭恭敬敬，主宾相待，并无一点差错处，舍侄女真真要让她说得嘴响。”过公子连连摇头道：“老丈人，你这话，只好耍呆子！古今能有几个柳下惠，待我去与县尊说，叫他出签，拿一个贴身伏侍的丫鬟去，只消一拶，包管奸情直露，那时莫说令

侄女的嘴说不响，只怕连老丈人的嘴，也说不响了。”水运道：“冤屈杀我，难道我也瞒你？据那小丫头是这样说，我也在此猜疑，你怎连我也疑心起来？”过公子道：“你既不瞒我，可再去留心细访。”水运只得去了。

过公子随即来见县尊，将铁公子果是水小姐移去养病，并前后之事，说了一遍，要他出签去拿丫头来审问。县尊道：“为官自有官体，事无大小，必有人告发，然后可以出签拿人。再无个闺阁事情，尚在暧昧，劈空竟拿之理。”过公子道：“若不去拿，岂有老父母治化之下，明明容他们一男一女，在家淫秽，有伤朝廷名教之理？”县尊道：“淫秽固伤名教，若未如所说，不淫不秽，岂不又于名教有光？况这水小姐，几番行事，多不可测，这一个铁生，又昂藏磊落，胆勇过人，岂可寻常一概而论？”过公子道：“这水小姐，治晚生为她费了无数心机，是老父母所知，今竟视为陌路。这铁生毫无所倚，转为入幕之宾，教治晚生怎生气得他过！”县尊道：“贤契不须着急。本县有一个门子，叫做单佑，专会飞檐走壁，钻穴箭墙。近为本县知道了，正要革役，治他之罪。今贤契既有此不明不白之事，待本县恕他之罪，叫他暗暗一窥，贞淫之情，便可立判矣。”过公子道：“若果如此，使她丑不能遮，则深感老父母用情矣。”

县尊因差人叫将单佑带来。县尊点点头，叫他跪在面前，吩咐道：“你的过犯，本该革役责罚的。今有一事差你，你若访得明白，我就恕你不究了。”单佑连连磕头道：“既蒙大恩开释，倘有差遣，敢不尽心？”县尊道：“南门里水侍郎老爷府里，你认得么？”单佑道：“小的认得。”县尊道：“他家小姐，留了个铁公子在家养病，不知是为公，还是为私，你可去窥探个明白来回我，我便恕你前罪，决不食言。倘访不的确，

或蒙混欺蔽，别生事端，则你也莫想活了！”单佑又连连磕头道：“小的怎敢！”县尊因叫差人放了单佑去了。正是：

青天不睹覆盆下，厨中方知鲛鲤心。

莫道钻窥非美事，不然何以别贞淫？

过公子见县尊差了单佑去打听，因辞谢了回家去候信不提。

却说这单佑领了县主之命，不敢怠慢，因悄悄走到水府前后，看明的确。挨到人静之时，便使本事拣低矮僻静处，爬了进去，悄悄趑到厨房外打听。只听见厨房里说：“整酒到大厅上与铁相公起病。”因又悄悄的趑到大厅上来，只见大厅上，小姐自立在那里，吩咐众人收拾。他又悄悄从厅背后屏门上，轻轻爬到正梁高头，缩做一团蹲下，窥视下面。只见水小姐叫家人们在大厅的正中间，垂下一挂珠帘，将东西隔做两半，东半边帘子外设了一席酒，高高点着一对明烛，是请铁相公坐的；西边帘内，也设了一席酒，却不点灯火，是水小姐自坐陪的。西边帘里黑暗，却看得见东边帘外；东边帘外明亮，却看不见西边帘里。又在东西帘前，各铺下一张红毯，以为拜见之用，又叫两个家人，在东边伺候；又叫两个仆妇，立在帘中间，两边传命。内外斟酒上菜，俱是丫鬟。

诸色打点停当，方叫小丹请相公出来。原来铁公子本是个硬汉子，只因被毒药病倒，故支撑不来。今静养了五六日，又得水小姐药饵斟酌，饮食调和，不觉精神渐渐健旺起来，与旧相似。冰心小姐因所谋得遂，满心欢喜，故治酒与他起病。

铁公子见请，忙走出房，看见冰心小姐垂帘设席，井井有条，不独心下感激，又十分起敬。因立在东边红毯上，叫仆妇传话，请小姐拜谢。仆妇还未及答应，只听得帘内冰心小姐早朗朗的说道：“贱妾水冰心，多蒙公子云天高谊，从虎口救出，其洪恩不啻天地父母。况又在公堂之上，亲承垂谕，本不当作

此虚假防嫌，但念家严远戍边庭，公子与贱妾，又皆未有室家，正在嫌疑之际，今屈公子下榻于此，又适居指视之地，万不得已，设此世法周旋，聊以代云长之明烛，乞公子勿晒勿罪。”铁公子道：“小姐处身涉世，经权并用，待人接物，情理交革，屈指古今闺阁之秀，从来未有。即如我铁中玉陷于奸术，惟待毙耳。设使小姐于此无烛照之明，则不知救，无潜移之术，则不能救；无自信之心，则不敢救。惟小姐独具千古的灵心侠胆，卓识远谋，不动声色，出我铁中玉于汤镬之中，而鬼神莫测，真足令剧孟寒心，朱家束手。故致我垂死之身，得全生于此，大恩厚德，实无以报。请小姐台坐，受我铁中玉一拜。”冰心小姐道：“准妾受公子之恩，故致公子被奸人之害。今幸公子万安，只可减妾罪一二，何敢言德？妾正有一拜，拜谢公子。”说完两人隔着帘子，各拜了四礼，方才起来。

冰心小姐就满斟一杯，叫丫鬟送到公子席上，请公子坐下，铁公子也斟了一杯，叫丫环捧入帘内，回敬冰心小姐。二人坐下，饮不到三巡，冰心小姐就问道：“前日公子到此，不知原为何事？”铁公子道：“我学生到此，原无正事。只因在京中，为家父受屈下狱，一时愤怒，打入大夫侯养闲堂禁地，救出被抢去女子，证明其罪，朝廷将大夫侯幽闭三年，结此一仇，家父恐有他变，故命我游学以避之。不期游到此处，又触怒了这个贱坯知县，他要害我性命，却亏小姐救了，又害我不得，只怕他倒要被我省了，我明日就打上堂去，问他一个为民父母，受朝廷大俸大禄，不为民伸冤理屈，怎反为权门不肖做鹰犬以陷人呢？先羞辱他一场，叫士民耻笑，然后去见抚台，要抚台参他拿问，以泄我胸中之愤。抚台与家父同年，料必允从。”

冰心小姐道：“若论县尊设谋害人，参他也不为过。但前日在公堂之上，被公子辱折一番，殊觉损威，也未免怀恨。况

且当今‘势利’二字又为居官小人常态。他见家严被谪，过学士又有入阁之传，故不得不逢迎其子耳。但念他灯窗烦苦，科甲艰难，今一旦参之泄愤，未免太过。况公子初时唐突县公，踪迹近于粗豪，庇护妾身，行事又涉乎苟且，彼风尘俗眼，岂知英雄作为，别出寻常？愿公子姑置不与较论，彼久自察知公子与贱妾，磨不磷。涅不淄，自应愧悔。”

铁公子听了，幡然正色道：“我铁中玉一向凭着公心是非，敢作敢为，遂以千秋侠烈自负，不肯让人。今闻小姐高论，始知我铁中玉从前所为，皆血气之勇，非仁义之勇。惟我以血气交人，故人亦以毒害加我。回思县公之加害，实我血气所自取耳。今蒙小姐嘉诲，誓当折节受教，决不敢再逞狂奴故态矣，何幸如之！由此想来，水小姐不独是铁中玉之恩人，实又是我铁中玉之良师矣！”说到快处，斟满而饮。冰心小姐道：“公子义侠，出之天性，或操或纵，全无成心，天地之量，不过如此。贱妾刍蕘，有何裨益？殷殷劝勉者，不过欲为县父母谢过耳。”

铁公子道：“我铁中玉既承小姐开示，自当忘情于县公，但还有一说：只怕县公畏疑顾忌，转不能忘情于我。他虽不能忘情于我，却又无法奈何于我，势必至污议小姐，以诬我之罪，虽以小姐白璧无暇，何畏乎青蝇，然青蝇日集亦可憎恨。今铁中玉居此，与青蝇何异？幸蒙调护贱恙，贱体已平，明日即当一行长往，以绝小人谗口。”冰心小姐道：“贱妾与公子，于礼原不应相接，今犯嫌疑，移公子下榻者，以公子恩深病重势危也。今既平复，则去留一听公子，妾何敢强留？强留虽不敢，然决之明日，亦觉大促，请以三日为期，则恩与义兼尽矣。不识公予以为然否？”铁公子道：“小姐斟酌合宜，敢不听从？”

说罢，众丫环送酒。铁公子又饮了数盅，微有酒意，心下

欣畅，因说道：“我铁中玉远人也，肺腑隐衷，本不当秘陈于小姐之前，然明镜高悬，又不敢失照，因不避琐琐，念我铁中玉行年二十，赖父母荫庇，所奉明师良友，亦不为少，然从无一一人，能发快论微言，足服我铁中玉之心。今不知何幸，无意中得逢小姐，凡我意中，皆在小姐言下。真所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若能朝夕左右，以闻所未闻，固大愿也。然惟男女有别，不敢轻情，明日又将驰去，是舍大道而入迷途，无限疑虑。切愿有请，不识可敢言否？”冰心小姐道：“问道于盲，虽公子未能免消。然圣人不废愚义之采询也；况公子之疑义，定有妙理，幸不惜下询，以广孤陋。”

铁公子道：“我铁中玉此来，原为游学。窃念游无定所，学无定师，又闻操舟利南，驰马利北，我铁中玉孟浪风尘，茫无所主，究竟不知该何游何学。知我无如小姐，万乞教之。”冰心小姐道：“游莫广于天下，然天下总不出于家庭；学莫尊于圣贤，圣贤亦不外于至性。昌黎云：‘使世无孔子，则韩愈不当在弟子之列。’此亦恃至性能充耳。如公子之至性，挟以无私，使世无孔子，又谁敢列公子于弟子哉！妾愿公子无舍近求远，信人而不自信。与其奔走访求，不若归而理会，况尊大人现贵为都宪，足以典型，京师又天子帝都，弘开文物，公子即承箕裘世业，羽仪廊庙，亦未为不美。何必踽踽凉凉，向天涯海角以博不相知之誉哉！若曰避仇，妾则以为修身不慎，道路皆仇，何所避之？不识公子以为何如？”铁公子听了，不觉喜动颜色，忙离席深深打一躬道：“小姐妙论，足开茅塞，使我铁中玉一天疑虑，皆释然矣。美惠多矣！”

众丫头见铁公子谈论畅快，忙捧上大觥，铁公子接了，也不推辞，竟欣然而饮。饮干，因又说道：“小姐深闺丽质，二八芳年，胸中怎有如许大学问？揣情度理，皆老师宿儒不能道

只字者，真山川秀气所独钟也，敬服，敬服！”冰心小姐道：“闺中孩赤吃语，焉知学问？冒昧陈之，不过少展见爱，公子誉之过情，令人赧颜汗下。”二人说得投机，公子又连饮数杯，颇有醉意，恐怕失礼因起身辞谢。冰心小姐亦不再留，因说道：“本该再奉几盅，但恐玉体初安，过于烦劳，转为不美。”因叫拿灯送入书房去安歇。这一席酒，饮了有一个更次，说了有千言万语，彼此相亲相爱，不啻至交密友，就吃到酣然之际，也并无一字及于私情。真个是：

白璧无暇称至宝，青莲不染发奇香。

若教堕入琴心去，难说风流名教伤。

冰心小姐叫丫鬟看铁公子睡了，又吩咐众人，收拾了酒席，然后退入后楼去安寝，不提。

却说单佑伏在正梁上，将铁公子与冰心小姐做的事情，都得明白，说的言语，都听得详细，只待人都散尽，方才爬了下来。又走到矮墙边，依然爬了出来。回家安歇了一夜，到次日清晨，即到县里来回话，县尊叫到后堂，细细盘问。这单佑遂将怎生进去，怎生伏在梁上。冰心小姐又怎生在中厅垂下一挂珠帘。帘外又怎生设着一席酒，却请那铁公子坐，点着一对明烛，照得雪亮。帘内又怎生设着一席酒，却不点烛，遮得黑黝黝的，却是水小姐自坐。帘内外又怎生各设一条毡毯，你谢我，我谢你，对拜了四拜，方才坐席。吃酒中间，又怎生说起那铁公子这场大病，都是老爷害他，又说老爷害他不死，只怕老爷倒被他害死哩！

县尊听了，大惊道：“他说要怎样害我？”单佑道：“他说抚院老爷是他父亲的同年，他先要打上老爷堂来，问老爷为民父母，怎不伸冤理枉，却只为权门做鹰犬？先羞辱老爷一场，叫士民耻笑，然后去见抚院老爷，动本参劾老爷，拿问老爷。”

县尊听了，连连跌脚道：“这却怎了！”就要吩咐衙役，去收投文放告牌，只说老爷今日不坐堂了。单佑道：“老爷且不要慌，那铁公子今日不来了。”县尊又问道：“为何又不来了？”单佑道：“亏了那水小姐再三劝解，说老爷害铁公子，皆因铁公子挺撞了老爷起的衅端，也单怪老爷不得。又说他们英雄豪杰，做事光明正大，老爷一个俗吏，如何得知？又说老爷见水老爷被谪，又见过老爷推升人阁，势利过公子，亦是小人之事，不足与较量。又说铁公子救她，她又救铁公子，两下踪迹，易使人疑，谁人肯信是为公而不为私？又说此时老爷访知他们是冰清玉洁，自然要愧悔。又说老爷中一个进士，也不容易，若轻轻坏了，未免可惜。那铁公子听了，道她说得是，甚是欢喜，故才息了这个念头。”

县尊听了，大喜道：“原来这水小姐是个好人！却喜我前日还好好的叫轿子送了她回去。”因又问道：“还说些什么，可有几句勾挑言语么？”单佑道：“他两人讲一会学问，又论一会圣贤，你道我说的好，我赞你讲的妙，彼此津津有味。一面吃酒，一面又说，说了有一个更次，足有千言万语，小的也记不得许多。句句听了，却都是恭恭敬敬，并无半个邪淫之字，一点勾挑之意，真真是个鲁男子与柳下惠出世了。”

县尊听了，沉吟不信道：“一个如花的少年女子，一个似玉的少年男子，静夜同居一室，又相对饮，他们又都是心灵性巧，有恩有情之人，难道就毫不动心，竟造到圣贤田地，莫非你为他们隐瞒？”单佑道：“小的与他二人，非亲非故，又未得他们的贿赂，怎肯为他们隐瞒，误老爷之事？”县尊问明是实，也自欢喜，因叹息道：“谁说古今又不相及？若是这等看来，这铁公子竟是个有血性的奇男子了；这水小姐竟是个讲道学的奇女子了。我若有气力，都该称扬旌表才是。”因饶了单

佑的责，放他去了。

县尊又暗想道：“论起做官来，势利二字虽是少不得，但若遇这样关风化的烈男侠女，也不该一例看承，况这水小姐也是侍郎之女，这铁中玉又是都宪之子，怎么一时糊涂，要害起他来？倘或果然恼了，叫抚公参上一本，那时再寻过学士去挽回就迟了。”又想道：“我一个科甲进士，声名不小，也该做些好事，与人称颂，若只管随波逐流，岂不自误？”又想道：“这水小姐背后倒惜我的进士，倒望我改悔，我怎不自惜，不肯改悔？”又想道：“要改悔，就要从他二人身上改悔起。我想这铁公子，英雄度量，豪杰襟怀，昂昂藏藏，若非水小姐也无人配得他来，这水小姐，灵心慧性，如凤如鸾，若非铁公子，也无人对得她过。我莫若改过腔来，成全了他二人的好事，不独可以遮盖从前，转可算我做知县的一场义举。”

正算计定了主意，忽过公子来讨信，县尊就将单佑所说的言语，细细说了一遍，因劝道：“这水小姐，贤契莫要将她看作闺阁娇柔女子，本县看她处心行事，竟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豪杰，断不肯等闲失身。我劝贤契倒不如息了这个念头，再别求吧。”过公子听见铁公子与水小姐毫厘不苟，又见县尊侃侃辞他，心下也知道万万难成，呆了半晌，只得去了。

知县见过公子去了，因悄悄差人去打听，铁公子可曾出门，确实几时回去，另有一番算计。只因这一算，有分教：磨而愈坚，涅而愈洁。不知更是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一言有触不俟驾而行

诗曰：

无蒂无根谁是谁，全凭义侠唱追随。

皮毛指摘众人识，肝胆针投贤者为。

风雨恶声花掩耳，烟云长舌月攒眉。

若教圆凿持方柄，千古何曾有入时！

话说县尊自从叫单佑潜窥明白了铁公子与水小姐的行事，知他们一个是烈男，一个是侠女，心下十分敬重，便时时向人称扬。在他人听了，嗟叹一番，也就罢了，惟有水运闻之是实，便暗暗思想道：“我撙掇侄女嫁过公子，原也不是真为过公子，不过是要她嫁出门，我便好承受她的家私。如今过公子之事，想来万万不能成了，却喜她又与铁公子往来稠密，虽说彼此敬重，没有苟且之心，我想她止不过是要避嫌疑，心里未尝不暗暗指望。我若将婚姻之事，凑趣去撙掇她，她定然欢喜，倘或撙掇成了，这家私怕不是我的？”算计定了，因开了小门，又走了过来，寻见冰心小姐，因说道：“俗语常言：‘鼓不打不响，钟不撞不鸣。’又言‘十日瞎眼，九日自明。’你前日留了这铁公子在家养病，莫说是外人，连我也有些怪你。谁知你们真金不怕火，礼则礼，情则情，全无一毫苟且之心，到如今才访知了，方才敬服。”冰心小姐道：“男女交接，原无此理。只因铁公子因救侄女之祸，而反自祸其身，此心不忍，故势不得已，略去虚礼，而救其实祸。圣人纲常之外，别行权宜，正

谓此也。今幸铁公子身已安了，窃心庶无所愧。至于礼则礼，情则情，不过交接之常，原非奇特之行，何足起敬？”水运道：“这事也莫要看轻了。鲁男子、柳下惠能有几个？这都罢了，只是我做叔子的，有一件事要与你商量，实是一团好意，你莫要疑心。”

冰心小姐道：“凡事皆有情理，可行则行，不可行则不敢强行。叔叔既是好意，侄女缘何疑心？且请问叔叔，说的是何事？”水运道：“古语说得好，男大当婚，女大须嫁。侄女年虽不大，也要算做及笄之时。若是哥哥在家，自有他做主张，今又不幸被谪边庭，不知几时回来，再没个只管将你耽搁之理。前日过公子这段亲事，只因他屡屡来求，难于拒绝，故我劝侄女嫁他。今日见侄女所行之事，心灵性巧，有胆量，有侠气，又不背情礼，真要算做个贤媛淑女。这过公子虽然出身富贵，然不过纨绔行藏，怎生对得侄女来？莫说过公子对你不过，就是选遍天下，若要少年有此才学，可以抡元夺魁，也还容易；若要具英雄胆量，负豪杰襟怀，而又年少才高，其机锋作用，真可与侄女针芥相投，只怕这样人一时也寻不出来。说便是这等说，却妙在天生人不错，生一个孟光，定生一个梁鸿。今天既生了侄女这等义侠闺秀，忽不知不觉，又那里撞出这个铁公子来。这铁公子年又少才又高，人物清俊，又具英雄胆量，豪杰襟怀，岂非老天特特生来与侄女作对？你二人此时，正在局中，不思知恩报恩，在血性道义上去做，婚姻二字，自不肯言，然我做叔子的，事外观之，感恩报恩，不过一时，婚姻配合，却乃人生一世之事，安可当面错过？”

冰心小姐道：“天心最难揣度，当以人生所遇为主。天生孔子不为君而为师，天生明妃，不配帝而远嫁单于，皆人生所遇，岂能自主？铁公子人品才调，非不可以，但所遇在感恩知

己之间，去婚姻之道甚远。”水运道：“感恩知己，正可为婚，何以甚远？”冰心小姐道：“媒妁通言，父母定命，而后男女相接，婚姻之礼也。今不幸患难中草草相见于公堂，又不幸疾病中侄女迎居于书室。感恩则有之，知己则有之，所称‘君子好逑’，当不如是。”水运道：“这是你前日说的嫂溺叔援，权也。”冰心小姐道：“行权不过一时，未有嫂溺已援，而不溺复援者，况且凡事皆可用权，惟婚姻为人伦风化之始，当正始正终，决无用权之理。”水运道：“正终是不消说起，就是今日事始，虽说相见出于患难，匆匆草草，然你二人，毫无苟且，人尽知之也，未为不正。”冰心小姐道：“始之无苟且，赖终之不婚姻，方明白到底，若到底成全，则始之无苟且，谁则信之？此乃一生名节大关头，断乎不可，望叔叔谅之。”

水运见侄女说不入耳，因发急道：“你小小年纪，说的话倒象个迂腐老儒。我如今也不与你讲了，待我出去与铁公子商量。这铁公子是你心服之人，他若肯了，难道怕你不肯？”说完，走了出来，要见铁公子。

此时铁公子正在书房中静养，小丹传说：“隔壁住的水二爷要见相公。”铁公子因走出来相见，分宾主坐定。水运先开口道：“连日有事未暇，今高贤下榻于此，有失亲近。”铁公子道：“缘病体初痊，尚未进谒为罪。”水运道：“我学生特来见铁先生者，因有一事相议。”铁公子道：“不知何事？”水运道：“不是别事，就是舍侄女的婚事。”铁公子听见“侄女婚事”四字，就变了颜色说道：“老丈失言矣！学生外人，凡事皆可赐教，怎么令侄女婚事，也对学生讲？”水运道：“舍侄女婚事，本不当向铁先生求教，只因舍侄女前日为过公子抢去为婚，赖铁先生鼎力救回，故而谈及。”铁公子道：“学生前日是路见不平，一时触怒而为，原出无心，今日老丈

特特向学生而言，便是有心了。莫非见学生借寓于此，以为有甚不肖苟且之心，故以此相舌么？学生就立刻行矣，免劳赐教。”水运见铁公子发急，因宽慰他道：“铁先生不必动怒，我学生倒是一团好意，且请少坐，听我学生说完，便知其实，彼此有益。”铁公子道：“吾闻君子非礼勿言，非礼勿听，老丈不必说了。老丈虽是好意，但我铁中玉的性情，与老丈迥别，只怕老丈的好意，在我学生听了，或者转以为恶意，只请你速去，好意恶意，我都不闻。”因立起身，对着管门伺候的家人说道：“烦你多多拜上小姐，说我铁中玉感激之私，已识千古。今恶声入耳，也不敢面辞。”又叫出小丹，往外便走。水运忙忙来赶，铁公子已走出门去远了。水运甚是没趣，又不好复进来见冰心小姐，只说道：“这后生怎这样一个蠢性子，也不象个好娇客！”一面说，一面就默默的走了过去。正是：

只道谀言人所喜，谁知转变做羞耻。

若非天赋老面皮，痛削如何当得起！

却说冰心小姐见叔叔出厅去见铁公子，早知铁公子必然留他不住，便也不留，但虑他行程萧疏，因取了十两零碎银子，又收拾了行李之类，叫一个家人叫做水用，暗暗先在门外等候，送与他作路费，且却象不知不闻的一般，正是：

蠢顽皆事后，灵慧独机先。

有智何妨女，多才不论男。 却说铁公子怪水运言不入耳，遂出门带了小丹，一径走到长寿院，自立在寺前，却叫小丹进去，问和尚要行李。独修听见铁公子在寺外，忙走出来，连连打躬，要邀进去吃茶，因说道：“前日不知因甚事故，得罪铁相公，忽然移去？县里太爷说我接待不周，被他百般难为，又叫我到各处寻访。今幸相公到此，若再放去，明日太爷知道，我和尚就该死了。”铁公子道：“前事我倒不提了，你还要说

起怎么！今与你说明了吧，寺内决不进去了，茶是决不吃了，知县是决不见了。快快取出行李来还我，我立刻就要走！”独修道：“行李已交付小管家了，但相公要去，就怪杀小僧，也不敢放，必求相公少停一刻。”铁公子大怒道：“你这和尚，也忒惫赖！难道青天白日，定要骗我进寺去谋害？你莫要倚着知县的势力为恶，我明日与都院老爷说知，叫你这和尚竟当不起！”

正说着，忽然县里两个差人赶来，要请铁相公到县里去。原来这鲍知县自从改悔过来，知道铁公子是个有义气的男儿，要交结他，时刻差人在水家打听他的消息。差人见他今日忽然出门，忙报与知县，故知县随即差人来请。铁公子见请，转大笑起来，说道：“我又不是你历城县人，又不少你历城县的钱粮，你太爷只管来寻我做什么？莫非前日谋我不死，今日又来请去补帐？”差人没的回答，却只是不放。铁公子被逼得性起，正要动粗，忽听众人喊道：“太爷自来了！”

原来鲍知县想道，差人请铁公子不来，因自骑了一匹马，又随带了一匹马，飞跑而来。跑到面前，忙跳下来，对着铁公子深深打躬道：“我鲍梓风尘下吏，有眼无珠，一时昏愤，不识贤豪，多取罪戾，今方省悟。台兄乃不欺屋漏之君子，不胜愧悔，故敢特请到县，以谢前愆，并申后感。”铁公子听见县尊说话，侃侃烈烈，不似前面拖泥带水，便转了一念，并答礼道：“我学生决不谎言，数日前尚欲多求于老先生，因受一知己之教，教以反己功夫，故不敢复造公堂，不谓老先生势利中人，怎忽作此英雄本色语，真不可解；莫非假此逢迎，别有深谋以相加么？”县尊道：“一之为甚，岂可再乎？莫说老长兄赦过高谊，我学生感铭不尽，就是水小姐良言劝勉，也不敢忘。”铁公子吃惊道：“老先生为何一时就通灵起来，大奇，

大奇！”县尊道：“既蒙原谅，敢求到敝衙，尚有一言请教。”

铁公子见县尊举止言辞，与前大不相同，便不推辞，竟同上马，并辔而行。到了县中，才坐定问道：“老先生有何见谕，乞即赐教，学生还要长行。”县尊道：“且请问老长兄，今日为何突然要行，有如此之急？”铁公子道：“学生行期，本意尚欲稍缓一二日，以明眷怀。今忽有人进不入耳之言相加，有如劝驾，故立刻行矣。”县尊道：“人为何人，言为何言？并乞教之。”铁公子道：“人即水小姐之叔，言即水小姐婚姻之言。”县尊道：“其人虽非，其言则是，老长兄为何不入耳？”铁公子道：“不瞒老先生说，我学生与水小姐相遇，虽出无心，而相见后，义肝烈胆，冷眼热肠，实实彼此面照，若不相亲，而如有所失，故略去男女之嫌，而以知己相接。此千古英雄豪杰之所为，难以告之世俗。今忽言及婚姻，则视我学生与水小姐为何如人也，莫非亦以钻穴相窥相待那？此其言岂入耳哉！故我学生言未毕，而即拂袖走出。”*

县尊道：“婚姻之言，亦有二说，台兄亦不可执一。”铁公子道：“怎有二说？”县尊道：“若以钻箭相视，借婚姻而故作讥嘲，此则不可；倘真心念河洲君子之难得，怜窈窕淑女之不易逢，而欲彰关雎雅化，桃夭盛风，则又何为不可，而避之如仇哉？即我学生今日屈台兄到县者，久知黄金贿赂，不足动君子之心，声色宴会，难以留豪杰之驾，亦以暧昧不欺，乃男女之大节，天然凑合，实古今之奇缘。在台兄处事，毫不沾滞，固君子之用心。在我学生旁观，若不成全，亦斧柯之大罪。故今日特有请者为耳。万望台兄消去前面成心，庶不失后来佳偶。”

铁公子听了，怫然叹息道：“老先生为何也出此言！‘人伦’二字，是乱杂不得的，无认君臣，岂能复认朋友？我学生

与水小姐，既在患难中已为良友，安可复为夫妻，若靦颜为之，则从前亲疏，皆矫情矣，如何使得！”县尊道：“台兄英雄，说此腐儒之语，若必欲如腐儒固执，则前日就不该到水家去养病了。若曰养病，可以无欺自信，今日人皆尽信其无欺，又何必避嫌，不敢结此丝萝？是前后自相矛盾也，吾甚不取。”铁公子道：“事在危急，不可得避，而必欲避之以自明，君子病其而不忍为。至于事无紧要，又嫌疑未消，可以避之，而乃自恃无私，必犯不避之嫌以自耀，不几流于小人之无忌惮耶。不知老先生何德于学生，又何仇于学生，而区区以此相浼也！”

县尊道：“本县落落一官，几乎随波逐流，今幸闻台兄讨罪督过之言，使学生畏而悔之，又幸闻水小姐宽恕从前之言，使学生感而谢之。因思势利中原有失足之时，名教中又未尝无快心之境，何汲汲舍君子而与小人作缘，以自误那？故誓心改悔，然改悔之端，在勉图后功，或可以补前过耳。因见台兄行藏磊落，正大光明，不独可称有行文人，实可当圣门贤士，又见水小姐灵心慧性，俏胆奇才，虽然一闺阁淑女，实不愧须眉男子；今忽此地相逢，未必老天无意。本县若不见不闻，便也罢了，今台兄与水小姐公堂正大，暗室光明，皆本县亲见亲闻，若不亟为撮合，使千古好逑，当面错过，则何以为民父母哉？此乃本县政声风化之大端，不敢不勉力为之。至于报德私情，又其余事耳。”

铁公子听了，大笑道：“老先生如此说来，一发大差了。你要崇你的政声，却怎陷学生于不义？”县尊也笑道：“若说陷兄不义，这事便要直穷到底矣。台兄既怕陷身不义，则为义去可知矣。若水小姐始终计却过公子，不失名节，又于台兄知恩报恩，显出贞心，有何不义而至陷兄？”铁公子道：“非此之谓也。凡婚姻之道，皆父母为之，岂儿女所能自主哉？今学

生之父母安在，而水小姐之父母又安在？若徒以才貌为凭，遇合为幸，遂谓婚姻之义举，不知此等之义举，只合奉之过公子，非学生名教中人所敢承也。”遂立起身来要行。

县尊道：“此举义与不义，此时也难辨，只是终不能成则不义，终能成之则义，台兄切须记之，至日后有验，方知我学生乃改悔后真心好义，不是一时间所好也。既决意要行，料难强留，欲劝一食，恐怕兄以前辙为疑，欲申寸敬，又恐台兄以货财见斥，故逡巡不敢。倘有天缘，冀希一会，以尽其余。”铁公子道：“赐教多矣，惟此二语，深得我心，多感，多感！”因别了出来，带了小丹，携着行李，径出东门而去。正是：

性无假借谁迁就，心有权衡独往来。

可叹世难容直道，又生无妄作奇灾。

铁公子一时任性，走出东门，不曾检点盘缠，见小丹要雇牲口，心下正费踌躇，忽水家家人水用，走到面前说道：“铁相公，怎此时才来？家小姐吩咐小的，在此候了半日了。”铁公子道：“小姐叫你候我做什么？”水用道：“家小姐因见二老爷出来会铁相公，知道他言语粗俗，必然要触怒铁相公，必然铁相公就要走。家小姐又不便留，但恐怕匆匆草草，盘缠未曾打点，故叫小的送了些路费并小菜在此。”铁公子听了，大喜道：“你家小姐不独用情可感，只这一片慧心，凡事件件先知，种种周备，真令人敬服。”水用道：“小的回去，相公可有甚言语吩咐？”铁公子道：“我与你家小姐陌路相逢，欲言恩，恩深难言；欲言情，又无情可言。只托你多多拜上小姐，说我铁中玉去后，只望小姐再勿以我为念，便深感不朽矣。”水用因取出那十两银子并菜果付与小丹纳下。

铁公子有了盘缠，遂叫小丹雇了一匹驴儿，径望东镇一路而来。不料出门迟了，又在县中耽搁了半日，走不上三十余里，

天就晚了，到东镇还有二三里，赶驴的死也不肯去了。铁公子只得下了驴子步行。又上不得里许，刚转过一带林子，忽见一个后生男子背着一个包袱，领着一个少年妇女，身穿青布衣服，头上搭着包头。慌慌张张的跑来。忽撞见铁公子，十分着惊，就要往林子里去走。铁公子看见有些异样，因大喝一声道：“你拐带了人家妇人，要往哪里走？”那妇人着这一吓，便呆了，走不动，只立着叫饶命。那后生着了忙，便撇了妇人，丢下包袱，没命的要逃去。铁公子因赶上捉住，问道：“你是什么人，可实说了，我便放你！”那后生被捉慌了，因跪在地下，连连磕头道：“相公饶命，我实说来。这女子是前面东镇上李太公的妾，叫做桃枝，她嫌李太公老了，不愿跟他，故央我领她出来，暂时躲避。”铁公子道：“这等说来，你是个拐子了。”那后生道：“小的不是拐子，就是李太公的外孙儿。”铁公子道：“叫甚名字？”那后生道：“叫做宣银。”铁公子又问道：“是真么？”宣银道：“老爷饶命，怎敢说谎？”铁公子想了想道：“既是真情，饶你去吧。”因放了手，宣银爬起，早没命的跑去了。

铁公子因复转身来问那妇人道：“你可是东镇上李太公的妾么？”那妇人道：“我正是李太公的妾。”铁公子又问道：“你可叫做桃枝？”那妇人道：“我正叫做桃枝。”铁公子道：“这等说来，你是被拐出来的了。不必着惊，我是顺路，就送你回去可好么？”那妇人道：“我既被人拐出来，若送回去，只道是有心逃去，哪里辨得清白？相公若有用处，便跟随相公去吧。”铁公子笑了笑道：“你既要跟随，且到前边去再算计。”因叫小丹连包袱都替她拿了要同。那妇人没奈何，也只得跟来了。

又走不上里余，只见对面一群人，飞一般的赶将来。赶到

面前，见那妇人跟着一个少年同走，便一齐叫道：“快来！好了，拿着了！”众人听见遂一个圈盘，将铁公子三人围住，一面就叫人飞报李太公。铁公子道：“你们不必罗唆，我是方才路上撞见，正要把她送来。”众人乱嚷道：“不知你是送来还是拐去，且到镇上去讲。”大家围绕着，又行不上半里，只见又是一群人，许多火把，照得雪亮，却是李太公闻知，亲自赶来。看见铁公子人物俊秀，年纪又后生，他的妾又跟着他走，气得浑身发抖，也不问长问短，照着铁公子胸脯就是一拳头，口里乱骂道：“是哪里来的肉眼贼，怎拐骗我的爱妾！我这老性命与你拼了吧！”

铁公子忙用手托开，说道：“你这老人家，也忒性急，也不问个青红皂白，便这等胡为，你的妾是被他人拐去，是我撞见，替你救转来的。怎不谢我，倒转唐突？”李太公气做一团，乱嚷乱跳道：“是哪个拐她，快还我一个人来！在哪里撞着，是哪个看见？”因用手指着那妇人道：“这不是我的妾！”又用手指着小丹拿的包袱道：“这不是我家的东西！明明人赃俱获，你这擒娘贼，还要赖到哪里去？”铁公子看见李太公急得没法，转笑将起来道：“你不须着急，你的妾已在此，自然有个明白。”众人对李太公道：“这等时候，黑天黑地，在半路上也说不出什么来。且回到镇上，禀了镇爷，用起刑来，便自然招出真情。”李太公只得依了。

大家遂扯扯拉拉，一齐拥回镇上，来见镇守。这镇守是个差委的吏员巡检，巴不得有事，听见说是有人拐带了李太公的人口，晓得李太公是镇上财主，未免动了欲心，看做一件大事。遂齐齐整整，戴上纱帽，穿起圆领，叫军士排衙，坐起堂来。众人拥到堂前，李太公先跪下禀道：“小老儿叫做李自取，有个妾叫做桃枝，今天因门户不闭，被人拐去。小老儿央人分头

去赶，幸得赶着了。”因用手指着铁公子道：“却是这个不知姓名的男子，带着桃枝逃走，人赃现俱获在此，求爷正法。”镇守叫带过那个拐子来。

众人将铁公子拥到面前，叫他跪下，铁公子笑了笑说：“他不跪我也罢了，怎倒叫我去跪他？”镇守听了，满心大怒，欲要发作，因看见铁公子人物轩昂，不象个卑下之人，只得问道：“你是什么人，敢这等大模大样？”铁公子道：“这里又不是吏部堂上，怎叫我报脚色？你莫怪我大模大样，只可怜你自家出身小了。”镇守听了，一发触起怒来，因说道：“你就有些来历，今已犯了拐带人口之罪，只怕也逃不去了。”铁公子道：“这妇人，你怎见得是我拐带？”镇守道：“李家不见了妾，你却带着她走，不是你拐，却是谁拐？”铁公子道：“与我同走就是我拐，这等说起来，柳下惠竟是古今第一个拐子了。你这样不明道理的人，不知是哪个瞎子叫你在此做镇守，可笑之甚！”

镇守被铁公子几句言语抢白，越发急了，因说道：“你能言快语，想是个积年的拐子了。你欺我官小，敢如此放肆，我明日只解你到上宪去，看你可有本事再放肆么？”铁公子道：“上司莫不是皇帝？”镇守道：“是皇帝不是皇帝，你去见自知。”因又对李太公道：“你这老儿，老大年纪，还讨少年女子作妾，自然要惹出事来。”又将桃枝叫到面前一看，年纪虽则三十余岁，却是个搽脂抹粉的村姑，因问道：“你还是同人逃走，还是被人拐去？”桃枝低了头，不做声。镇守道：“我此时且不动刑，解到上司拶起来，怕你不说！”又吩咐李太公道：“这一起人犯，你可好好带去看守。我明日替你出文书，亲自解到上司去，你的冤屈，自然申理。”李太公推辞不得，只得将铁公子都拥了到家。因见铁公子将镇守挺撞，不知是个

甚人，不敢怠慢，便开了一间上房请他住，又摆出酒饭来请他吃。欲要将妾桃枝叫进去，又恐怕没了对证，不成拐带，只得也把她送到上房来同住，只因这一住有分教：能碎白璧，而失声破釜。已逃天下，而疑窃皮冠。不知解到上司，又作何状，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虚捏鬼哄佳人止引佳人喷饭

词曰：

大人曰毁，小人谓之捏鬼。既莫瞒天，又难蔽日，空费花唇油嘴。明眸如水，一当前已透肺肝脑髓。何苦无端，舍此灵明，置身傀儡？

调寄《柳梢青》

话说铁公子被李太公胡厮赖，缠住了，又被镇守装模作样，琐琐碎碎，心下又好恼，又好笑。到了李老儿家，见拿出酒饭来，也不管好歹，吃得醺醺的，叫小丹铺开行李，竟沉沉的睡去。此时是十四五，正是月圆，铁公子一觉睡醒来，开眼看时，只见月光照入纱窗，那个桃枝妾竟坐在他铺旁边，将他身体轻轻摩弄。铁公子一时急躁起来，因用手推开道：“妇人家须惜些廉耻，莫要胡为！”因侧转身向里依旧睡去。那桃枝妾讨了没趣，要走开又舍不得，只坐了一会，竟连衣在脚头睡了。

原来李太公虽将妾关在房里，却放心不下，又悄悄躲在房门外窃听。听见铁公子羞削她，心下方明白道：“原来都是这淫妇生心，这个少年倒是好人，冤屈了他！”

到了天明，就要放他开交，怎奈镇守不曾得钱，又被铁公子挺撞了一番，死命出了文书，定要申到道里去。李太公拗他不过，只得又央了许多人，同拥到道里来。不期这日正是道尊寿日，府县属官，俱来庆贺，此时尚未开门，众官都在外面等候。忽见一伙人拥了铁公子与桃枝妾来，说是奸情拐带，各各

尽叫去看。看见铁公子人物秀美，不象个拐子，因问道：“你是什么人，为何拐她？”铁公子全不答应。又问桃枝：“可是这个人拐你？”桃枝因夜里被铁公子羞削了，有气没处出，便一口咬定道：“正是他拐我。”个个官问她，都如此说。镇守以为确然，着实得意，只候道尊开门，解进去请功。

正在快活，忽历城县的鲍知县也来了，才下轿，就看见伙人同着铁公子与一个妇人在内，因大惊问道：“这是什么缘故？”镇守恐怕人答应错了话，忙上前禀道：“这个不知姓名的少年男子，拐带了这李自取的妾逃走，当被众人赶到半路捉住，人赃俱获，故本镇解到道爷这里来请功。”鲍知县听了，大怒道：“胡说！这位是铁都堂的公子铁相公，他在本县，本县为媒，要将水侍郎老爷的千金小姐嫁他为妻，他因未得父命，不肯应承，反抵死走了，来你这地方。什么村姑田妇，冤他拐带！”

镇守见说是铁都堂的公子，先软了一半，因推说道：“这不干本镇事，都是这李自取来报的，又是这妇人供称的。”鲍知县因叫家人请铁相公来坐下，忙问道：“台兄行后，为何忽遇此事？”铁公子就将林子边遇见一个后生与此妇人同走之事，说了一遍。鲍知县道：“只可惜那个后生不曾晓得他的姓名。”铁公子道：“已问知了，就是这李自取的外孙，叫做宣银。”

鲍知县听了，就叫带进那老儿与妇人来，因骂道：“你这老奴才，偌大年纪，不知死活，却立这样后生妇人作妾，已不该了。又不知防嫌，让她跟人逃走，却冤赖路人拐带，当得何罪？”李太公道：“小老儿不是冤他，小的侍妾不见了，却跟了他同走，许多人共同捉获，昨夜到镇，况妾口中又已供明是他，怎为冤他？”鲍知县又骂道：“你这该死的老奴才，自家

的外孙宣银与这妇人久已通奸，昨日乘空逃走，幸撞见这铁相公，替你捉回人来，你不知感激，怎倒恩将仇报！”

老大公听见县尊说出宣银来，方醒悟道：“原来是这小贼种拐她，怪道他日日走来，油嘴滑舌的哄我！”因连连磕头道：“不消说了，老爷真是神明。”鲍知县就要出签去拿宣银，李太公又连连磕头求道：“本该求老爷拿他来正法，但他的父亲已死，小的女儿寡居，止他一人，求老爷开恩，小的以后只不容他上门便了。”鲍知县又要将桃枝拶起来，李太公不好开口，亏得铁公子解劝道：“这个桃枝是老儿的性命，宣银既不究，这桃枝也饶了她吧。”鲍知县道：“这样不良之妇，败坏风俗，就拶死也不为过。既铁相公说，造化了她，赶出去吧，不便究了。”李太公与桃枝忙磕头谢了出去。

镇守又进来再三请罪，鲍知县也斥说了几句，打发去了，然后对铁公子道：“昨日要留台兄小酌，因台兄前疑未释，执意要行，我学生心甚歉然。今幸这些乡人代弟留驾，又得相逢，不识台兄肯忘情快饮，以畅高怀否？”铁公子道：“昨因前之成心未化，故悻悻欲去。今蒙老先生高谊如云，柔情似水，使我铁中玉有如饮醇，莫说款留，虽挥之斥之，亦不忍去矣。”鲍知县听了大喜，因吩咐备酒，候庆贺过道尊，回来痛饮。正是：

模糊世事倏多变，真至交情久自深。

若问老天颠倒意，大都假此炼人心。

却说鲍知县贺过道尊出来，就在寓处设酒，与铁公子对饮。前回虽也曾请过，不过是客套应酬，不甚浹洽，这番已成了知己，你一杯，我一盏，颇觉欣然。二人吃到半醉之际，无所不言，言到水小姐，鲍知县再三劝勉：该成此亲。铁公子道：“知己相对，怎敢违心谎言！我学生初在公庭，看见水小姐亭

亭似玉，灼灼如花，虽在愤激之时，而私心几不能自持。及至长寿院住下，虽说偶然相见，过而不留，然寸心中实是未能忘情。就是这一场大病，起于饮食不慎，却也因神魂恍惚所致，不期病到昏愤之时，蒙她移去调治，细想她殷勤周至之意，上不啻父母，下无此子孙，又且一举一动，有情有礼，遂令人将一腔爱慕之私，变而为感激之诚，故至今不敢复萌一苟且之念。设有言及‘婚姻’二字者，直觉心震骨惊，宛着负褻读之罪于神明。故老先生言一番，而令学生身心一番不安也。非敢故作矫情，以博名高。”

鲍知县听了，叹息道：“据台兄说来，这水小姐真凛若神明之不敢犯矣。自我学生论来，除非这水小姐今生不嫁人便可也，若她父亲回时，毕竟还要行人伦婚姻之礼，则舍台兄这样豪杰，避嫌而不嫁，却别选良缘，岂不更褻读神明乎？台兄与水小姐，君子也，此正在感恩诚敬之时，自不及此，我学生目击你二人义侠如是，若不成全，则是见义不为也。”铁公子道：“在老先生或别有妙处，在我学生，只觉惕然不敢。”二人谈论快心，直吃到酩酊方住，就同在寓处宿了。

次日，鲍知县有公事要回县，铁公子也要走，就忙忙作别。临别时，鲍知县取了十二两程仪相赠，道：“我学生还有一言奉劝。”铁公子道：“愿领大教。”鲍知县道：“功名二字，虽于真人品无加，然当今之世，绍续书香，亦不可少。与其无益而浪游，何如拾青紫之芥，以就荣名之为愈乎？”铁公子听了，欣然道：“谨领大教。”遂别了先行。正是：

矛盾冰同炭，绸缪漆与胶。

寸心聊一转，道路已深遥。 这边鲍知县回县不提。却说铁公子别过县公，依旧雇了一匹驴子回去，一路上思量道：“这鲍知县初见时，何等作恶，到如今又何等用情。人能改过，

便限他不得。”又暗想道：“这水小姐，若论她瘦弱如春柳之纤，妩媚若海棠之美，便西施、王嫱，也比她不过。况闻她三番妙智，几乎将过公子气死，便是陈平六出奇计，也不过如此，就是仓猝遇难，又能吓倒县尹，既至县庭，又能侃侃谈论。若无才辨识胆，安能如此！即我之受毒成病，若非她具一双明眼，何能看破？即使看破，若无英雄之力量，焉能移得我回去？就是能移我回去，若无水小姐这样真心烈性、义骨侠肠，出于情入于礼义，岂不堕入邪淫！就是我临出门，因她叔子一言不合，竟不别而行，在他人必定恼了，她偏打点盘缠，殷勤相赠。预算明白，不差毫发，真要算做当今第一奇女子也！我想古来称美妇人，至于西施、卓文君止矣；然西施、卓文君皆无贞节之行，至于孟光、无盐流芳名教，却又不过一丑妇人。若水小姐，真河洲之好逑，宜君子之展转反侧以求之者也。若求而得之，真可谓享人间之福矣！但可惜我铁中玉生来无福，与她生同时，年相配，人品才智相同，又彼此极相爱重，偏偏的遇得不巧，偏遇在患难之中，公堂之上，不媒妁而交言，无礼义而自接，竟成了义侠豪举，去钟鼓之乐，琴瑟之好，大相悬殊矣。若已成义侠，而再议婚姻，不几此义侠而俱失乎！我若启口，不独他人讥消，即水小姐亦且薄视我矣，乌乎可也！今惟有拿定主意，终成个感恩知己之人，便于心无愧也。”又想道：“她不独持己精明，就是为我游学避仇发的议论，亦大有可想。即劝我续箕裘世业，不必踽踽凉凉，以走天涯，此数语，真中我之病痛。我铁中玉若不博得科甲功名，只以此义侠遨游，便名满天下，亦是浪子，终为水小姐所笑矣。莫若且回去，趁着后年乡会之期，勉成了父母教子之望，然后做官不做官，听我游侠，岂不比今日与人争长竞短，又高了一层！”主意定了，遂一径回大名府去。正是：

言过还在耳，事弃尚惊心。

同一相思意，相思无比深。按下铁公子回家不提。却说水小姐自从差水用送盘缠路费与铁公子，等了半日，不见回信，心下又恐为奸人所算，十分踌躇。等到日中，水用方回来报说，道：“铁相公此时方出城来雇牲口，银子、小包已交付铁相公与小丹收了。”冰心小姐道：“铁相公临行，可有甚言语吩咐？”水用道：“铁相公只说，他与小姐陌路相逢，欲言恩，恩深难言；欲言情，又无情可言。只叫我多多拜上小姐，别后再不可以他为念就是了。”冰心小姐听了，默然不语，因打发水用去了。暗自想道：“他为我结仇，身临不测，今幸安然而去，也可完我一桩心事。但只虑过公子与叔于水运，相济为恶，不肯忘情，未免要留一番心机对付。”

却喜得水运伤触了铁公子，不辞而去，自觉有几分没趣，好几日不走过来。忽这一日，笑欣欣走过来，寻见冰心小姐说道：“贤侄女，你知道一件奇事么？”水小姐道：“侄女静处闺中，外面奇事，如何得徇？”水运道：“前日那个姓铁的，我只道他是好人，还劝侄女嫁他，倒是你还有些主意，不肯轻易听从，若是听从了，误了你的终身却怎了。——你且猜那姓铁的是甚等样人？”冰心小姐道：“他的家世，侄女如何得知？看他举止行藏，自是个义侠男儿。”水运听了打跌道：“好个义侠男儿！侄女一向最有眼力，今日为何走了？”冰心小姐道：“不是义侠男儿却是甚人？”水运道：“原来是个积年的拐子！前日装病，住在那哩，不知要打算做甚伎俩，还是侄女的大造化，亏我言语来得尖利，他看见不是头路，下不得手，故假作悻悻而去。谁知瓦罐不离损伤破，他才走到东镇上，就弄出事来了。”

冰心小姐道：“弄出甚样事来？”水运道：“东镇上一个

大户人家，有个爱妾，不知他有甚手段，人不知鬼不觉，就拐了出来逃走。不料那大户人家养的闲汉甚多，分头一赶，竟赶上捉住了，先早打个半死，方送到镇守衙门。他若知机识窍，求求镇守，或者打几下放了他，还未可知，谁料他蠢不过，到此田地，还要充大头鬼，反把镇守冲撞了几句，镇守恼了，竟将他解到道里去了。都说道这一去，拐带情真，一个徙罪是稳稳的了。”冰心小姐道：“叔叔如何得知？”水运道：“前日鲍知县去与道尊庆寿，跟去的衙役哪一个不看见，纷纷乱传，我所以知道。”

冰心小姐听了，冷笑道：“莫说铁公子做了拐子，便是曾参真真杀人，却与我何干？”水运道：“可知道与你无干，偶然这等闲论，人生面不熟，实实难看，若要访才，还是知根识本的稳当。”冰心小姐道：“若论起铁公子之事，与侄女无干，也不该置辩。但是叔叔说人生面不熟，实实难看，此语似讥消侄女眼力不好，看错了铁公子。叔叔若讥消侄女看错了他人，侄女可以无辩；但恐侄女看错了铁公子，这铁公子是个少年，曾在县尊公堂上，以义侠解侄女之危，侄女又曾以义侠接他来家养病，救他之命，若铁公子果是个积年的拐子，则铁公子与侄女这番举动，不是义侠，是私情矣。且莫说铁公子一生名节，亦被叔叔丑诋尽矣，安可无辩？”

水运听了道：“你说的话，又好恼又好笑！这姓铁的与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毁谤他做什么？他做拐子，拐人家的妇女，你在闺中，自不知道。县前跟班的，哪个不传说，怎怪起我来？侄女若要辩说，是一时失眠，错看了他，实实出于无心，这还使得，若说要辩他不是拐子，只怕便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冰心小姐道：“若要辩，正要辩铁公子不是拐子，是小人谤他，方见侄女眼力不差。若论侄女有心无心，这又不

必辩了。”水运道：“贤侄女也太执性，一个拐子，已有人看见的明明白白，还有什么辩得？”冰心小姐道：“叔叔说有人看见，侄女莫说不看见，就是闻也不曾闻之，实实没有辩处。但侄女据理详情，这铁公子决非拐子，纵有这影响，不是讹传，定是其中别有缘故。若说他真正是做拐子，侄女情愿将这两只眼睛，挖出输与叔叔。”水运道：“拐的什么大户人家爱妾，已有人送到镇守，镇守又送了道尊的衙门里去，谅非讹传，又且人赃俱获，有甚缘故，你到此田地还要替他争人品，真叫做溺爱不明了。”冰心小姐道：“侄女此时辩来，叔叔自然不信，但叔叔也不必过于认真，且再去细访一访，便自明白。”水运道：“不访也是个拐子，再访也是个拐子，侄女执意要访，我就再访访，也不差什么，不过只差得半日工夫，这也罢了。但侄女既据理详情，就知他决不是个拐子，且请问侄女所据的是哪一段理，所详的是哪一种情？”

冰心小姐道：“情理二字，最精最妙，看破了，便明明白白；看不破，便糊涂到底，岂容易对着不知情理之人，辩得明白？叔叔既问，又不敢不说：侄女所据之理，乃邪正之理。大凡举止言语，得理之正者，其人必不邪。侄女看铁公子，自公堂至于私室，身所行无非礼义，口所言无非伦常，非赋性得理之正者，安能如此？赋性既得理之正，而谓其做邪人拐子，此必无之事也。侄女所详之情，乃公私之情：大都情用于公者，必不用于私，侄女见铁公子，自相见至别去，披发纓冠而往救者，皆冷眼，绝不论乎亲疏；履危犯难而不惜者，皆热肠，何曾因乎爱恶？非得情之公者，必不能如此。用情既公，而谓其做拐子私事，此又必无之事也。故侄女看得明，拿得定，虽生死不变者。据叔叔说得千真万实，则是天地生人之性情，皆不灵矣，则是圣贤之名教，皆假设矣。决不然也！且俗说：‘耳

闻是虚，眼见是实’，叔叔此时且不要过于取笑侄女，请再去一访，如访得的的确确，果是拐子，一毫不差，那时再来取笑侄女，却也未迟，何以将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水运笑一笑道：“侄女既要讨没趣到底，我便去访个确据来，看侄女再有何说！”冰心小姐笑道：“叔叔莫要访问没趣不来了。”

水运说罢，就走了出来，一路暗想道：“这丫头怎这样拿得稳，莫非真是这些人传说差了？我便到县前再去访问访问。”遂一径走到县前，见了个熟衙役便问。也有的说果然见个少年拐子同一妇人拴在那里是有的，又有说那少年不是拐子的。皆说得糊糊涂涂。只到落后问着一个贴身的门子，方才知道详细，是李大户的外孙拐了他的爱妾，被铁公子撞见捉回，李大户误认就是铁公子拐她，亏鲍大爷审出情由，方得明白。

水运听了心下吃惊道：“这丫头真要算做奇女子了！我已信得真真的，她偏有胆气，咬钉嚼铁，硬说没有，情愿挖出眼睛与我打睹，临出门又说，我怕访得没趣不来了。我起先那等讥俏她，此时真真没脸去见她。”踌躇了半晌，因想道：“且去与过公子商量一商量，再作区处。”因走到过公子家，将前后之情说了一遍。过公子道：“老丈人不必太老实了，如今的事，死的还要说做活的，没的还要说做有的。况这铁公子有这一番，便添上几句，替他装点装点，也不叫做全说谎了。”水运道：“谁怕说谎，只是如今没有谎说。”过公子道：“要说谎何难，只消编他几句歌儿，说是人传的，拿去与她看，便是一个证见，有与无谁来对证？”水运道：“此计甚妙。只是这歌儿，叫谁编好？”过公子道：“除了我博学高才的过公子，再看谁会编？”水运道：“公子肯自编，自然是绝妙的了，就请编了写出来。”过公子道：“编倒不打紧，只好念与你听，要写却是写不出。”水运道：“你且念与我听了再处。”过公

子想了一想，念道：

好笑铁家子，假装做公子：一口大帽子，满身虚套子，充做老呆子，哄骗痴女子。看破了底子，原来是拐子！颈项缚绳子，屁股打板子，上近穿窬子，下类叫化子，这样不肖子，辱没了老子。可怜吴孟子，的的闺中子，误将流氓子，认做鲁男子。这样装幌子，其实苦恼子，最恨是眸子，奈何没珠子？都是少年子，事急无君子，狗盗大样子，鸡鸣小样子，若要称之子，早嫁过公子！”

过公子念完，水运听了，拍手大笑道：“编得妙，编得妙！只是结尾两句太露相些，恐怕动疑，去了吧。”过公子道：“任她动疑，这两句是要紧少不得的。”水运道：“不去也罢，要写出来，拿与她看，方象真的。”过公子道：“要写也不难。”因叫一个识字的家人来，口念着叫他写出，递与水运道：“老丈人先拿去与她看，且将她骄矜之气挫一挫，她肯了便罢。倘毕竟装模作样，目今山东新按院已点出了，是我老父的门生，等他到了任，我也不去求亲，竟央他做个硬主婚，说水侍郎无子，将我赘了入去，看她再有甚法躲避！”

水运着惊道：“若是公子赘入去，这份家私，就是公子承受了，我们空顶着水家族分名头，便都无想头了。公子莫若还是娶了去为便。”过公子笑道：“老丈人也忒认真，我入赘之说，不过只要成亲，成亲之后，自然娶回。我过家愁没产业，却肯贪你们的家私，替水家做子孙！”水运听了，方欢喜道：“是我多疑了。且等我拿这歌儿与她看看，若是她看见气馁了，心动了，我再将后面按院主婚之事，与她说明，便不怕她不肯了。”过公子听了，大喜道：“快去快来，我专候佳音！”

水运因拿了歌儿，走回家去见冰心小姐。只因这一见，有分教：金愈炼愈坚，节愈操愈励。不知冰心小姐又有何说，且

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假认真参按院反令按院吃惊

词曰：

雷声空大，只有虚心人怕。仰既无惭，俯亦不愧，安坐何惊何讶！向人行诈，又谁知霹雳自当头下。到得斯时，不思求加，只思求罢。

调寄《柳梢青》

话说水运拿了过公子讥诮铁公子的歌儿，竟走回来，见冰心小姐说道：“我原不要去打听，还好替这姓铁的藏拙。侄女定要我去打听，却打听出不好来了。”冰心小姐道：“有甚不好？”水运道：“我未去打听，虽传闻说他是拐子，尚在虚虚实实之间，今打听了回来，现有确据，将他的行头都搬尽了。莫说他出丑，连我们也因他以前在此住了一番，都带累的不好看。”冰心小姐道：“有甚确据？”水运道：“我走到县前一看，不知是什么好事的人，竟将铁公子做拐子之事，编成一篇歌句，满墙上都贴的是。我恐你不信，只得揭了一张来与你看一看，便知道这姓铁的为人了。”因将歌句取出，递与冰心小姐。

冰心小姐接在手，打开一看，不觉失笑道：“恭喜叔叔，几时读起书来，忽又能诗能文了？”水运道：“你叔叔瞒得别人，怎瞒得你，我几时又曾做起诗文来。”冰心小姐道：“既不是叔叔做的，一定就是过公子的大笔了。”水运跌跌脚道：“侄女莫要冤屈人！过公子虽说是个才子，却与你叔叔是一样

的学问，莫说大笔，便小笔也是拿不动的，怎么冤他？”冰心小姐道：“笔虽拿不动，嘴却会动。”水运道：“过公子与这姓铁的，有甚冤仇，却劳心费力，特特编这诗句谤他？”冰心小姐道：“过公子虽与铁公子无仇，不至于谤他，然胸中还知道有个铁公子。别个人连铁公子也未必认得，为何倒做诗歌谤他，一发无味了。侄女虽然是个闺中弱女，这些俚言，断断不能鼓动，劝他不要枉费心机！”

水运见冰心小姐说得透彻，不敢再辩，只说道：“这且搁过一边，只是还有一件事，要通知侄女，不可看做等闲。”冰心小姐道：“又有何事？”水运道：“也不是别事，总是过公子谆谆属意于你，不能忘情。近因府县官小，做不得主，故暂时搁起，昨闻得新点的按院，叫做冯瀛，就是过学士最相好的门生，过公子只候他下马，就要托他主婚，强赘了入来。你父亲在边庭，没个消息，我又是个白衣人，你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家，如何敌得他过？”冰心小姐道：“御史代天巡狩，是为一方申冤理枉，若受师命，强要主婚乱伦，则不是代天巡行，乃是代师作恶了。朝廷三尺法凛凛然，谁敢犯之？叔父但请放心，侄女断然不惧。”水运笑道：“今日在叔子面前说大话，自然不惧，只怕到了御史面前，威严之下，实实动起刑来，只怕又要畏惧了。”

冰心小姐道：“虽说刑罚滥则君子惧，然未尝因其惧，而遂不为君子。既为君子，自有立身行己的大节义。莫说御史，便见天子，也不肯辱身，叔叔何苦畏惧小人势利中弄心术？”水运道：“势利二字，任古今英雄豪杰，也跳不出，何独加之小人？我就认做势利小人，只怕还是势利的小人讨些便宜。”冰心小姐因笑道：“既是势利讨便宜，且请问叔叔，讨得便宜安在？”水运道：“贤侄女莫要笑我。我做叔叔的，势利了半

生，虽不曾讨得便宜，却也不曾吃亏。只怕贤侄女不势利，就要吃亏了！到其间莫要怪做叔子的不与你先说。”

冰心小姐道：“古语说得好：‘夏虫不可言冰，螻蛄不知春秋。’各人冷暖，各人自知。叔叔请自为便，侄女仅知有礼义名节，不知有祸福，不须叔叔代为过虑。”水运见冰心小姐说得斩钉截铁，知道劝她不动，便转佯祥说道：“我下此苦口是好意，侄女既不听，我甚着急。”因走了出来，心下暗想道：“我毁谤铁公子是拐子，她偏不信；我把御史吓她，她又不怕，真也没法。如今哥哥充军去了，归家无日，难道这份家私与她一个女儿占住罢了？若果按院到了，必须挑拨过公子，真真兴讼来，将她弄得七颠八倒，那时应了我的言语，我方好于中取事。”

因复走来，见过公子说道：“我这个侄女儿，真是可恶！她一见了诗歌，就晓得是公子编的，决然不信是真。讲到后面，我将按院主婚入赘吓唬她，她倒说得好，她说：‘按院若是个正人，自不为他们做鹰犬；若是个没气力之人，既肯为学士的公子做主成婚，见了我侍郎的小姐，奉承还没工夫，又安敢作恶？你可与过姐夫说，叫他将这妄想心打断了吧。’你道气得她过么？”过公子听了，大怒道：“她既是这等说，此时也不必讲，且待老冯来时，先通一词，看他还是护我这将拜相学士老师的公子，还是护你那充军侍郎的小姐！”水运道：“公子若是丢得开，便不消受这些寡气，亲家来往，让她说了寡嘴罢了；若是毕竟放她不下，除非等按院来，下一个毒手，将她拿缚得定定，就便任她乖巧，也只得从顺。若只这等与她口斗，她如何就肯下马？”过公子道：“老丈人且请回，只候新按院到了，便见手段。”二人算计定了，遂别去。

果然过了两月，新按院冯瀛到了。过公子就出境远远相迎。

及到任行香后，又备盛礼恭贺。按院政事稍暇，就治酒相请。冯按院因他是座师的公子，只得来赴席。饮到侠洽时，冯按院见过公子意甚殷勤，因说道：“本院初到，尚未及分俸，反而过承世兄厚爱。世兄若有所教，自然领诺。”过公子道：“老恩台大人，风威霜厉，远迩肃然，治晚生怎敢以私相干？只有一件切己之事，要求老恩台大人做主。”冯按院问道：“世兄有甚切己之事？”过公子道：“家大人一身许国，不遑治家，故治晚生至今尚草草衾裯，未受桃夭正室。”冯按院听了，惊讶道：“这又奇了，难道聘也未聘？”过公子道：“正为聘了，如今在此悔赖。”冯按院笑道：“这更奇了！以老师台声望赫赫，又且世兄青年英俊，谁不愿结丝萝？这聘的是什么人家，反要悔赖？”过公子道：“就是兵部水侍郎的小姐。”

冯按院道：“这是水居一了。他今已谪戍边庭，家中更有何人做主，便要悔赖？”过公子道：“她家令堂已故了，并无别人，便是小姐自己做主。”冯按院道：“她一女子，如何悔赖？想是前时聘定，她不知道？”过公子道：“前时聘定，即使未知，治晚生又自央人为媒，行过六礼到她家去，她俱收了，难道也不知道？及到临娶，便千难万阻，百般悔赖。”冯按院道：“既是这等，世兄何不与府县说明，叫他撮合？”过公子道：“也曾烦府县周旋，她看得府县甚轻，竟藐视不理。故万不得已，敢求老恩台大人铁面之威，为治晚生少平其闺阁骄横之气，使治晚生得成秦晋之好，则感老恩台大人之佳意不浅矣。至于其他，万万不敢再渎。”冯按院道：“此乃美事，本院自当为世兄成全，但恐媒妁不足重，或行聘收不明白，说得未定，一时突然去娶，就不便了。”过公子道：“媒灼就是鲍父母，行聘也是鲍父母亲身去的。聘礼到她家，她父亲在边庭，就是她亲叔叔水运代受的，人人皆知，怎敢诳渎老恩台大人？”冯

按院道：“既有知县为媒，又行过聘礼，这就无说了。本院明日就发牌批准去娶。”

过公子道：“娶时恐她不肯上轿，又有他变，但求批准，治晚生去入赘，她就辞不得了。”冯按院点头应承，欢欢喜喜饮完了酒，方才别去。

过了一两日，冯按院果然发下一张牌到历城县来。牌上写着：

察院示：照得婚姻乃人伦风化之首，不可违时。据称，过学士公子过生员，与水侍郎小姐水氏，久已结缡，新又托该县为媒，敦行六礼。姻既已谐，理宜完娶。但念水官远任，人赘为宜。仰该县传谕二姓，即择吉期，速成嘉礼，毋使标梅愆期，以伤挑天雅化。限一月成婚，缴如迟，取罪未便！

鲍知县接了牌，细细看明，知是过公子倚着按院是父亲的门生，弄的手脚。欲要禀明，又恐过公子怪他；欲不禀明，又怕按院偏护，将水小姐看轻，弄出事来，转怪他不早说，只得暗暗申了一角文书，上去禀道：

本县为媒行聘，虽实有之，然皆过生员与水氏之叔水运所为，而水氏似无许可之意，故至今未决。蒙宪委传谕，理合奉行，但虑水氏心贞性烈，又机警百出，本县往谕，恐恃官女，骄矜不逊，有伤宪体。特此禀明，伏乞察照施行。

冯按院见了大怒道：“我一个按院之威，难道就不能行于一女子！”因又发一牌与鲍知县道：

察院又示：照得水氏既无许可，则前日该县为谁为媒行聘，不自相矛盾乎？宜速往谕！且水氏乃罪官之女，安敢骄矜？倘有不逊，即拿赴院，判问定罪。毋违！

鲍知县又接了第二张宪牌，见词语甚厉，便顾不得是非曲直，只得打执事，先见过公子，传谕按君之意。过公子满口应

承，不消说得。然后到水侍郎家里，到门下轿，竟自走进大厅来，叫家人传话，说本县鲍太爷奉冯按院老爷宪委，有事要见小姐。家人入去报知，冰心小姐就心知是前日说的话发作了，因带了两个侍婢，走到厅后，垂帘下立着，叫家人传禀道：“家小姐已在帘内听令，不知冯按院老爷有何事故，求老爷吩咐。”鲍知县因对着帘内说道：“也非别事，原是过公子要求小姐的婚事，一向托本县为媒行聘，因小姐不从，故此搁起。今新来的按台冯老大人，是过学士门生，故过公子去求他主婚，也不深知就里，因发下一张牌到本县，命本县传谕二姓，速速择吉成亲，以敦风化，限在一月内缴牌，故本县只得奉行。这已传谕过公子，过公子喜之不胜，故本县又来传谕小姐，乞小姐凛遵宪命，早早打点。”

冰心小姐隔帘答应道：“婚姻嘉礼，岂敢固辞？但无父命，难以自专，尚望父母大人代为一请。”鲍知县道：“本县初奉命时，已先申文，代小姐禀过，不意按台又传下一牌，连本县俱加督责，词语甚厉，故不敢不来谕知小姐。或从或违，小姐当熟思行之，本县也不敢相强。”冰心小姐道：“按院牌上有什么厉语，求赐一观。”鲍知县遂叫礼房取出二牌，交与家人侍妾传入。冰心小姐细细看了，因说道：“贱妾苦辞过府之姻，非有所择也，只因家大人远戍，若自专主，异日家大人归时，责妾妄行，则无以谢过，今按院既行此二牌治罪，赫赫炎炎，虽强暴不敢违，况贱妾弱女，焉敢上抗？则从之不为私举矣。但恐丝萝结后，此二牌缴去，或按院任满复命，将何为据？不几仍由妾自主乎？敢乞父母大人禀过按院，留此二牌为后验，则可明今日妾之迫于势，是公而非私矣。”鲍知县道：“小姐所虑甚远，容本县再申文禀过按院，自有定夺。二牌且权留小姐处。”

说罢，就起身回县，心下暗想道：“这水小姐，我还打算始终成全了铁公子，做一桩义举，且她前番在过公子面上，千不肯，万不肯。怎今日但要留牌票，便容容易易肯了，真不可解！到底是按台的势力大。”水小姐既已应承，却无可奈何，只得依她所说，做了一套文书，申到按院。

冯按院看了，大笑道：“前日鲍知县说此女性烈，怎见我牌票，便不烈了！”因批回道：

据禀称：水氏以未奉亲命，不敢专主，请留牌以自表，诚孝义可嘉！但芳时不可失，宜速合卺，以成雅化，即留前二牌为据可也。

鲍知县见按院批准，随又亲来报知水小姐。临出门又叮嘱道：“今日按台批允，则此事非过公子之事，乃按台之事了，却游移改口不得。小姐须急急打点，候过公子择了吉期，再来相报。”冰心小姐道：“事在按院，贱妾怎敢改口？但又恐按院想过意来，转要改口。”鲍知县道：“按台连出二牌，成全此事，他怎倒反要改口？”冰心小姐道：“这也定不得。但按院既不改口，贱妾虽欲改口，亦不能矣。”鲍知县叮嘱明白，因辞了出来，又去报知过公子，叫他选择吉期，以便合卺。过公子见说冰心小姐应承，喜不自胜，忙忙打点不提。正是：

莫认桃夭便好逑，须知和应始睢鸠。

世问多少河洲鸟，不是鸳鸯不并头。

却说冯按院见水小姐婚事，亏他势力促成，使过公子感激，也自欢喜。又过了数日，冯按院正开门放告，忽拥挤了一二百人人来，俱手执词状，伏在丹墀之下。冯按院吩咐收了词状，发放出去，听候挂牌，众人便都一拥去尽，独剩下一个少年女子，跪着不去。左右吆喝出去，这女子立起身，转走上数步，仍复跪下，口称：“犯女有犯上之罪，不敢逃死，请先毕命于

此，以申国法，以彰宪体。”因在袖中，取出一把雪亮的尖刀，拿在手里，就要自刺。冯按院在公座上突然看见，着了一惊，忙叫人止住，问道：“你是谁家女子，有甚冤情？可细细诉明，本院替你申理，不必性急。”

那女子因说道：“犯女乃原任兵部侍郎，今边戍罪臣水居一之女水氏，今年一十七岁，不幸慈母早亡，严亲远戍，茕茕小女，静守闺中，正茹蘖饮冰之时，岂敢议及婚姻？不意奸人过其祖，百计营谋，前既屡施毒手，几令柔弱不能保守，今又倚着师生势焰，复逞狼心，欲使无暇白璧，痛遭玷污。泣思家严虽谪，犹系大夫之后，犯女虽微，尚属闺阁之余。礼义所出，名教攸关，焉肯上无父母之命，下无媒妁之言，而畏强暴之威，以致失身丧节？然昔之强暴虽横，不过探丸劫夺之雄，尚可却避自全。今竟假朝廷恩宠，御史威权，公然牌催票勒，置礼义名教如弁髦。一时声势赫赫，使闺中弱女，魂飞胆碎，设欲从正守贞，势必人亡家破。然一死事小，辱身罪大，万不得已，于某年某月某日，沥血明冤，遣家奴走阙下，击登闻上陈矣。但闺中细女，不识忌讳，一时情词激烈，未免有所干犯，自知罪在不赦，故俯伏台前，甘心毕命。”说罢，又举刀欲刺。

冯按院初听见说过公子许多奸心，尚不在念，后听到遣家奴走阙下，击登闻上陈，便着了忙，又见她举刀欲刺，急吩咐一个小门子下来抢住，因说道：“此事原来有许多缘故，叫本院如何得知？且问你，前日历城县鲍知县禀称，是他为媒行聘，你怎么说下无媒妁之言？”冰心小姐道：“鲍父母所为之媒，所行之礼，乃是犯女叔父水运之女，今已娶去为正室久矣，岂有一媒一聘娶二女之理？”冯按院道：“原来已娶过一个了，既是这等说，你就该具词来禀明，怎么就轻易上本？”冰心小姐道：“若犯女具词可以禀明，则大人之宪牌不应早出，据过

公子之言而专行矣。若不上本，则沉冤何由而白？”冯按院道：“婚姻田土乃有司之事，怎敢擅渎朝廷？莫非你本上别捏虚词，明日行下来，毕竟罪何所归？”冰心小姐道：“怎敢虚词？现有副本在此，敢求电览。”固在怀中取出呈上。冯按院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原任兵部侍郎、今遣戍罪臣水居一犯女水冰心谨奏：为按臣谄师媚权，虎牌狼吏，强逼大臣幼女，无媒苟合，大伤风化事：窃惟朝廷政治，名教为尊；男女人伦，婚姻托始。故往来说合，必凭媒妁之言；可否从违，一听父母之命。即媒妁成言，父母有命，亦必需六礼行聘，三星照室，方迎之子于归；从未闻男父在朝，未有遣媒之举；女父戍边，全无允诺之辞，而按臣入境，一事未举，先即连遣虎牌，立勒犯女无媒苟合，欲图谄师媚权，以报私恩，如冯瀛者也。犯女柔弱，何能上抗？计惟有刳颈宪墀，以全名节，但恐冤沉莫雪，怨郁之气，蒸为灾异，以伤圣化。故特遣家奴水用，蹈万死击登闻鼓上闻。伏望皇仁垂怜凌虐威逼惨死之苦，敕戒按臣，小有公道，则犯女虽死，而情同犯女者或可少偷生于万一。临奏不胜幽明感愤之至！

冯按院才看得头一句“谄师媚权”，早惊出一身冷汗，再细细看去，忽不觉满身都燥起来。及看完，又不觉勃然大怒。欲要发作，又见水小姐手持利刃，悻悻之声，只要刺死。倘刺死了，一发没解。再四踌躇，只得将一腔怒气，按纳下去，转将好言劝谕道：“本院初至，一时不明，被过公子蒙蔽了，只道婚姻有约，故谆谆促成，原是好意，不知全无父母之命，倒是本院差了。小姐请回，安心静处，本院就有告示，禁约土恶强婚，但所上的本章，还须赶转，不要张扬为妙。”冰心小姐道：“既蒙大人宽宥，犯女焉敢多求？但已遣家奴，长行三日矣。”冯按院道：“三日无妨。”因立刻差了一个能干家人，

问了水小姐差人的姓名形状，发了一张火牌，限他星夜赶回，立刻去了。

然后水小姐谢了出来，悄悄上了一乘小轿回家。莫说过公子与水运全然不晓，就是鲍知县一时也还不知。过公子还高高兴兴，择了一个好日子，通知水运，水运因走过来说道：“侄女恭喜。过公子入赘，有了吉期了。”冰心小姐笑一笑道：“叔叔可知这个吉期，还是今世，还是来生？”水运道：“贤侄女莫要取笑，做叔叔的便与你取笑两句，也还罢了，按院代天巡狩，掌生杀之权，只怕是取笑不得的哩！”冰心小姐道：“叔叔犹父也，侄女安敢取笑？今日的按院，与往日的按院不同，便取笑他也不妨。”水运道：“既是取笑他不妨，前日他两张牌传下来，就该取笑他一场，为何又收了他的？”冰心小姐道：“收了他牌票，焉知不是取笑？”

正说不了，只见家人进来说道：“按院老爷差人在外面，送了一张告示来，要见小姐。”冰心小姐故意沉吟道：“是甚告示送来？”水运道：“料无他故，不过催你早早做亲。待我先出去看看，若没甚要紧，你就不消出来了。”冰心小姐道：“如此甚好。”水运因走了出来，与差官相见过，就问道：“冯老爷又有何事，劳尊兄下顾，莫不是催结花烛？”差人道：“倒不是催结花烛。老爷吩咐说：‘老爷因初下马，公务繁多，未及细察，昨才访知水老爷戍出在外，水小姐尚系弱女，独自守家，从未受聘，恐有强暴之徒，妄思谋娶，特送一张告示在此，禁约地方。’”因叫跟的人将一张告示递与水运。水运接在手中，心中吃了一惊，暗想道：“这是哪里说起！”心下虽如此想，口中却说不出，只得请差人坐下，自己拿了进来与冰心小姐看道：“按院送这张告示来，不知为甚，你可念一遍与我听。”冰心小姐因展开细细念道：

按院示：照得原任兵部侍郎水居一，京官正事，被遣边庭，只有弱女未经受聘，守贞于家，殊属孤危。仰该府该县时加存恤。如有强暴之徒非礼相干，着地方并家属，即时赴院禀明，立拿究治不贷！

冰心小姐念完，笑了笑道：“这样吓鬼的东西，要他何用？但他既送来，要算一团美意，怎可拂他！”因取出二两一个大封送差人，二钱一个小封赏跟随，递与水运，叫他出去打发。水运听见念完，竟呆了，开不得口，接了封儿，只得出来，送了差人去了，复进来说道：“贤侄女，倒被你说着了！这按院真与旧不同，前日出那样紧急催婚的牌票，怎今日忽出这样的禁约告示来，殊不可解！”冰心小姐道：“有甚难了解？初下马时，只道侄女柔弱易欺，故硬要主婚去奉承过公子；今访知侄女的棘手，恐怕害他做官不成，故又转过脸来，奉承侄女。”水运道：“哥哥又不在家，你有什么手段害他，他这等怕你？”冰心小姐笑道：“叔叔此时不必过问，缓两日自然知道。”

水运满肚皮狐疑，只得走了出来，暗暗报知过公子，说按院又发告示之事。过公子不信道：“哪有此等事？”水运道：“我非哄你，你急急去打听，是什么缘故？”过公子见水运说的是真话，方才着急，忙乘了轿子，去见按院。前日去见时，任是事忙，也邀入相见。这日闲退后堂，只推有事不见。过公子没法，到次日又去，一连去了三四日，俱回不见。心下焦躁道：“怎么老冯一时就变了！他若这等薄情，我明日写信通知父亲，看他这御史做得稳不稳！”只因这一急，有分教：小人逞丑，烈女传芳。不知过公子毕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热心肠放不下千里赴难

词曰：

漫道无关，一片身心都被绾。急急奔驰，犹恐他嫌缓。岂有拘挛，总是情长短。非兜揽，此中冷暖，舍我其谁管？

调寄《点绛唇》

话说过公子见冯御史不为他催亲，转出告示与水小姐，禁止媒娶，心上不服，连连来见，冯御史只是不见，十分着急，又摸不着头路，只得来见鲍知县，访问消息，就说冯御史反出告示之事。鲍知县听了，也自惊讶道：“这是为何？”因沉吟道：“一定又是水小姐弄甚神通，将按院压倒。”过公子道：“她父亲又不在家，一个少年女子，又不出闺门，有甚神通弄得！”鲍知县道：“贤契不要把水小姐看做等闲，她虽是一个小女子，却有千古大英雄的志量。前日本县持牌票去说时，她一口不违，就都依了，我就疑她胸中别有主见，后来我去回复她，又曾叮嘱她莫要改口，她就说：‘我倒不改口，只怕按君倒要改口。’今日按台果然改口，岂非她弄的神通？贤契倒该去按君衙门前访问，定有缘故。”

过公子只得别了县尊，仍到按院衙门前打听。若论水小姐在按院堂上有此一番举动，衙役皆知，就该访出，只因按台怕出丑，吩咐不得张扬，故过公子打听不出。闷闷的过了二十余日，忽见按院大人来请，只道有好意，慌忙去见他。不期到了后堂，相见过，冯按院就先开口道：“本院为世兄，因初到不

知就里，几乎惹出一场大祸来。”过公子道：“以按台之重，成就治下一女子婚姻，纵有些差池，恐也无甚大祸。为何老恩台大人，出尔反尔？”冯按院道：“本院也只认这水小姐是治下一女子，故行牌弹压她，使她俯首听命，不敢强辞。谁知这水小姐为人甚是厉害，竟是个大才大智之人。牌到时略不动声色；但满口应承，却悄悄自做了一道本，暗暗差一个家奴，进京去击登闻鼓参劾本院，你道厉害不厉害！”

过公子听了，吃惊道：“她一个少年女子，难道这等大胆！只怕还是谎说，以求苟免。且请问老恩台大人，何以得知？”冯按院道：“她参劾本院，还不为大胆，她偏又有胆气，亲自送奏本来与本院看。”过公子道：“老恩台大人就该扯碎她的奏章，惩治她个尽情，她自然不敢了。”冯按院道：“她妙在将正本先遣人进京三日，然后来见本院。本院欲要重治她，她的正本已去了，倘明日本准时，朝廷要人，却将奈何？不独本院不便处治她，她却手持一把利刃，欲自刺，将以死来挟制本院。”过公子道：“就是她的本上了，老恩台大人辩一本，未必就辩不过她。”

冯按院道：“世兄不曾见她的本章，她竟将本院参倒了，竟无从去辩。此本若是准了，不独本院有罪，连世兄与老师都要被反出是非来，故本院不得已，只得出告示安慰她，她方说出家奴姓名、形状，许我差人星夜赶回。连日世兄累累赐顾，本院不敢接见者，恐怕本赶不回，耳目昭彰，愈加谈论。今幸那本章赶回来了，故特请世兄来看，方知本院不是出尔反尔，盖不得已也。”因取了水小姐的本章，送与过公子看。

过公子看了，虽不深知其情，然看见“谄师媚权”等语，也自不寒而栗，因道：“这丫头怎无忌惮至此，真正可恶，难道就是这等罢了，其实气她不过，又其实放她不下！还望老恩

台大人，看家父之面，为治晚生另作一个斧柯之想。”冯按院道：“世兄若说别事，无不领教，至于水小姐这段姻缘，说来有些不合，本院劝世兄倒不如冷了这个念头吧。只管勉强去求，恐怕终要弄出事来。我看这女子举动莫测，不是一个好惹的。”

过公子见按院推辞，无可奈何，只得辞了出来。只是心不甘服，因寻心腹成奇，与他商量，遂将他上的本章大意，念与他听道：“这丫头告谄师媚权，连父亲也参在里面，你道恶也不恶！”成奇道：“她本章虽恶，然推她苦死推托之情，却不是嫌公子无才无貌，但只念男女皆无父命。若论婚姻正礼，她也说得不错。我想这段姻缘，决难强求。公子若必要成亲，除非乘此时她父亲贬谪，老爷又不日拜相，速速赶人进京，与老爷说知此情，求老爷做主，遣人到戍所去求亲。你想，那水侍郎在此落难之时，无有不从，倘她父亲从了，便不怕她飞上天去！”

过公子听了，方才大喜道：“有理，有理！现成的一条大路不走，却怎走远路？如今就写家书，去与父亲说。但是书中写不尽这些委曲，家里这些人又都没用，必得兄为我走一道，在老父面前，见景生情，撮补成了方妙。”成奇道：“公子喜事既委托于我，安敢辞劳？就去，就去！”过公子大喜道：“得兄此去，吾事济矣。”因恳恳切切写了一封家书与父亲，又取出盘缠，叫一个老家人，同成奇进京去了。正是：

满树寻花不见花，又从树底觅根芽。

谁知春在邻家好，蝶闹蜂忙总是差。

按下成奇与家人进京去求亲不提。却说铁公子自山东归到大名府家里，时时佩服小姐之恩，将侠烈之气，渐次消除了，只以读书求取功名为念。一日，在邸报上看见父亲铁都院有本告病，不知是何缘故，心下着急，因带着小丹骑了匹马，忙忙

进京去探望。将到京师，忽见一个人骑着一匹驴子在前面走。铁公子马快，赶上他的驴子，因回头一看，却认得是水家的家人水用。因吃惊问道：“你是水管家呀，为何到此？”水用抬头看见是铁公子，慌忙跳下驴来说道：“正要来见铁相公。”铁公子听了，惊讶道：“你要来见我做什么？”只得也勒住马，跳了下来。又问道：“你来端的是为老爷的事，还是为小姐的事？”水用道：“是为小姐的事。”铁公子又吃一惊道：“小姐又为甚事，莫非还是过公子作恶？”水用道：“正为过公子作恶，这遭做得更恶，所以家小姐急了，叫我进京击登闻鼓上本。又恐怕我没用，故叫我寻见铁相公，要求指点指点。”铁公子道：“上本容易，且问你过公子怎生作恶，就至于上本？”水用道：“前番是过公子自家谋算，识见浅短，故小姐随机应变，俱搪塞过了。谁知新来的按院，是过老爷门生，死为他出力，竟发下两张宪牌到县里，来勒逼着一月成亲，如何拗得他过？家小姐不得已，方才写了一道本章参他，叫我来寻相公指引。今日造化，恰好撞着，须求铁相公作速领小的去，路上要使用的，小人俱带在此。”

铁公子听了，不觉大怒道：“那个御史，敢如此胡为？”水用道：“按院姓冯。”铁公子道：“定然是冯瀛这坏贼了！小姐既有本，自然参得他痛快。这不打紧，也不消击鼓，我送到通政司，央他登时进上，候批下来，等我再央礼科抄参几道，看这坏贼的官可做得稳！”水用道：“若得铁相公如此用情，自然好了。”铁公子说罢，因跨上马道：“路上说话不便，我的马快先去，你可随后赶到都察院私衙里来，我叫小丹在衙前接你。”水用答应去了。铁公子就将马加上一鞭，就似飞的去

了。

不多时，到了私衙。原来铁御史告病不准，门前依旧热热

闹闹。铁公子忙进衙拜见了父母，知道是朝廷有大议，要都察院主张，例该告病辞免，没有甚大事，故放了心。就吩咐小丹在衙前等候水用。直等到晚，并不见来。铁公子猜想道：“水小姐既吩咐他托我上本，怎敢不来？莫非他驴子慢，到得迟，寻下处歇了，明早定来见我。”到了次早，又叫小丹到衙前守候，直守到午后，也不见来。铁公子疑惑道：“莫非他又遇着有力量的熟人，替他上了，故不来见我？”只得差了一个能事的承差，叫他去通政司访问，可有兵部水侍郎的小姐差人上本。承差访问了来回复道：“并没有。”铁公子委决不下，又叫人到午门外打听，今日可有人击鼓上本。又回道：“没有。”铁公子一发动疑，暗暗思忖道：“他分明说要央我上本，为何竟不见来，莫非他行事张扬，被按院耳目心腹听知，将他暗害了？或者是一时得了暴病睡倒了？”一霎时就有千思百想，再也想不到是水用将到城门，忽被冯按院的承差赶了转去。又叫人到各处去找寻，一连寻了三五日，并无踪影。

铁公子着了急，暗想道：“水小姐此事，若是上本准了，到下处去，便不怕按君了；今本又不上，按君威势，她一个女子，任是能干，如何拗得他过？况她父亲又被贬谪，历城一县，都是奉承过公子的，除了我不去救她，再有谁人肯为她出力？古语云：‘士为知己者死。’水小姐于我铁中玉，可谓知己之出类拔萃者矣，我若不知，还可谢责。今明明已知，而不去助她一臂，是须眉男子不及一红颜女子，不几负知己乎！”

主意定了，即辞了父母，只说仍回家读书，却悄悄连马也不骑，但雇了一匹驴子骑着，仍只带了小丹，星夜到山东历城县来，要为水小姐出力。一路上思量道：“若论这坏贼如此作恶，就该打上堂去，辱他一番，与他个没体面，方觉畅意。只他是个代天巡狩的御史，我若如此，他上一本，说我凌辱钦差，

他倒转有词了。那时就到御前与他折辩，他的理短，我的理长，虽也不怕他，但我见水小姐折服强暴，往往不动声色，我若惊天动地动起粗来，她未免又要笑我是血气用事了。莫若先去见水小姐，只将冯按院的两张勒婚虎牌拿了进京，叫父亲上本参他谄师媚权，逼勒大臣幼女，无媒苟合，看他怎生样解救！”正是：

热心虽一片，中有万千思。

不到相安处，彷徨无已时。

铁公子主意定了，遂在路上不敢少停，不数日就赶到历城县，寻一个下处，安放了行李，叫小丹看守，遂自走到水侍郎家里来。到了门前，却静悄悄不见一人出入，只得走进大门来，也不看见一人出入，只得又走进二门来，虽也不见有人出入，却见门旁有一张告示挂在壁上。近前一看，却正是冯按院出的。心下想道：“这坏贼既连出二牌，限日成婚，怎又出告示催逼？正好拿它去做个指证。”一边想，一边看去，却原来不是催婚，倒是禁人强娶的。

看完了，心下又惊又喜道：“这却令人不解。前日水用明明对我说，按院连出二牌催婚，故水小姐事急上本，为何今日转挂着一张禁娶的告示在此？莫非是水小姐行了贿赂，故反过脸来？再不然或是水侍郎复了官，故不敢妄为？”再想不出，欲要进去问明，又想道：“她一个寡女，我又非亲非故，若她被遭了强娶的患难，我进去问声还不妨，她如今门上贴着这样平平安安的告示，我若进去访问，便涉假公济私之嫌了，这又断乎不可，且到外面去细访，或者有人知道，也未可知。”因走了出来。*

不期刚走出大门，忽撞见水运在门前走过，彼此看见，俱各认得，只得上前施礼。水运暗想道：“他向日悻悻而去，今

日为何又来，想是也着了魔。”因问道：“铁相公几时来的，曾见过舍侄女么？”铁公子道：“学生今日才来，并不敢惊动令侄女。”水运道：“既不见舍侄女，却又为何到此？”铁公子道：“学生在京，传闻得冯按院擅作威逼，连出二牌，限一月要逼令侄女出嫁，因思女于之嫁，父命之，关御史何事，私心窃为不平。故不远千里而来，欲为令侄女少助一臂。适在门内，见冯按院有示，禁人强娶，此乃居官善政，乃知是在京之传闻者，误也，故决然而返耳。”

水运听了，大笑道：“铁先生可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矣。虽属高义，也只觉举动太轻了。此话便是这等说，既然已远远到此，还须略略少停，待学生说与舍侄女，使她知感，出来拜谢拜谢，方不负此一番跋涉。”铁公子道：“学生之来，原不全是为人，不过要平自心之不平耳。今自心之不平已平，又何必人之知感，又何必人之拜谢？”说罢，将手一举道：“老丈请了。”竟扬长而去。

水运还要与他说话，见他竟一拱而别，心下十分不快，因想道：“这小畜生怎还是这等无状，怎生摆布他一场方畅快！”想了半晌，并无计策，因又想道：“还须与过公子去商量方好。”因先叫了一个小厮，悄悄赶上铁公子，跟了去，打听他的下处。然后一径走来，寻见过公子，将撞见铁公子的事情细细说了一遍。过公子听罢，连连跌足道：“这畜生又想要来夺我婚姻了，殊可痛恨！我实实饶他不过，拼着费些情面，要与他做一场。”水运道：“这一场却怎生与他做？”过公子道：“明日寻见他，借些事故，与他厮闹一番，然后将他告在冯按院处，不怕老冯不应承。”水运摇头道：“此计不妙。我闻得这姓铁的父亲做都察院，我想都察院是按院的堂官，这冯按院就十分要护公子，却也不敢难为堂官的儿子。”过公子听了，吃惊道：“是呀，

我倒不曾想着此，却如之奈何！”水运道：“我想起来，如今也不必动大干戈，只小耍他一场，先弄得他颠三倒四，再打得他头破血出，却又没处叫屈，便也够他的了。”

过公子道：“得能如此，方能出气，且问计将安出？”水运道：“这姓铁的虽然嘴硬，然年纪小小的，我窥他来意，未必不专致在我侄女儿身上。方才被我撞破了，没奈何，只得说这些好看话儿，遮掩遮掩。我想他心上，不知怎生样思量一见哩！公子如今莫若将计就计，叫一个童子去请他，只说是水小姐差来的，说今早知他到门，恐人多，不便出来相见，约他今晚定更时分在后花园门口一会，有要紧的话说。那姓铁的便是神仙，也猜不出是假的。等他来时，公子却暗暗埋伏下几个好汉，打得他头青眼肿，却到哪里去诉苦？你道此计好不好？”过公子听了，喜得满脸都是笑，回赞道：“好妙计，百发百中！且打他一顿，报个信与他，使他知历城县豪杰是惹不得的！”因叫出一个乖巧会说的童子来，将诉说的言语，细细吩咐明白，叫他如此如此。那童子果然乖巧，一一领会。正吩咐完，恰好水运叫去打听铁公子下处的小厮也来了。因叫他领到铁公子下处来。

此时铁公子因冯按院出告示的缘故，不知其详，放心不下，遂走到县前，要见鲍知县，问个明白。不料鲍知县有公务出门，不在县中，只得仍走了回来。水家小厮看见，忙指与童子道：“这走来的，正是铁相公。”童子认得了，却让铁公子走进下处，他即随后跟了进来，低低叫一声：“铁相公，又到哪里去来，小厮候久了。”铁公子回头看时，却是一个十四五岁的童子，因问道：“你是谁家的，候我做什么？”那童子不就说话，先举眼四下一看，见没有人，方走近铁公子身边，低低说道：“小的是水小姐差来的。”铁公子惊疑道：“水小姐她家有大

管家水用等，为何不差来，却怎叫你来？你且说差你来见我有甚话说？”童子道：“小姐要差水用来，因说恐有不便，故差小的来。小的是小姐贴身伏侍的，可以传达心事。”铁公子道：“有什么心事要你传达？”童子说：“小姐说：‘早间蒙铁相公赐顾，已有人看见，要出来相会，一来众人属目，不便谈心；二来被人看见，又要论是论非；三来铁相公又未曾叩门升堂，差人留见，又恐涉私非礼，只得隐忍住了。然感激铁相公远来一片好心，必当面谢一谢。’故悄悄差小的来见铁相公。”铁公子道：“你可回去对小姐说，说我铁挺生虽为小姐不平而来，不过尽我之心，却非要见小姐之面。小姐纵有感我之心，却不见我谢我之理。盖男女与朋友不同耳。”童子道：“小姐岂不知男女无相见之礼？但说前番已曾相见过，今日铁相公又为小姐远远而来，反避嫌不见，转是矫情了。欲今请去相见，又恐闲人说短论长，要费分辨。莫若请铁相公定更时分，悄悄到后花园门首去一会，人不知鬼不觉，实为两便。望铁公子不要爽约，以负小姐之心。”

铁公子听了，勃然大怒道：“胡说！这些话从哪里说起？莫非你家小姐丧心病狂么？”童子道：“家小姐是一团美意，怎么铁公子倒恼起来？”铁公子一头怒，一头想道：“水小姐以礼法持身，何等谨慎，怎么说此非礼之言？难道相隔不久就变做两个人？此中定然有诈。”因一手将童子捉住，又一手指着童子的脸要打道：“你这小奴才，有多大本领，怎敢将美人局来哄骗我铁相公！那水小姐乃当今的女中豪杰，你怎敢造此邪秽之言来污她？我铁相公也是一个皎皎铮铮的汉子，你怎敢捏此淫荡之言来诱我？我想这些言语，你一个小孩子，也造作不出，定有人主使。可实说是谁家的小厮？这些言语是谁教你的？我便饶你。你若半字含糊，我就带你到县中，叫县主老

爷将你这小奴才活活打死！”

童子正说得有枝有叶，忽被铁公子一把捉牢，只恨恨要打，吓得他魂都不在身上，又见铁公子将他隐情都先说破，更加慌张。初还强辩一两句道：“我实是水小姐差来的，这些话实在是水小姐叫我说的。”后被铁公子兜嘴两个耳光，打慌了，只得直说道：“我实是过公子的童子，这些话都是水老相公教的，实实不干小的之事，求铁相公饶了我吧！”铁公子听了，方哈哈大笑道：“魑魅魍魉，怎敢在青天之下弄伎俩！”因开了手，放起小童道：“你既直说了，饶你去吧。你可对水家老奴才说，我铁相公是个烈丈夫，水小姐是个奇女子，所行所为，非义即侠，岂小人所能得知！叫他不要只管自讨苦吃，饶你去吧！”

童子得脱了身，哪里还敢做声？因将袖子掩着脸，一路跑了回去。此时水运还同过公子坐着等信，忽见童子垂头丧气走了回来，不胜惊讶。过公子忙问道：“你如何这等模样？”童子因吃了苦，看见家主，不觉眼泪落了下来道：“这都是水老相公害我！”水运道：“我叫你去充作水家的人，传水小姐的说话，他自然欢喜，你怎倒说我害你？”童子道：“水老相公，你也忒将那铁相公看轻了！那铁相公好不厉害，两只眼看人，比相面的还看得准些，一张嘴说话论事，就象看见的一般。小的才走到面前，说是水小姐差来的，那铁相公就有些疑心，说道：‘既是水小姐差来，怎不差那大家人，却叫你来？’小的说：‘我是水小姐贴身伏侍的，故差了来。’那铁相公早有几分不信，就放下面孔来问道：‘差你来做什么？’小的一时没主意，只得将水老相公叫我去说水小姐约他后园相会的活，细细说了一遍。那铁相公也忒性急，等不得说完，便大怒起来，将小的一把捉住乱打道：‘你是谁家的小奴才，敢大胆将美人局来哄我铁相公！那水小姐是个闺中贤淑，怎说此丧心病狂之言，

定是谁人诈骗！若不实说，就要送小的到县里去究治。’小的再三求饶，他好不厉害，决定不放，只等小的说出真情，他方大笑几声，饶了小的、临出门又骂水老相公作魑魅魍魉，叫我传话给水老相公，不要去捋虎须，自讨苦吃。”

过公子与水运听了，面面相觑，做声不得。呆了半晌，水运忽发狠道：“这小畜生怎如此可恶，我断断放他不过！”过公子道：“你虽放他不过，却也奈何他不得。”水运道：“不打紧，我还有一计，偏要奈何他一场才罢。”只因这一计，有分教：孽造于人，罪还自受。不知水运更有何计，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冷面孔翻得转一席成仇

词曰：

公子无知，要捋虎须称结契。且引鱼虾，上把蛟龙臂。及至伤情，当面难回避。闲思议，非他恶意，是我寻恼气！

调寄《点绛唇》

却说过公子听见水运说，又有甚算计，可以奈何铁公子，因忙忙问道：“老丈又有甚妙算？”水运道：“也无甚妙算。但想他既为舍侄女远远而来，原要在舍侄女身上，弄出他破绽来。方才童子假的被他看破，故作此矫态，我如今撺掇我侄女儿，真使人去请他，看他反作何状，便可奈何他了。”过公子听了，沉吟道：“此算好便好，只是他正没处通风，莫要转替他做了媒人，便不妙了。”水运道：“媒人其实是个媒人，却不是合亲的媒人，却是破亲的媒人。公子但请放心，我只管安排。”

因辞了回家，来见冰心小姐道：“贤侄女，你果然有些眼力，我如今方服煞你。”冰心小姐道：“叔叔有甚服我？”水运道：“前日那个铁相公，人人都传说是拐子，贤侄女独看定不是，后来细细访问，方知果然不是拐子，倒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好人。”冰心小姐道：“这是已往之事，叔叔为何又提起？”水运道：“因我今日撞见他，感他有情有义，故此又说起。”冰心小姐道：“叔叔偶然撞见，何以便知他有情有义？”水运道：“我今日出门，刚走到你门前，忽撞见铁公子从门里出来，我

想起他向日我为你婚姻，只说得一句，他就怫然变色而去。今日复来，疑他定怀不良之念，因上前相见，要捉他个破绽，抢白他一场，不期他竟是一个好人，此来倒是好意。”冰心小姐道：“叔叔怎知他来，却是好意？”水运道：“我问他到此何为？他说在京中听得人说，冯按院连出二牌，要强逼侄女与过公子成婚，知道非侄女所愿，他愤愤不平，故不惮道路之远，赶将来要与冯按院作对。因他不知起事根由，故走来要见侄女，问个明白。不期到了门内，看见冯按院出的告示，却是禁止强娶的，与他所闻大不相同，始知是传言之误，故连门也不敲，竟欢欢喜喜而去。我见他如此有情有义的举动，岂不是个好人！”

冰心小姐道：“据叔叔今日来，再回想当日在县堂救我之事，乃知此生素抱热肠，不是一时轻举，侄女感佩敬之，不为过矣。”水运道：“他前日在县堂救你，你既接他养病，可谓义侠往来，两不相负。但他今日远来，赴你之难，及见无事，竟欢然默默而去，绝不自矜，要你知感，则他独自一段义气，已包笼侄女于内矣。侄女受他如此护持之高谊，却漠然不知，即今知之，却又漠然不以为意，揆之于义，殊觉失礼；问之于心，未免抱惭。若以两人之义侠相较，只觉侄女稍逊一筹了。”冰心小姐道：“叔叔教训侄女之言，字字金玉；但侄女一女子，举动有嫌，虽抱知感之心，亦只好独往独来于漠然之中，而冀知我者知耳。岂能剖而相示，以尊义侠之名？”水运道：“说便是这等说，只觉他数百里奔走之劳，毫无着落，终不舒畅，莫若差人去请他来拜谢，使他知一片热肠，消受有人，不更快乎？”

此时冰心小姐，因水用到京，被冯按院追了回来，后来不上本事情正无由报知，今见水运要她差人去请铁公子来谢，正

合了她的机会。虽明知水运是计，遂将计就计，答应道：“听叔叔说来，甚是合理，侄女只得遵叔叔之命而行，但请他的贴子，却要借叔叔出名。”水运道：“这个自然。”冰心小姐因取出一个请贴来，当面写了，请他明午小酌，叫水用去请。水用道：“不知铁相公下处在哪儿？”水运因叫认得的小厮领了去。

水用到得下处，恰好铁公子正在踌躇要回去，又不知冯按院出告示的缘故，要访问又不知谁人晓得。忽看见水用走进来，满心欢喜，因问道：“前日遇见时，你曾说要央我上本？”水用道：“不期那日刚遇见铁相公之后，就被冯按院老爷承差赶上，不由分说，竟追了回来。路上细细问他，方知是家小姐当堂将本稿送与冯按院看，他见本内参得他厉害，也慌了，再三央求家小姐，许出告示，禁人强娶。家小姐方说明小的姓名形相，叫他来赶。小人一时被他赶回，故失了铁相公之约。不期铁相公抱此云天高义，放心不下，远远跋涉而来，家小姐闻之，甚是感激。故差小人来，要请铁相公到家去拜谢。”因将请贴呈上。铁公子听见水用说出缘由，更加欢喜道：“原来有许多委曲。我说冯瀛这贼坯，为何就肯掉转脸来？你家小姐真的了不起！我早间到你门上，看见告示，就要回去，因不知详细，故在此寻访。今你既说明了，我明早准行矣。本该到府拜谢小姐向日垂救深情，惟嫌疑之际，恐惹是非，故忍而不敢。这贴子你可带回去，小姐的盛意，已心领了，万万不能趋教。”水用道：“铁相公举动光明，家小姐不过略略尽情，有何奉屈铁相公，止不过家二老爷相陪，家小姐不过略略尽情，有何嫌疑？请铁相公去略略尽情。”铁公子道：“我与你家小姐，往来于义侠之中，原不在形骸之内，何必区区作世情酬应？你可回去谢声，我断断不来。”水用见铁公子说得斩截，知不可强，只

得回家报知冰心小姐与水运。冰心小姐听说不来，反欢喜道：“此人情有为情，义有为义，侠有为侠，怎认得这等分明，真可敬也！”

惟水运所谋不遂，不胜闷闷，只得又走来见过公子商量道：“这姓铁的一个少年人，明明为贪色，却真真假假，百般哄诱他不动。口虽说去，却又不去，只怕他暗暗的还有图谋。公子不可不防。”过公子道：“我看此人如鬼如蜮，我一个直人，哪里防得他许多？我在历城县，也要算做一个豪杰，他明知我要娶你侄女儿，怎偏偏要走到我县中来，与你侄女儿歪缠，岂不是明明与我作对头？你诱他落套，他又偏偏不落套；你哄他上当，他又偏偏不上当。我哪里有许多工夫去防范他？莫或明日去拜他，只说是慕他豪杰之名，他没个不回拜之哩。等他回拜之时，拚设一席酒请他，再邀了张公子、李公子、王公子一班贵人同饮。饮到半酣，将他灌醉，寻些事故，与他争闹起来，再伏下几个有气力的闲汉，大家一齐上去，打他一个半死，出出气，然后告到冯按院处，就是老冯晓得他是堂官之子，要护他，却也难为我们不得。弄到临时，做好做歹，放了他去，使他正眼也不敢视我历城县的人物，岂不快哉！”水运听了，欢喜的打跌道：“此计痛快之极，只要公子做得出。”过公子道：“我怎的做不出！他老子是都堂，我父亲是将拜相的学士，哪些儿不如他！”水运道：“既然公子主意定了，何不今日就去拜他，恐他明日正不知要去了。”

过公子因叫人写了一个“眷小弟”的大红全柬，坐了一乘大轿，跟着几个家人，竟抬到下处来拜铁公子。铁公子见了名贴，知是过公子的，因鄙其为人，忙躲开，叫小丹只回说不在。过公子下了轿，竟走进寓内，对小丹说了许多殷勤思慕之言，方才上轿而去。铁公子暗想道：“我是他的对头，他来拜我做

什么？莫非见屡屡算计我不倒，又要设法来害我？”又暗笑道：“你思量要害我，只怕还甚难。但我事已完了，明日要回去，哪有闲工夫与他游戏？只是不见他便了。”又想道：“他虽为人不端，却也是学士之子，既招招摇摇来拜一场，我若不去回拜，只道我傲物无礼了。我想他是个酒色公子，定然起得迟，我明日趁早投一帖子就行，拜犹不拜，使他无说，岂不礼智两全？”

算计定了，到了次日，日未出就起来，叫小丹收拾行李，打点起身，自却转央店上一个下廝，拿了帖子，来回拜过公子。不期过公子已伏下人在下处打听，一见铁公子来拜，早飞报与过公子。刚等铁公子到门，过公子早衣冠齐楚，笑嘻嘻的迎将出来道：“小弟昨日晋谒，不过聊表仰慕之诚，怎敢又劳兄台赐顾？”因连连打恭，邀请进去。铁公子原打算一到门，投了名帖便走，忽见过公子直出门迎接，十分殷勤，一团和气，便放不下冷脸来，只得投了名帖，两相揖让，到了厅上，铁公子就要施礼。过公子止住道：“此间不便请教。”遂将铁公子直邀到后厅，方才施礼序坐，一面献上茶来。过公子因说道：“久闻兄台英雄之名，急思一会，前蒙辱临敝邑时，即谋晋谒，而又匆匆发驾，抱恨至今。今幸隆临，又承垂顾，诚为快事。敢攀作平原十日之饮，以慰饥渴之怀。”

茶罢，铁公子就立起身来道：“承长兄厚爱，本当领教，只是归心似箭。今日立刻就要行了，把臂之欢，留待异日可也。”说着往外就走。过公子拦住道：“相逢不饮，真令风月笑人，任是行急，也要屈留三日。”铁公子道：“小弟实实要行，不是故辞，乞兄长相谅。”说罢，又往外走。过公子一手扯住道：“小弟虽不才，也忝为宦家子弟，兄台不要看得十分轻了，若果然看轻，就不该来赐顾，既蒙赐顾，便要算做宾主。小弟苦

苦相留，不过欲少尽宾主之谊耳，非有所求也。不识兄台何见拒之甚也。”铁公子道：“蒙长兄殷殷雅爱，小弟亦不忍言去，但已束装，行色匆匆，势不容缓耳。”过公子道：“既是兄台不以朋友为情，决意要行，小弟强留，也自觉惶愧，但只是清晨枵腹而来，又令枵腹而去，弟心实有不安。今亦不敢久留，只求略停片时，少劝一餐，而即听驱车就道，亦不为迟，庶几人情两尽，难道兄台还不肯俯从？”铁公子本不欲留，因见过公子深情厚意，恳恳款留，只得坐下道：“才进拜，怎便好相扰？”过公子道：“知己相逢，当忘你我。兄台快士，何故作此套言？”

正说不了，只见水运忽走了进来，看见铁公子，忙施过礼，满面堆笑道：“昨日舍侄女感铁先生远来高谊，特托我学生具柬奉屈，略表微忱，不识铁公子何故见外，苦苦辞了。今幸有缘，又得相陪。”铁公子道：“我学生来殊、草草，去复匆匆，于礼原无酬酢，故敬托使者辞谢。即今日之来，亦不过愿一识荆也，而蒙过兄即谆谆款留。欲留恐非礼，欲去又恐非情，正在此踌躇，幸老丈有以教之。”水运道：“古之好朋友，倾盖如故。铁先生与过舍亲，难道就不如古人，乃必拘拘于世俗？如此甚非宜也。”水运说完，过公子大笑道：“还是老丈人说得痛快！”

铁公子见二人互相款留，竟不计前事，只认做好意，便笑了一笑坐下，不复言去。不多时，备上酒来，过公子就逊坐。铁公子道：“原蒙怜朝饥而授餐，为何又劳赐酒？恐饮非其时也。”过公子笑道：“慢慢饮去，少不得遇着饮时。”三人俱各大笑，就坐而饮。原来三人与曲蘖先生俱是好友，一拈上手，便津津有味，你一杯，我一盏，便不复推辞。

饮了半晌，铁公子正有个住手之意，忽左右报王兵部的三

公子来了。三人只得停杯接见。过公子就安坐道：“王兄来得甚妙。”因用手指着铁公子道：“此位铁兄，豪杰士也，不可不会。”王公子道：“莫非就是打入大夫候养闲堂的铁挺生兄么？”水运忙答道：“正是，正是。”王公子因重复举手打躬道：“久仰，久仰！失敬，失敬！”因满斟了一巨觥，送与铁公子道：“借过兄之酒，聊表小弟仰慕之私。”铁公子接了，也斟了一觥回敬道：“小弟粗豪何足道，兄台如金如玉，方得文品之正。”彼此交赞，一连就是三巨觥。

铁公子正要告止，忽左右又报：李翰林的二公子来了。四人正要起身相迎，那李公子已走到席前止住道：“相熟兄弟，不消动身，小弟竟就坐吧。”过公子道：“尚有远客在此。”铁公子听说，只得离席作礼。那李公子且不作揖，先看着铁公子问道：“好英俊人物！且请教长兄尊姓台号？”铁公子道：“小弟乃大名铁中玉。”李公子道：“这等说是铁都宪的长君了。”连连作揖道：“久闻大名，今日有缘幸会。”过公子就邀入坐。

铁公子此时酒已半酣，又想着要行，因辞说道：“李兄才来，小弟本不该就要去，只因来得早，叨饮过多，况行色匆匆，不能久停，只得先告别了。”李公子因作色道：“铁兄也太欺人了！既要行，何不早去，为何小弟刚到，就一刻也不能留？这是明明欺小弟不足与。”水运道：“铁先生去是要去久了，实不为李先生起见。只是李先生才来，一杯也不共饮，未免愆然。方才王先生已有例，对饮过三巨觥。李先生也只照例对饮三觥吧。三觥饮后，去不去，留不留，听凭客人，却与主人无干了。”李公子方回嗔作喜道：“水老丈此说，还略略近情。”铁公子无奈，只得又复坐下与李公子对饮了三巨觥。

饮才完，忽左右又报道：“张吏部的大公子来了。”众人

还未及答应，只见那张公子歪戴着一顶方巾，乜斜着两只色眼，糟包着一个麻脸，早吃得醉醺醺，一路叫将进来道：“哪一位是铁兄，既要到我历城县来做豪杰，怎不会我一会？”铁公子正立起身来，打算与他施礼，见他言语不逊，便又坐下来答应道：“小弟便是铁挺生，不知兄长要会小弟，有何赐教？”张公子也不为礼，瞪着眼对铁公子看了又看，忽大笑说道：“我只道铁兄是七个头八个胆的好汉子，却原来青青眉目，白白面孔，真无异于女子。想是恶候后身了。这且慢讲，且先较一较酒量，看是如何。”

众人听了，俱赞美道：“张兄妙论，大得英雄本色！”铁公子道：“饮酒饮情也，饮兴也，饮性也，各有所思。故张神圣之传，仅及三杯，淳于髡簪珥纵横，尽乎一夜。而此时之饮，妙态百出，实未尝较量多寡以为雄。”张公子道：“既是饮态百出，安知较量多寡以为雄，又非饮态中之妙态哉！”且用手扯了铁公子同坐，叫左右斟起两巨觥来，将一觥送与铁公子，自取一觥在手，说道：“朋友饮酒饮心也，我与兄初会面，知人知面不知心，且请一觥，看是如何？”因举起觥来一饮而干。自干了，遂举空觥，要铁公子照干。铁公子见人干得爽，无奈何也只得勉强吃干了。张公子见铁公子吃干，方欢喜道：“这才象个朋友！”一面又叫左右斟起两觥。

铁公子因辞道：“小弟坐久，叨饮过多，适又陪王兄三觥，李兄三觥，方才却又陪长兄一觥，贱量有限，实实不能再饮了。”张公子道：“既王、李二兄俱连三觥，何独小弟就只一觥而止，是欺小弟了。不瞒长兄说，小弟在历城县中也要算一个人物，从不受人之欺，岂肯受吾兄之欺哉？”因举起觥来，又一饮而干；自干了，又要铁公子照干。

铁公子来得早，又不曾吃饭，空腹酒吃了这半日，实实有

八九分醉意，拿着酒杯，只是不吃。因被那张公子催的紧急，转放下酒杯，瞪着眼，靠着椅子，也不做声，但把头摇着。张公子看见铁公子光景不肯吃，便满面含怒道：“议明对饮，我吃了，你如何不吃？莫非你恃强欺我么？”铁公子一时醉的身子都软了，靠着椅子，只是摇头道：“吃得便吃，吃不得便不吃，有什么强，有什么欺？”张公子听了，忍不住发怒道：“这杯酒你敢不吃么？”铁公子道：“不吃便怎么？”张公子见说不吃，便勃然大怒道：“你这小畜生，只可在大名使势，怎敢到我山东来装腔！你不吃我这杯酒，我偏要你吃了去！”因拿起那杯酒来，照着铁公子夹头夹脸只一浇。

铁公子虽然醉了，心中却还明白，听见张公子骂他小畜生，又被浇了一头一脸酒，着这一急，急得火星乱进，因将那酒都急醒了，忙跳起身来将张公子一把扯住，揉了两揉道：“好大胆的奴才，怎敢到虎头上来寻死！”张公子被揉急了，便大叫道：“你敢打我么？”铁公子便兜嘴一掌道：“打你便怎么！”王、李二公子看见张公子被打，便一齐乱嚷道：“小畜生，这是什么所在，怎敢打人！”过公子也发话道：“好意留饮，乃敢倚酒撒野，快关上门不要放他走了，且打他个酒醒，再送到按院去治罪！”暗暗把嘴一努，两厢早走出七八个大汉，一齐拥到前面。水运假劝道：“不要动粗！”上前来封铁公子的手。

铁公子此时酒已急醒，看见这些光景，已明知落局，转冷笑一声道：“一群疯狗，怎敢来欺人！”因一手捉住张公子不放，一手将桌子一掀，那些肴馔碗盏，打翻一地。水运刚走到身边，被铁公子只一推道：“看水小姐面上，饶你一打！”早推跌去有丈余远近，跌倒地上，爬不起来。王、李二公子看见势头凶恶，不敢上前，只是乱嚷乱叫道：“反了，反了！”过公子连连指挥众人齐上，众人刚到来，早被铁公子将张公子就

象提大夫候的一般，提将起来，只一手扫得众人东倒西歪。

张公子原是个色厉内荏、花酒淘虚的人，哪里禁得提起放倒，撞撞跌跌，只弄得头晕眼花，连吃得几杯酒都呕了出来，满口叫道：“大家不要动手，有话好讲！”铁公子道：“没甚么话讲，只好送我出去，便万事全休；若还圈留，叫你人人都死！”张公子连连应承道：“我送你，我送你。”铁公子方将张公子放平站稳了，一手提着，自走了出来。众人眼睁睁看着，气得目瞪口呆，又不敢上前，只好在旁说硬话道：“禁城之内，怎也如此胡为！且饶他去，少不得要见个高下。”

铁公子只作不听见，提着张公子，直同走出大门之外，方将手放开道：“烦张兄传语诸兄：我铁中玉若有寸铁在手，便是千军万马中也可以出入，何况三四个酒色之徒，十数个挑粪蠢汉，指望要捋猛虎之须，何其愚也！我若不念绅宦体面，一个个手都扫光，脚都打折。我如今饶了他们的性命，叫他须朝夕焚香顶礼，以报我大赦之恩，不可不知也！”说罢，将手一举道：“请了。”竟大踏步回下处来。

到得下处，只见小舟已把行李打点的端端正正，又见水用牵着一匹马，也在那里伺候。铁公子不知就里，因问水用道：“你在此做甚？”水用道：“小姐访问过公子留铁相公吃酒，不是好意，定有一场争斗。又料定过公子争斗铁相公不过，必然要吃些亏苦。又料他若吃些亏苦，断不肯干休，定要起一场大是非。家小姐恐铁相公不在心，竟去了，让他们造成谤案，那时再办就迟了。家小姐又访知按院出巡东昌府，离此不远，请铁相公一回来，即快去面见冯按院，行将过公子恶迹呈明，立了一案，到后任他怎生播弄，便不妨了。故叫小人备马，在此伺候，服侍铁相公去。”铁公子听了，满心欢喜道：“你家小姐在铁中玉面上，如此用情，真令人感激不尽。你家小姐料

事怎如此快爽，用心怎如此精细，真令人叹有不了！既承小姐教诲，定然不差。”因进下去，吃了午饭，辞了主人，竟上马带着水用、小丹，来到东昌府，去见冯按院。正是：

英俊多余勇，佳人有俏心。

愿为知己用，一用一番深。铁公子到了东昌府，访知冯按院正坐衙门，写了一张呈子，将四公子与水运结党朋谋陷害之事，细细呈明，要他提疏拿问。走到衙门前，不待投文报告，竟击起鼓来，击了鼓，众衙役就不依衙规，竟扯扯曳曳，拥了进来。到了丹墀，铁公子尊御史代天巡狩的规矩，只得跪一跪，将呈子送将上去。冯按院在公座上看见铁公子，已若认得，及接呈子一看，见果是铁中玉，也不等看完呈子，就走出公座来，一面叫掩门，一面就叫门子请铁相公起来相见。一面看坐侍茶，一面就问道：“贤契几时到此，到此何干？本院并不知道。”铁公子道：“晚生到此，不过游学，原无甚事。本不该上渎，不料无意中忽遭群奸结党陷害，几至丧命，今幸逃脱，情实不甘。故匍匐台前，求老恩台代为伸雪。”

冯按院听了道：“谁敢大胆陷害贤契？本院自当尽法究治。”复取呈子，细细看完，便蹙着眉头，只管沉吟道：“原来又是他几人！”铁公子道：“锄奸去恶，宪台事也。老宪台镜宇肃清，无所畏避，何独踌躇，宽假于此辈？”冯按院道：“本院不是宽假他们。但因他们尊翁，俱当道于朝，处之未免伤筋动骨，殊觉不便。况此辈不过在豪梁纨绔中作无赖，欲警戒之，又不知悛改；欲辱弹章，又实无强梁跋扈之雄。故本院未即剪除耳。今既得罪贤契，容本院细思所以治之者。”铁公子道：“事既难为，晚生怎敢要求费老宪台之心？但晚生远人，今日之事，若不先呈明，一旦行后，恐他们如鬼如蜮，转捏虚词以为毁谤，则无以解。既老宪台秦镜已烛其奸，则晚生安心

行矣。此呈求老宪台立宪可也。”冯按院听了，大喜道：“深感贤契相谅，乞少留数日，容本院尽情。”铁公子立刻要行，冯按院知留不住，取了十二两程仪相送。铁公子辞谢而出。正是：

乌台有法何须执，白眼无情用转多。

不知铁公子别后，又将何往，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出恶言拒聘实增奸险

词曰：

礼乐场中难用狠，况是求婚，须要她心肯。一味蛮缠拿不稳，全靠威风多受损。君子持身应有本，百岁良缘，岂不深思忖？若教白璧受人污，宁甘一触成齏粉！

调寄《蝶恋花》

话说铁公子辞了冯按院出来，就将冯按院说的话一一都与水用说明了，叫他说知小姐。因又说道：“你家小姐，慧心俏胆，古今实实无二，真令我铁中玉服煞。只因男女有别，不得时时相亲，深以为恨耳。然此天所定也，礼所制也，无可奈何。”因将马匹归还水用回去，却自雇了一匹蹇驴，仍回大名府去。正是：

来因义激轻千里，去为深情系一心。

慢道灵犀通不得，瑶琴默默有知音。

按下水用回复水小姐，铁公子自回大名府，不提。

却说过公子邀了三个恶公子，七八个硬汉，只指望痛打铁公子一场，出出胸中之气，不料反被铁公子将酒席掀翻，众人打得狼狼狈狈，竟自提着张公子送他出门，扬长而去，甚是大模大样，大家气得话都说不出。气了半晌，还是水运说道：“此事是我们看轻了，气也无用，也不料这小畜生倒有些膂力！”过公子道：“他虽有膂力，却不是众打他不过，只因他用手提着张兄，故不敢上前耳，如今张兄脱了身，这事放手不得，

待我率性叫二三十人，却打他一顿，然后到按院处去告他一状。”张公子道：“既是过兄叫人去，我也叫二三十人去相帮。”

王公子、李公子也要叫人相帮。一时乘着兴，竟聚了百十余人。四公子同水运领着，竟拥到下处来寻铁公子厮打。及到下处问时，方知铁公子已去了。大家懊悔，互相埋怨。过公子道：“不须埋怨。他虽逃去，我有本事告一状，叫按院拿了他来。”水运道：“他是北直隶人，又不是属山东管，就是按院也拿他不来。”过公子道：“要拿他来也不难，只消我四人，共告一状，说他口称千军万马，杀他不过，意在谋反，故屡屡逞雄，打夺四人，欲为聚草屯粮之计，耸动按台，要他上本。等本上了，我四家再差人进京，禀明各位大人，求他们暗暗相助，发下命令来拿人，那时他便有万分膂力，也无用了。”大家听了，俱欢喜道：“此计甚妙。”因叫人写了一张状子，四人同出名，又写水运作见证，约齐了，竟同到东昌府，来候冯按院放告日期，竟将状子投上。冯按院细细看了见证，合着铁公子前告之事，欲待就将铁公子先告他之事批明不准，又恐他们谤他听信一面之辞。欲要叫他四人面审，却恐伤体面，因见水运是见证，就出一根签，先拿水运赴审。

原来水运敢做见证，只倚着四公子势力，料没甚辩驳。忽见按院一根签，单单拿他去审，自己又没有前程，吓得魂飞天外，满身上只是抖。差人闻知他是水运，哪管他的死活，扯着就走。水运看着四公子，着急道：“这事怎么了！还求四位一齐进去，见见方好。恐怕我独自进去，没甚情面，一时言语答应差了，要误大事。”四公子道：“正该同见。”遂一齐要进去。差人不肯道：“老爷吩咐，单拿水运，谁有此大胆，敢带你们众人进去？”四公子无法，只得立住，因让差人单带水运到丹墀下，跪禀道：“蒙老爷见差，水运拿到。”

冯按院叫带上来。差人遂将水运直带至公座前跪下。冯按院因问道：“你就是水运么？”水运战战兢兢的答应道：“小的正是水运。”冯按院又问道：“做见证的就是你么？”水运道：“正是小的。”冯按院又问道：“这证见是你自己情愿做的，还是他四人强你做的？”水运道：“这证见也不是四人强小的做，也不是小的自情愿做，只因这铁中玉谋反之言，是小的亲耳听见，故推辞不得。”冯按院道：“这等说来，这铁中玉谋反是真了？”水运道：“果然是真。”冯按院道：“既真，你且说这铁中玉说的是什么谋反之言。”水运道：“这铁中玉自夸他有手段，若手持寸铁，纵有千军万马，也杀他不过。”冯按院又问道：“这铁中玉谋反之言，还是你独自听见的，还有别人亦听见的？”水运道：“若是小的独自听见的，便是小的冤枉他了。这句话实实与他们四人一同听见的。他们四人要做原告，故叫小的做见证。”冯按院道：“既是你们五人同听见，定有同谋，却在何处？”

水运因不曾打点，一时说不出，口里只管咯咯的打舌花。冯按院看见，忙叫拿夹棍来。众衙役如虎如狼，吆喝答应一声，就将一副短夹棍，丢在水运面前。水运看见，吓得魂不附体，面如土色。冯按院又用手将案一拍道：“问你在何处听见，怎么不说？”水运慌做一团，没了主意，因直说道：“这铁中玉谋反之言，实实在过其祖家里听得的。”冯按院道：“这铁中玉既是大名府人，为何到得过其祖家里来？”水运道：“这铁中玉访知过其祖是宦家豪富，思量劫夺，假作拜访，故到他家。”冯按院又问道：“你为甚也在那里？”水运道：“这过其祖是小的女婿家，小的常去望望，故此遇见。”冯按院又问道：“你遇见他二人时，还是吃酒，还是说话，还是厮闹？”水运见按院问的兜搭，一时摸不着头路，只管延捱不说。冯按院因喝骂

道：“这件事，本院已明知久矣！你若不实说真情，我就将这老奴才活活夹死！”

水运见按院喝骂，一发慌了，只得直说道：“小的见他二人时，实是吃酒。”冯按院又问道：“你可曾同吃？”水运道：“小的撞见，也就同吃。”冯按院又问道：“这王、李、张三人，又是怎生来的？”水运道：“也是无心陆续撞来的。”冯按院又问道：“他三人撞来，可曾同吃酒？”水运道：“也曾同吃。”冯按院又问道：“你们五人既同他好好吃酒，他要谋反，你五人必定也同谋了，为何独来告他？”水运道：“过其祖留铁中玉吃酒，原是好意，不料铁中玉吃到酒醉时，却露出本相来，将酒席掀翻，抓人乱打，打得众人跌跌倒倒，故卖嘴说出‘千军万马杀他不过’谋反的言语来。还说要将四家荡平做寨费，故四人畏惧，投首到老爷台下。若系同谋，便不敢来出首了。”冯按院道：“抓人厮打，只怕还是掩饰，彼此果曾交手么？”水运道：“怎不交手？打碎的酒席器皿还在，老爷可差人去查看。”冯按院道：“既相打，他从大名府远来，不过一人，你五家主众仆多，自然是他被伤了，怎么倒告他谋反？”水运道：“这铁中玉虽只一人，他动起手来，几十人也打他不过。因他有些本事，又口出大言，故过其祖等四人告他谋反。”冯按院又问道：“这铁中玉可曾捉获？”水运道：“铁中玉英勇绝伦，捉他不住，被他逃走了。”

冯按院叫吏书将水运的口词，细细录了，因怒骂道：“据你这老奴才供称，只不过一群恶少酒后之殴，怎就妄告谋反？铁中玉虽勇，不过一人，岂有一人敢于谋反之理？就是他说千军万马，杀他不过，亦不过卖口算勇，并非谋反之言。你说铁中玉逃走，他先已有词，告你们朋谋陷害，怎说逃走？据二词看来，吃酒是真，相打是真，他只一人，你们五人并奴仆一干，

则你们谋陷是实，而你们告他谋反毫无可据，明明是虚。本院看过、王、张、李四人，皆贵门子，怎肯告此谎状？一定是你这老奴才与铁中玉有仇，在两边挑起事端，又敢来硬做证见，欺瞒本院，情殊可恨！”说着将手在筒内拔了六根签，丢在地下，叫拿下去打。

众皂隶听了，吆喝一声，就将水运扯下去，托翻在地，剥去裤子，擎着头脚，只要行杖，吓得水运魂都没了，满口乱叫道：“天官老爷，看乡绅体面饶了吧！”冯按院因喝道：“看哪个乡绅体面？”水运说道：“小的就是兵部侍郎水居一的胞弟。”冯按院道：“你既是他胞弟，可知水侍郎还有甚人在家？”水运道：“家兄无子，只有小的亲侄女在家看守，甚是孤危。前蒙老爷恩，赏了一张禁人强娶的告示张挂，近日方得安宁，举家感恩不尽。”冯按院道：“这等是真了。你既要求本院饶你，你可实在说来，与铁中玉有甚仇隙，要陷害他？”水运被众皂隶揪在地下，屁股朝天，正在求生不得之际，哪里还敢说谎？只得实说道：“小的与铁中玉原无仇隙，只因过其祖要拉小的在内。”冯按院道：“一则念你是乡绅子弟，二则看四公子面上，饶了你，快出去，规劝四位公子息讼，不要生事！”因叫一个书吏押着水运，将原状与铁公子的呈子，并水运供称的口词，都拿出去与四位公子看，又吩咐道：“你就说此状，老爷不是不行，若行了，审出这样的情由，于四位实有不便。”吩咐完，因喝声“押出去”。

水运听见，就象鬼门关放赦一般，跟着书吏，跑了出来，看见四公子，只是伸舌道：“这条性命，几乎送了。冯老爷审事，真如明镜，一毫也瞒他不得，快快去吧！”四公子看见铁公子已先有呈子，尽皆惊骇道：“我们只道他害怕逃了去，谁知他反先来呈明，真真算能事。”又见水运害怕，大家十分没

兴，只得转写一帖子，谢了按院，走了回来，各自散去。

别人也渐渐丢开，惟过公子终放心不下，见成奇进京去，久无音信，又差一人妥当家人，进京去催信。正是：

青鸟不至事难凭，黄犬无音侧耳听。

难道花心不轻露，牢牢密密护金铃？

按下过公子又差人进京不提。却说先差去的家人并成奇，到了京中，寻见过学士，将过公子的家书呈上。过学士看了，因叫成奇到书房中，与他坐了，细细问道：“大公子为何定要娶这水小姐？这水小姐的父亲已充军到边去了，恐怕门户也不相当。”成奇道：“大公子因访知这水小姐是当今的淑女，不但人物端庄、性情静正一时无两；只那一段聪明才干，任是材智人，也算她不过。故大公子立誓要求为她为配。”过学士因笑道：“痴儿子，既然要求她为配，只消与府县说知，央他为媒，行聘去娶就是了，何必又要你远远进京来见我，又要我远远到边上去求她父亲？”成奇道：“大公子怎么不求府县，正为求府县，用了百计千方，旨了万千气力，俱被这水小姐不动声色，轻轻的躲过，到底娶她不来。莫说府县压服她不倒，就是新到的冯按院，是老爷的门生，先用情为大公子连出两张虎牌，限一月成婚，人尽道再无移改的了，不料这水小姐，真真是个俏胆泼天，竟写了一道本章，叫家人进京击登闻鼓，参劾冯按院。”

过学士听了，惊讶道：“小小女子，怎有这等大胆，难道不怕按院拿她？成奇道：“莫说她不怕拿，她等上本的家人先去了三日，她偏有胆气，将参他的副本，亲自当堂送与冯按院看。冯按院看见参得厉害，竟吓慌了，再三苦苦求她，她方说出上本家人姓名，许他差飞马赶回。冯按院晓得她是个女中豪杰，惹她不得，故后来转替她一张禁人强娶的告示，挂在门前，

谁敢问她一问？大公子因见按院也处她不倒，故情急了，只得托晚生传达此情，要老爷求此淑女，以彰关雎雅化。”

过学士听了，又惊又喜道：“原来这水小姐如此聪慧，怪不得痴儿子这等属意。但这水居一也是个倔强任性之人，最难说话，虽与我同朝同里，往来却甚疏淡。况他无子，止此一女，未知他心属意何人。若在往日求他，他必装模做样，今幸他遣戍边庭，正在患难之际，巴不得有此援引，我去议亲，不愁不成。”成奇道：“老爷怎生样去求？”过学士道：“若论求亲之事，原该托一亲厚的媒人，先去道达其意，讲得他心允了，然后送定行聘。只是他如今充军边远，离京一二千里，央谁为媒去好？若央个小官，却又非礼；若求个大老，大老又岂可远出？况大老中，并无一人与他亲厚，莫若自写一封书，再备一副厚礼，就烦成兄去自求吧。”成奇道：“老爷写书自求，倒也捷径。若书中隐隐许他辩白，他贪老爷的势力，自然依允。倘若毕竟执拗不从，他已问军，必有卫所管辖之官，并亲临上司，老爷可再发几个图书名帖，与晚生带着，临时或劝谕他，或挟制他，不怕他不允！”过学士点头称“是”。因一一打点停当，择个日子，叫成奇依旧同了两个得力的家人同去。正是：

关雎须要傍河洲，展转方成君子逑。

若是三星不相照，空劳万里衮衣稠。

话说水侍郎在兵部时，在边关有警，他力荐一员大将，叫做侯孝，叫他领兵去守御。不期这侯孝是西北人，为人猛勇敢直，因兵部荐他为将，竟不曾关会得主帅，径自出战。边帅恼他，暗暗将前后左右的兵将俱撤回，使他独力无援，苦战了一日，不曾取胜，因众口一词，报他失机，竟拿了下狱。遂连累水侍郎荐举非人，竟问了充军，贬到边庭。水侍郎又为人寡合，无人解救。只得竟到贬所，一年有余。虽时时纪念女儿，却自

身无主，又在数千里之外，只得付之度外。

不料这日正闲坐无聊，忽报京中过学士老爷差人候见。此时水侍郎虽是大臣被贬，体面还在，然名在军籍，便不好十分做大，听见说过学士差人，不知为甚事，只得叫请进来。成奇因带了两个家人进去，先送上自己的名帖，说是过学士的门客。水侍郎把他请进，一面进坐侍茶，一面问道：“我学生蒙圣恩贬谪到此，已不齿于朝绅，长兄又素昧生平，不知何故不惮一二千里之遥，跋涉到此？”成奇因打了一恭道：“晚生下士，怎敢来候见老先生？只因辱在过老先生门下，今皆过老先生差委，有事要求老先生，故不惜奔走长途，斗胆上谒。”水侍郎道：“我学生虽与过老先生忝在同乡，因各有官守，相接转甚疏阔。自从贬谪到边，一发有云泥之隔。不知有何见谕，直劳尊兄遥遥到此？莫非朝议以我前罪尚轻，又加以不测之罪么？”成奇道：“老先生受委屈之事，过老先生常说，不久就要为老先生辩明，非为此也。所为者，过老先生大公子，年当授室之时，尚未有佳偶。因访知老先生令爱小姐，乃闺中名秀，又擅林下高风，诚当今之淑女，愿以丝萝附乔木久矣。不意天缘多阻，老先生复屈于此，不便通媒人，当俟老先生高升复任，再遣冰人，又恐失桃夭之时。今过老先生万不得已，只得亲修尺楮，一并不腆之仪，以代斧柯。”因叫两个家人，将书札呈上，又打一躬道：“书中所恳，乞老先生俯允。”

水侍郎接了书，即拆开细看，看完了，见书中之意，与成奇所说相同，因暗想道：“这过学士在朝为官，全靠谄媚，非吾辈中人。他儿子游浪有名，怎可与我女儿作配？况我女儿在家，这过公子既要求她，里巷相接，未有不先求近地，而竟奔波于远道者，今竟奔波远道而不辞者，必近地求之而不得也。我若轻率应承，倘非我女儿所愿，其误非小。”因将书袖了，

说道：“婚姻之事，虽说父命主之，经常之道也。然天下事，有经则有权，有常则有变。我学生孤官弱息，蒙过老先生不鄙，作苹蘩之采，可谓荣幸矣。今我学生宦京五载，又戍边年余，前在京已去家千里，今去京则又倍之，则离家之久，去家之远，可想而知。况我学生无子，止此弱息，虽女犹男，素不曾以闺中视之，故产业尽听其掌管，而议婚一事，久已嘱其自择矣，此虽未合经常，聊从权变耳。过公子既不以小女为陋，府尊，公祖也，县尊，父母也，舍弟亲叔也，何不一丝系之，百辆迎之，胡舍诸近，而求诸远也？”成奇道：“老先生台谕，可谓明见万里。过公子因梦想好逑，恨不能一时即遂钟鼓琴瑟之愿，故求之公祖，公祖已许和谐；求之父母，父母已允结缡；求之亲叔，亲叔已经纳聘。然反复再四，而淑女终必以父命为婚姻之正。故过老先生熏沐遣晚生奔驰以请也。”

水侍郎听见说女儿不肯，已知此婚非女儿所愿，因说道：“小女必待父命，与过老先生必请父命者，固守礼之正也。但我学生待罪于此，也是朝廷之罪人，非复家庭之严父矣。旦夕生死，且不可测，安敢复问家事？故我学生贬谪年余，并不敢以一字及小女长短者，盖以臣罪未明也，君命未改也。若当此君命未改，臣罪未明之时，而即遥遥私图儿女之婚姻，则是上不奉君之命，下不自省其罪也，其罪不更大乎，断乎不敢！”成奇道：“老先生金玉之言，自是大臣守正，不欺室漏。然礼有贬之轻，而伸之重者。如老先生今日，但曲赐一言，即成百年秦晋之好，孰重孰轻？即使在圣主雷霆之下，或亦怜而不问也。”

水侍郎道：“兄但知礼可贬，而不知礼之体有不可贬者。譬如今日，我学生在患难中，而小女孤弱，不能拒大力之求，凡事草草为之，此亦素患难之常，犹之可也。倘在患难中，而

不畏患难，必以父命为正，此贤女之所为也。女既待父之正，则为父者自不容以不正教其女也。若论婚姻之正，上下有体，体卑而强尊之，谓之渎，体尊而必降之，谓之褻。以我学生被谪在此，体卑极矣，有劳尊兄远系赤绳，则我学生以为僭而不敢当矣。若以我学生昔日曾备员卿贰，亦朝廷侍从之官也，倘劳丝萝下结，即借鸳鸯为斧柯之用，亦无不可。何竟不闻，而乃自遣尺书，为析薪之用，不亦太褻乎！尊兄试思之，可不可也？”

成奇被水侍郎一番议论，说得顿口无言，捱了半晌，因复说道：“晚生寒贱下士，实不识台鼎桃夭大义。但奉过老先生差委而来，不过聊充红叶青鸾之下尘，原不足为重轻。设于礼有舛错，望老先生勉而教之，幸勿以一介非人，而误百年大事。”水侍郎道：“尊兄周旋，亦公善意。但我学生细思此婚，实有几分不妥。”成奇道：“有何不妥？”水侍郎道：“过老先生乃台鼎重臣，我学生系沙场戍卒，门户不相当，一也；女无母而孤处于南，父获罪而远流于北，音信难通，请命不便，二也；我学生不幸，门祚衰凉，以女为子，于归则家无人，赘入则乱宗祀，婚姻不便，三也。况议婚未有止凭两姓，而择婿未有不识其面者也。敢烦成兄，善为我辞，为感。”

成奇又再三撮合，而水侍郎只是不允。因送成奇到一小庵住下，又议了两三日，成奇见没处入头，只得拿了过学士的名帖，央卫所管辖之官，并亲临上司武弁，或来劝勉，或来挟制，弄得个水侍郎一发恼了，因回复成奇道：“我水居一是得罪朝廷，未曾得罪过学士，而过学士为何苦苦以声势相加？我水居一得罪朝廷，不过一身，而小女家居，未尝得罪，为何苦苦逼婚？烦成兄为我多多达意：我水居一被贬以来，自身已不望生还久矣，求其提拔，吾所不愿；彼纵加毁，吾亦不畏。原礼原

书，乞为缴上。”成奇无可奈何，只得收拾回京。正是：

铁石体难改，桂姜性不移。

英雄宁一死，决不受人欺。成奇回到京中，将水侍郎倔强不从之言，细细报知过学士。过学士满心大怒，因百计思量，要中伤水侍郎。过不得半年，恰值边上忽又有警，守边将遇俱被杀伤。一时兵部无人，朝廷关廷臣举荐。过学士合着机会，因上一本道：“边关屡失，皆因旧兵部侍郎水居一误用侯孝失机之所致也。今水居一虽遣戍，实不足尽辜；而侯孝尚系狱游移，故边将不肯效力也。恳乞圣明大奋乾断，敕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即将侯孝申明定罪，先正典刑，再逮还水居一，一并赐死。则雷霆之下，举荐不敢任情，将士感奋，自然效力，而边关不愁靖矣。”

不日旨下，依拟。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只得奉旨提出侯孝，会审定罪。只因这一审，有分数：李白重逢，子仪再世。不知后事何知，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拼死命救人为识英雄

词曰：

肉眼无知肉食鄙，昂藏英雄，认作驽骀比；不是虚缚拘其体，定是苛文致其死。自分奇才今已矣，岂料临刑，突尔逢知己。拔起边庭成大功，始知国事能如此。

调寄《蝶恋花》

话说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接了圣旨，随即会同定了审期，在公衙门提出侯孝来同审。这日，适值铁公子因有事到京中来省亲，问道：“母亲，父亲因为什么公务出门？”石夫人道：“为审一员失机该杀的大将，这件事已审过一番，今奉旨典刑，不敢耽延，大清晨就去了。”铁公子道：“孩儿听得边关连日有警，正在用人之际，为何反杀大将？父亲莫要没主意，待孩儿去看看。”石夫人道：“看看也好，只是此乃朝廷大事，不可多嘴。”铁公子应诺，因叫长班领到三法司衙门去看。只见那大将侯孝，已奉旨失机该斩，绑了出去，只待午时三刻，便要行刑。铁公子因分开众人，将那大将一看，只见那人年纪只有三十上下，生得豹头环眼，燕颌虎须，十分精悍。心下暗惊道：“此将才也，为何遭此！”因上前问道：“我看将军堂堂凛凛，自是英杰中人，为何杀人不过，失了事机？”那大将听见说他杀人不过，不禁暴声如雷道：“大丈夫视死如归，便死便杀，也不为大事。只是我侯孝两臂有千斤之力，一身有十八般本事，怎的说杀人不过，失了什么事？”铁

公子道：“既不失机，为何获此大罪？请道其详。”那大将道：“罢了，事到如今，说也无益。”铁公子道：“不说也罢。只是目今边庭正需人用，将军还能战否？”那人道：“斩将搴旗，本是分内事，有甚不能？”

铁公子听了，便不再问，竟气忿忿直冲进三法司堂上来，大声说道：“三位老大人乃朝廷卿贰大臣，宜真心为国！为何当此边庭紧急之秋，国家无人之日，乃循案牒具文而杀大将，误国不浅！请问还是为公乎，为私乎？窃为三大人不取也！”刑部侍郎王洪与大理寺卿陈善、都察院铁英三人，因过学士本上有“先正典刑”之言，圣上准了，便不敢十分辩驳。虽同拟了一个斩字，请下旨来，心下却总有几分不安。忽见有人嚷上堂来，不觉又惊又喜又怒，再细看时，却认得是铁公子。刑部与大理寺不好作威，倒是铁都院先拍案怒骂道：“好大胆的小畜生，这是朝廷的三法司，乃王章国宪森严之地，三大臣奉旨在此审狱决囚。你一介书生，怎敢到此狂言。法不私亲，快与我拿下！”

铁公子大叫道：“大人差矣！朝廷悬登闻鼓于国门，凡有利弊，尚许诸人直言无隐，怎出生入死之地，不容人伸冤。”铁都院道：“你是侯孝甚人，为他伸冤？”铁公子道：“孩儿素不识侯孝，怎为他伸冤？但念人材难得，乃为朝廷大将伸冤。”铁都院道：“朝廷大将，生杀自在朝廷，关你何事，却如此胡为？快与我拿下！”衙役见都院吩咐，只得上前来拿。

刑部与大理寺都摇头道：“且慢！”因将铁公子唤到公座前，好言抚慰道：“贤契热肠直性，虽未为不是，但国有国法，官有官体，狱有狱例，自难一味卤莽而行。就是这侯孝失机一案，已系狱经年，水居一兵部又为他谪戍，则当时论其非而议其过者，不只一人矣。岂至今日过犯尚存，罪章犹在，而问官

突然辨其无罪，此国法、官体、狱情之所必无也。设有议轻之奏，尚不敢擅灭重条，况过学士弹章请斩，而圣旨明已依拟，则问官谁敢立异为之请命哉？势不可也。”

铁公子听了，怫然长叹道：“二位大人之言，皆庸碌之臣贪位慕禄保身家之言也，岂真心王室，以国事为家事者所忍出哉？倘国法、官体、狱情必应如此，则一下吏为之有余，何必老大人入为股肱腹心耶？且请问古称尧曰宥之三，皋陶曰执之三，此何意也？若果如此言，则今日所为，大非盛世君臣矣。”

王洪、陈善听了，俱默默无言。铁都院因说道：“痴儿子，无多言，这侯孝一死不能免矣。”铁公子忿然曰：“英雄豪杰，天生实难，大人奈何不惜？若必斩侯孝，请先斩我铁中玉。”铁都院道：“侯孝前之失机，已有明据，斩之不过一弩骹耳，何足为怪？”铁公子道：“人不易知，知人不易。侯孝气骨昂昂，以之守边，乃万里长城也。一时将帅，恐无其比。”铁都院道：“纵使有才，其如有罪何？”铁公子道：“自古之英雄，往往有罪朝廷，所以有戴罪立功之条，正此意也。”王洪道：“用他必须人保，你敢力保么？”铁公子道：“倘赦侯孝，使之复将，不能成功，先斩我铁中玉之头，以谢轻言之罪。”

王洪、陈善因对铁都院道：“此乃众人瞩目之地，既是令公子肯挺身力保，则此番举动，料不能隐瞒也。若定然不听，我三人只合据实奏闻，请旨定夺。”铁都院到此地步，也无可奈何，只得听从。王洪因唤转侯孝，依旧下狱，就叫铁公子面写一张保状，着差人事带起，然后三人写了一本，登时达上。此时边庭正紧急，拜本上去，只隔一日，就御批下来道：

边关需人正急，铁英子铁中玉既盛称侯孝有才，可御边患，朕岂不惜？今暂赦前罪，假借原衔，外赐剑一口，凡边庭有警之处，俱着即日领兵救援破敌，倘能成功，另行升赏，如再失

机，即着臬示九边，以儆无能。水居一前荐，铁中玉后保，俱照侯孝功罪，一体定其功罪。呜呼，使其过正，以勸其功，朕所望也。死于法何如死于敌，尔其懋哉！钦此。

圣旨下了，报到狱中，侯孝谢过圣恩，出了狱，且不去料理军务，先骑着一匹马，一径来拜谢铁公子。二人相见，英雄识英雄，彼此爱慕至极。铁公子留饭，侯孝也不推辞，说一回剑术，谈一回兵机，二人痛饮了一日，方才别去。到第二日，兵部因边庭乏人，又见期限紧急，一面料理兵马，一面就催促起身。侯孝这番到边，虽说带罪，却是御批，更加赐剑，边帅无人敢与他作梗，故得任意施展。不半年，报了五捷，边境一时肃清。天子大悦，即升总兵。水居一先复了侍郎之职，后因屡捷，加升尚书。铁中玉力保有功，特授翰林院待诏。铁中玉上疏辞免，愿就制科。过学士自觉无颜，只得告病不出。正是：

冤家初结时，只道占便宜。

不料多翻复，临头悔是迟。 却说水居一升了尚书，钦诏回京，何等荣耀。那些卫所管辖之官，并上司武弁，前为过学士出力作恶者，尽皆慌了，无不自缚俯首请罪，水尚书肚皮宽大，俱不与他较量，到了京中，见过圣上，谢了恩，闻知铁公子在三法司堂上，以死力保侯孝，侯孝方能成功，又访知他前曾打入大夫候养闲堂，救出了韩愿妻女，既感其恩，又慕其豪杰，到了尚书的任，即用两个名帖，来拜铁都院父子。铁都院接见，略叙寒温，水尚书即欲请铁公子来相见。铁都院道：“今秋大比，他在西山藏修，故有失迎候。”水尚书道：“我学生此来，虽欲拜谢贤契乔梓提拔之恩，然实慕令公子少年许多英雄作用，欲求一见，以慰平生，奈何无缘，却又不遇！”铁都院道：“狂妄小子，浪得虚名，我学生正以为忧，屡屡戒饬，怎老先生转过为垂誉，何敢当也！”水尚书道：“令公子

侠烈非狂，真诚无妄，学生非慕其名，正慕其实，故殷殷愿见也。”铁都院道：“下学小子，既蒙援引，诚厚幸也，自当遣其上谒。”水尚书道：“倘蒙赐顾，乞先示知，以便扫门恭候。”再三恳约，方才别去。正是：

驱马明所好，溯洄愿言清。

殷勤胡若此，总是为伊人。铁都院本意原不欲儿子交接，因水尚书投帖来拜，又再三要见，不可十分过辞，只得差人到西山，报与铁公子知道，就叫他进城来回拜。铁公子闻知，因想道：“他来拜我，只不过为我保了侯总兵，连他都带升了，感谢之意，何必面见？”因吩咐来役道：“你可禀上太爷，就说我说，既要山中读书，长安城中，乃冠盖往来之地，哪里应酬得许多？求老爷一概谢绝为妙。”

来役领命回复铁都院。铁都院点头道：“这也说得是。”因自来答拜。见了水尚书，即回说道：“小儿闻老先生赐教，即要趋承领训，不期卧病山中，不能如愿，获罪殊深，故我学生特先代为请荆，稍可步履，即当走叩。”水尚书道：“古之高士，只许人闻其名，不许人识其面，正今日令公子之谓也，愈令我学生景仰不尽。”说罢，铁都院辞了出来。

水尚书因暗想道：“我女儿冰心，才貌出众，聪慧绝伦，我常虑寻不出一个佳婿来配她。今日看起这铁公子来，举动行事，大有可为，况闻他尚未婚娶，又与我有恩，若舍此人不求，真可谓当面错过矣。但不知人物生得如何，必须见面，方可决疑。”主意定了，即差人去细细访问，铁公子可在西山读书否？差人回报，果在西山读书。水尚书因瞒着人，到第二日，起个绝早，竟是便服，只自骑了一匹马，带了三四个贴身伏侍的长班，悄悄到西山来拜铁公子。

此时铁公子朝饭初罢，见差役报知水尚书来拜，他打动了

水小姐之念，正在那里痴想道：“天下事奇奇怪怪，最料不定，再不料无心中救侯孝，倒象有心去救水尚书的一般。设使当日不在县堂之上，遇见水小姐。今日与水尚书有此机缘，若求他女儿为婚，未必不允，但既有了这番嫌疑，莫说我不便去求他，就是他来求我，我也不便应承，有伤名教。想将起来，有情转是无情，有恩转是无恩，有缘转是无缘，老天何倒若此！”

正沉吟思索，忽见一个长髯老者，方巾野服，走进方丈中来，到了面前，叫一声：“铁兄，何会面之难也，不怕令人想煞！”铁公子仓猝中不知是谁，因信口答道：“我铁中玉面皮最冷，定是不曾面会，今既会了，只怕又未必想了。”因迎下来施礼。那老者还礼毕，因执着铁公子的手，细细端详道：“未见铁兄还是虚想，今既见铁兄，实实要想了。我学生一还京，即登堂拜谢，不期止谒见尊公，而未得亲睹台颜，怅然而返。后蒙尊公许我一会，又慎重自持，不肯赐顾。我学生万不得已，故今悄地而来，幸勿罪其唐突也。”

铁公子听了，惊讶道：“这等说来，却就是水先生了。”水尚书道：“正是学生水居一。”因叫长班送上名帖。铁公子道：“晚生后学，偶尔怜才，实不曾为青天而扫浮云，何敢当老先生如此郑重？”水尚书道：“我学生此来，实不为一身一官而谢提拔，乃慕长兄青年，有此明眼定识，热肠壮气，诚当今不易得之英雄，故愿一识荆州耳。”铁公子因连连打恭道：“原来老先生天空海阔，别具千秋，晚生失言矣。”因请坐奉茶，一面叫人备酒留饭，与水尚书对饮。

水尚书原有意选才，故谆谆问讯。铁公子见水尚书远道而来，破格相待，以为遇了知己，便倾盖而谈。谈一会经史文章；又谈一会孙、吴韬略，论伦常则名教真传，论治化则经纶实际，莫不津津有味，凿凿可行。谈了许久，喜得水尚书头如水点，

笑如花开，不住口的赞美道：“铁兄高才，殆天授也！”

又谈了半晌，水尚书忍不住，因对铁公子道：“我学生有一心事，本不当与兄面言，因我与兄相遇在牝牡骊黄之外，故不复忌讳耳。”铁公子道：“晚生忝居子侄，老先生有言进而面教之，甚盛心也。”水尚书道：“我学生无子，只生一女，今年一十八岁。若论姿容，不敢夸天下无二；若论她聪慧多才，只怕四海之内，除了长兄，也无人堪与作对。此乃学生自夸之言，长兄也未必深信。幸兄因我学生之言，而留心一访，或果了然不谬，许结丝萝，应使百辆三星无愧色，而钟鼓琴瑟有正音也。婚姻大事，草草言之，幸长兄勿哂。”

铁公子听了，竟呆了半晌，方叹一口气道：“老天，老天，既生此美对，何又作此恶缘？奈何，奈何！”水尚书见铁公子沉吟嗟叹，因问道：“长兄莫非已谐佳偶？”铁公子连连摇头道：“四海求凰，常鄙文君非淑女，何处觅相如之配？”水尚书道：“既未结缡，莫非疑小女丑陋？”铁公子道：“有美一人，举国皆知为孟光，但恨曲径相逢，非河洲大道，鸠巢鹊夺，恐遣名教羞耳。坐失好逑，已抱终身大恨，今复蒙老先生议及婚姻，更使人遣恨于千秋也。”水尚书听见铁公子说话，隐隐约约，不明不白，因说道：“长兄快士，有何隐衷，不妨直述，何故作此微词？”铁公子道：“非微词也，实至情也，老先生归而询之，自得其详矣。”

水尚书因离家日久，全未通音信，不知女儿近作何状，又见铁公子说话，鶑鶑突突，终有暧昧，不可明言，遂不复问。又说些闲话，吃了饭，方别了回去。正是：

来因看卫，去为问罗敷。

欲遂室家愿，多劳父母图。水尚书别了回来，一路上暗想道：“这铁公子果然是个风流英俊，我女儿的婚姻，断乎放他

不得。但他说话模糊，似推又似就，似喜又是怨，不知何故。莫非疑我女儿有甚不端？但我知女儿的端正静贞，出于性成，非矫强为之，料没有非礼之事。只怕还是过学士因求亲不遂，布散流言，这都不要管他。我回去且与他父亲定了婚姻之约，任是风波，便不能摇动矣。”

主意定了，到私衙，择个好日，即央个相好同僚，与铁都院道达其意。铁都院因过学士前参水尚书，知是为过公子求亲不遂，起的衅端，由此得知水小姐是出类拔萃的多才女子，正想为铁公子择配，忽见水尚书央人来议亲，正合其意，不胜欢喜，遂满口应承。水尚书见铁都院应承，恐怕有变，遂连忙交拜请酒，又央请同僚催促铁都院下定。

铁都院与石夫人商量道：“中玉年也不小，若听他自择，择到几时？况我闻这水小姐，不独人品端庄，又兼聪慧绝伦。过学士的儿子，百般用计求她，她有本事百般拒绝。又是个女中豪杰，正好与中玉作配。今水尚书又来催定，乃是一段良缘，万万不可错过。”石夫人道：“这水小姐既闻她如此贤慧，老爷便拿定主意，竟自为他定了，也不必去问儿子，若去问他，他定然又有许多推辞的话。”铁都院道：“我也是这等想。”老夫妻商量停当，遂不通知铁公子，竟自打点礼物，择个吉日，央同僚为媒，下了定后，方着人去与铁公子贺喜。

铁公子闻知，吃了一惊，连忙入城来见父母道：“婚姻大事，名教攸关，欲后正其终，必先正其始。若不慎其初，草草贪图才貌，留嫌隙与人谈论，便是终身之玷。”铁都院道：“我且问你，这水小姐想是容貌不美么？”铁公子道：“若论水小姐的容貌，真是秋水为神玉为骨，谁说她不美？”铁都院道：“容貌既美，想是才智不佳？”铁公子道：“若论水小姐的才智，真是不动声色，而有神鬼不测之机，谁说她不佳？”

铁都院道：“既有才智，想是为人不端？”铁公子道：“若论水小姐为人，真可谓不愧鬼神，不欺暗室，谁说她不端？”铁都院与石夫人听了，俱笑将起来道：“这水小姐既为人如此，今又是父母明婚正娶，有甚嫌隙，怕人谈论？”

铁公子道：“二大人跟前，孩儿不敢隐瞒。若论这水小姐的分明窈窕，孩儿虽寤寐求之，犹恐不得。今天从人愿，何敢矫情？但恨孩儿与水小姐无缘，遇之于患难之中，而相见不以礼，接之于嫌疑之际，而贞烈每自矢。今日到底能成全，则前日之义侠，皆属有心，故宁失闺阁之佳偶，不敢作名教之罪人。”遂将前日游学山东，怎生遇见过公子抢劫水小姐，怎生县堂上救回水小姐，自己又怎生害病，又怎生接去养病之事，细细说了一遍。

铁都院夫妻听了，愈加欢喜道：“据你这等说起来，则你与水小姐正是有恩有义之侠烈好逑矣。事既大昭于耳目，心又无愧于梦寐。始患难则患难为之，终以正则以正为之，有何嫌疑之可避？若今必避嫌疑，则昔之嫌疑，终洗不清矣。此事经权常变，按之悉合，吾儿无多虑也。快去安心读书，以俟大小登科，娱我父母之晚景。”

铁公子见父母主意已定，料一时不能挽回，又暗想道：“此事我也不消苦辞，就是我从了，想来水小姐亦不从，且到临时，再作区处。”因辞了父母，依旧往西山读书去了。正是：君子喜从名教乐，淑人远避禽兽声。

守贞月老难为主，持正风流是罪人。

按下铁公子为婚事踌躇不提。却说水尚书为女儿受了铁公子之定，以为择婿得人，甚是欢喜。因念离家日久，又见宦途危险，遂上本告病，辞了回去。朝廷因怜他被谪，受了苦难，再三不允。水尚书一连上了三疏，圣旨方准他暂假一年，驰驿

还乡，假满复任。水尚书得了旨，满心欢喜，便忙收拾回去。这番是奉旨驰驿，甚是荣耀。早有报人报到历城县，报人写了大红条子到水府来。初报复侍郎之职；次报升尚书；今又报钦假驰驿还乡。水小姐初闻，恐又是奸人之计，还不深信，后见府俱县差人来报，虽信是真，但不知是甚缘故，终有几分疑虑。

过了两日，忽水运走来献功道：“贤侄女，你道哥哥的官，是怎生样复任的？”冰心小姐道：“正为不知，在此疑虑。”水运道：“原来就是铁公子保奏的。”冰心小姐笑道：“此话一发荒唐。铁公子又不是朝廷大臣，一个书生，怎生保奏？”水运道：“也不是他特保哥哥的。只因哥哥贬官，原为举荐了一员大将，那大将失了机，故带累哥哥贬谪。前日过公子要娶你，因你苦以无父命推辞，他急了，只得求他的父亲过学士，写书差人到边上去求哥哥。不料哥哥又是个不允，过学士就记了恨。又见边关有警，他遂上了一本，说边关失事，皆因举荐非人之罪轻了，因乃请旨要斩哥哥与这员大将，圣旨准了。这日三法司正绑那员大将去斩，恰好铁公子撞见，看定那员大将是个英雄，因嚷到三法司堂上，以死保他。三法司不得已，只得具疏请命。朝廷准了，就遣那大将到边，带罪征伐，不期那员大将果然是个英雄，一到边上，便将敌兵杀退，成了大功。朝廷大喜，道你父亲举荐得人，故召还复任，又加升尚书。推起根由，岂不是铁公子保救的？”

冰心小姐听了道：“此话是谁说的，只恐怕不真。”水运道：“怎么不真，现有邸报。”冰心小姐因笑说道：“若果是真，他一个做拐子的，敢大胆嚷到三法司堂上去？叔叔就该告他谋反了。”水运听了，知道是侄女讥诮他，然亦不敢认真，只得认着没趣，笑说道：“再莫讲起，都是这班呆公子带累我，我如今再不理他们了。”说罢，抱惭而去。

冰心小姐暗想道：“这铁公子与我缘分甚奇，我在陌路中，亏他救了，事已奇，还说中事有凑巧。怎么爹爹贬谪边庭，与他风马牛不相及，又无意中为他救了，不更奇了！”又想道：“奇则奇矣，只可惜奇得无谓，空有感激之心，断无合和之理。天心有在，虽不可知，而人事舛错已如此矣！”寸心中日夕思虑。正是：

烈烈者真性，殷殷者柔情。

调乎情与性，名与教方成。水小姐在家伫望，又过了些时，忽报水尚到了。因是钦赐驰驿，府县官俱出郭郊迎。水运也驱马离城迎接。热热闹闹，直到日午，方才到家。冰心小姐迎接进去，父女相见，先述别离愁，后言重见面，不胜之悲，又不胜之喜。只因这一见，有分教，喜非常喜，情不近情。不知水尚书与冰心小姐说了些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父母命苦叮咛焉敢过辞

词曰：

关雎君子，桃夭淑女，夫岂不风流？花自生怜，柳应溺爱，定抱好衾裯。谁知妾侠郎心烈，不要到温柔。寝名食教，吞风吐化，别自造河洲。

调寄《少年游》

话说水尚书还到家中，看见冰心小姐比前长成更加秀美，十分欢喜，因说道：“为父的谪贬在外，历过了多少风霜险阻，也不甚愁。今蒙圣恩，受这些荣华富贵，也不甚喜。但见你如此长成，又平安无恙，我心甚慰，又为你择了一个佳婿，我心甚快。”冰心小姐听见父亲说为她择了一个佳婿，因心有保奏影子，就有几分疑是铁公子。因说道：“爹爹年近耳顺，母亲又早谢世，又不曾生得哥哥兄弟，膝下只有孩儿一人，已愧不能承继宗祀，难道还不朝夕侍奉？爹爹怎么说起择婿，教孩儿心痛。孩子虽不孝，断不忍舍爹爹远去。”水尚书笑道：“这也难说，任是至孝，也没有女孩守父母不嫁之理。若是个平常之婿，我也要来家与你商量，只因此婿，少年风流不必言，才华俊秀不必言，侠烈义气不必言，只他那一双识英雄的明眼，不怕人的大胆，敢担当的硬骨，能言语的妙舌，真令人爱煞。我故自做主意，将你许嫁于他。”冰心小姐听见听说话，渐渐知了，因虚劈一句道：“爹爹论人则然，只怕论礼则又不然了。”

水尚书虽与铁都院成了婚姻之约，却因铁公子前番说话不

明，叫他归询自知，今见女儿又恐礼不然，恰恰合着，正要问明，说道：“我儿，你道此婿是谁，就是铁都堂之长公子铁中玉也。”

冰心小姐道：“若是别人，还要女儿苦辞。若是铁公子，便不消孩儿苦辞，自然不可。就是女儿以为可，铁公子亦必以为不可也。何也？于婚姻之礼有碍也。虽空费了爹爹一番盛心，却免了孩儿一番逆命之罪。”

水尚书听了，着惊道：“这铁公子既未以琴心相逗，你又不涉多露而行，为何于婚姻之礼有碍？”冰心小姐道：“爹爹不知，有个缘故。”遂将过公子要娶她，叔叔要掳掇嫁她，并假报喜，抢劫到县堂，亏铁公子撞见，救了回来，及铁公子被他们谋害几死，孩儿不忍，悄悄移回养好之事，细细说了一遍，道：“孩儿闻男女授受不亲，岂有相见草草如此，彼此互相救援又如此，此乃义侠之举，感恩知己则有之，若再议婚姻，恐不可如是之苟且也，岂非有碍？”

水尚书听了，更加欢喜道：“原来有许多委曲，怪道铁公子前日说话，模模糊糊。我儿，你随机应变，避害全身，真女子中所少，愈令人可爱。这铁公子见义敢为，全无沾滞，要算个奇男子，愈令人可敬。由此看来，这铁公子非你，也无人配得他来；你非铁公子，也无人配得你过，真是天生美对，况那些患难小嫌，正是男女大节，揆之婚姻嘉礼，不但无碍，实且有光。我儿不消多虑，听我为之，断然不差。”正是：

女之所避，父之所贪。

贪避虽异，爱慕一般。

按下水尚书父女议婚不提。

却说公子自成奇回来，报知水侍郎不允之事，恨如切骨。后见父亲上本请斩，甚是快活。又闻得被铁公子救了侯孝成功，

转升了尚书，愈加愤恨。后又闻水尚书与铁都院结了亲，一发气得发昏。因与成奇苦苦推求道：“我为水小姐，不知费了多少心力，却被这铁家小畜生冲破救了去。前日指望骗他来，打一顿出出气，不料转被他打个不堪。大家告他，又被他先立了案，转讨个没趣。这还是我们去寻他惹出来的，也还气得过，只是这水小姐的亲事，我不成也还罢了，怎因我之事，倒被他讨了趣去？今日竟安安稳稳，一毫不费气力，议成亲事！我就拼死，也要与他闹一场，兄顺为我设个妙计。”

成奇道：“前日水小姐独自居处，尚奈她不得，今水居一又升了尚书回来，一发难算计了。”过公子道：“他升了尚书，须管我不着！”成奇道：“管是管不着，只是要与他作对头，终须费力。”过公子道：“终不然就是这等罢了不成？”成奇道：“就是不罢，也难明做，只好暗暗设计，打破他的亲事。”过公子道：“得能打破他的亲事，我便心满意足了。且请问计将安在？”成奇道：“我想了大官宦人家，名节最重，只消将铁公子在他家养病之事，说得不干不净四下传将开来，再央人说到他耳边里去，他怕丑，或者开交，也未可知。他若听了，全不动意，到急时拚着央一个相好的言官，参他一本，出出气，他也自然罢了。”过公子听了，方欢喜道：“此计甚妙，我当日就去见府县官，散起谣言。”成奇道：“这个使不得，那府县都是明知此事的，你去散谣言，不但他不信，只怕还要替他分辩哩。我闻得府尊不久要去，县官又行升了，也不久要去。等他们归官去了，候新官来，不晓得前边详细，公子去污辱她一场，便自然信了。府县信了，倘央人参论，便有指证了。”

过公子听了，欢喜道：“我兄怎算得如此精详，真孔明复生也！”成奇道：“不敢欺公子，若不耻下问，还有妙于此者。”过公子道：“此是兄骗我，我不信更有妙于此者。”成奇道：

“怎的没有？前日我在京中，见老爷与大夫候往来甚密，又闻得大夫候被铁中玉在他养闲堂搜了他的爱妾去，又奏知朝廷，将他幽闭三年，恨这铁中玉刻骨。又闻得这大夫候因幽闭三年，尚未曾生子，又闻他夫人又新死了。公子可禀知老爷，要老爷写书一封，通知他水小姐之美，再说明是铁中玉定下的，叫大夫候用些势力求娶了去，一可得此美妾，二可泄铁公子欺他之恨，他自然欢喜去做。他若做成，我们便不消费力，岂非妙计？”

过公子听了这番计，只欢喜得跌足。成奇道：“公子且莫欢喜，还有一妙计，率性捉弄他一番，与公子欢喜吧。”过公子道：“既是如此，一发要请教了。”成奇道：“我在京中，又闻得仇太监也与老爷相好，又闻得仇太监有一个侄女儿，生得却颇丑陋，还未嫁人。何不一发求老爷写封书，总承了铁中玉，也可算我们仇将恩报了。”过公子听了，连声赞妙道：“此计尤妙，便可先行。要老爷写书不难，只是又要劳兄一行。”成奇道：“公子之事，安敢辞劳。”正是：

好事不容君子做，阴谋偏是小人多。

世情叵测真无法，人事如斯可奈何！

接下过公子与成奇，谋写书进京不提。却说铁公子在西山读书，待到秋闱，真是才高如拾芥，轻轻巧巧，中了一名举人。待到春闱又轻轻巧巧中了一名进士。殿试二甲，即选了庶吉士。因前保奏孝有功，不受待诏，今加一级，升做编修，十分荣耀。此中铁中玉已是二十二岁，铁都院急急要与他完婚。说起水小姐来，只是长叹推辞；欲要另觅，却又别无中意之人。恰好水尚书一年假满，遣行人催促还朝，铁都院闻知，因写信与水尚书，要他连小姐都携进京，以便结亲。

水尚书正有此意，因与冰心小姐商量道：“我蒙圣恩钦召，

此番进京，不知何时方得回家。你一个及笄的孤女，留在家中殊为不便，莫若随我进京，朝夕寂寞，也可消遣。”冰心小姐道：“孩儿也是如此想，若只管丢在家中，要生孩儿何用？去是愿随爹爹去，只有一事，先要禀明爹爹。”水尚书道：“你有何事？不妨明说。”冰心小姐道：“若到京中，倘有人议铁公子亲事，孩子却万万不能从命。”水尚书听了，大笑道：“我儿这等多虑，且到家中看机缘，再行区处。但家中托谁照管？”冰心小姐道：“叔叔总其大纲，其余详细，令水用夫妻掌管可也。”水尚书一一听了，因将家业托与水运并水用夫妻，竟领了冰心小姐，一同进京而去。正是：

父命隐未出，女心已先知。

有如春欲至，梅发向南枝。

不月余，水尚书已到京师，原有田宅居住。见过朝，各官俱来拜望。铁都院自拜过，就都铁中玉来拜。铁中玉见水尚书是个知己，又有水小姐一脉，也就忙来拜，但称晚生，却不认门婿。水尚书看见铁中玉此时已是翰林，又人物风流，十分欢喜。相见加礼款接。每每暗想道：“这铁翰林与我女儿，真是男才女貌，可称佳妇佳儿。但他父亲前次已曾行过定礼，难道他不知道，为何拜我的名帖，竟不写门婿？窥他的意思，实与女儿的意思一般，明日做亲，只怕还要费周旋。”又想到：“我与铁都堂父母之命已定了，怕他不从？且从容些时，自然妥贴。”

过了些时，忽一个亲信的堂吏，暗暗来禀道：“小的有一亲眷，是大夫候的门客，说大夫候的夫人死了，又未曾生子，近日有人寄书与他，盛称老爷的小姐，贤美多才，教他上本求娶。这大夫候犹恐未真，因教门客访问。这门客因知小的是老爷的堂吏，故暗暗来问小的。”水尚书听了，因问道：“你怎

生样回他？”堂吏道：“小的回他道：‘老爷的小姐，已久定与新中翰林铁爷了。’他又问可曾做亲？小的回他道：‘亲尚未做。他遂去了。有此一段情由，小的不敢不报知老爷。’”水尚书道：“我知道了。他若再来问你。你可说做亲，只在早晚了。”堂吏应诺而去。

水尚书因想道：“这大夫侯是个酒色之徒，只为抢人家女子，幽闭了三年。今不思悔过，又欲胡为。就是请了旨自来求亲，我已受过人聘，怕是不怕他，只是又要多一番辱舌，又要结一个冤家。莫若与铁亲家说明此意，早结了亲，便省得与他争论了。”又想到：“此事与铁亲家说倒容易，只怕与女孩儿说倒有些为难。”因走到冰心小姐房中，对她说道：“我儿，这铁公子姻事，不是我父亲苦苦来逼你，只因做一日亲，早免一日是非。”冰心小姐道：“不做亲事，有什么是非？”水尚书就将堂吏之言，说了一遍，道：“你若不与铁翰林早早结了亲，只管分青红皂白，苦苦推辞，明日大夫侯访知了，他与内臣相好的多，倘若在内里弄出手脚来，那时再分辩便难了，不可十分任性！”冰心小姐道：“不是孩儿任性。礼如此也。方才堂吏说是有人寄书与大夫候，爹爹可知这寄书与大夫候，叫他上本娶我的是谁？”水尚书道：“这事我怎得知？”冰小小小姐道：“孩儿倒得知在此。”水尚书道：“你知是谁？”冰心小姐道：“孩儿知是过学士。”水尚书道：“你怎知是他？”

冰心小姐道：“久闻这大夫候溺情酒色，是个匪人，又见这过学士，助子邪谋，亦是匪人。以匪为匪，自然结合。况过学士前番为子求娶孩儿，爹爹不允，一恨也；后面请斩爹爹，圣上召回升官，二恨也；今又闻爹爹将孩儿许与铁家，愈触其怒，三恨也。有此三恨，故耸动大夫候与孩儿为难。不是他更有何人？”水尚书道：“据你想来，一毫不错。但他既下此毒

手，我们也须防备。”冰心小姐道：“这大夫候若不来寻孩儿，便是他大造化；他若果信谗上本求亲，孩儿有本事代爹爹也上一本，将他从前做过的事，一齐翻出来。”水尚书道：“我儿虽如此说，但冤家可解不可结，莫若只早早做了亲，使他空费一番心机，强似撻之于市。”

父女正商量未了，忽报铁都院差人请老爷过去，有事相商。水尚书也要见铁都院，因见来请，遂不扮职事，竟骑了一匹马，悄悄来会铁都院。铁都院接着，邀入后堂，叱退衙役，握手低低说道：“今日我学生退朝，刚出东华门，忽撞见仇太监，一把扯着，他说，有一侄女儿要与小儿结亲。我学生即一口就回他已定聘了。他问，聘的是谁家。我学生怕他歪缠，只得直说出是亲翁令爱。他因说道：‘又不曾做亲事，单单定聘，也还辞得，容再遣媒奉求。’我想这个仇太监不明白道理，只倚着内中势力，往往胡为，若但以口舌与他相争，甚是费力。况我学生与亲翁，丝萝已结，何不两下讲明，早早谐了秦晋，也可免却许多是非。”水尚书道：“原来亲翁也受此累，我学生在受此累。”遂将堂吏传说大夫候要请旨求亲之事，细细说了一遍。铁都院道：“既是彼此俱受此累，一发该乘他未发，早做了亲。莫说他们生不得风波，就是请了圣旨下来，也无用了。”

水尚书道：“早做亲固好，只是小女任性，因前受过公子之害时，曾接令郎养病一番，嫌疑于心，只是不安，屡屡推辞，恐仓猝中不肯就出门。”铁都院道：“原来令爱小儿性情一般坚贞。小儿亦为此嫌，终日推三阻四，却怎生区处？”水尚书道：“我想他二人才美非常，非不爱慕而愿结丝萝，所以推辞者，避养病之嫌疑也，所以避嫌疑者，恐伤名教耳。惟耳避嫌疑伤名教，此君子所以为君子，而淑女所以为淑女，则父母国人之所重也。若平居无事，便从容些时，慢慢劝他结亲，未为

不可，但恨添此大夫候与仇太监之事，从中夹妙，却从容不得了。只得烦老亲翁与我学生各回去劝谕二人从权，成此好事，便可免后来许多唇舌。令郎与小女，他二人虽说倔强，以理谕之，未必不从。”铁都院道：“老亲翁所论，最为有理，只得如此施行。”二人议定，水尚书别了回家。正是：

花难并蒂月难圆，野蔓闲藤苦苦缠。

须是两心无愧怍，始成名教好姻缘。

铁都院送了水尚书出门，因差人寻了铁翰林回家，与他商量道：“我为仇太监之言，正思量要完亲事，故请了水先生来计议。不期大夫候死了夫人，有人传说，他要来续娶水小姐。水先生急了，正来寻我，也愿早早完婚。两家俱如此想，想是姻缘到了，万万不可再缓。我儿，你断不可仍执前议，挠我之心。”铁中玉道：“父亲之命，孩儿焉敢不遵？但古圣贤于义之所在，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孩儿何独不然？奈何因此蜂蚕小毒，便匆匆草草，以乱其素心。若说仇太监之事，此不过为过公子播弄耳，焉能浼我哉？”铁都院道：“你纵能驾驭，亦当为水小姐纷解。”铁中玉道：“倘大人必欲如此周旋，须明与水尚书言过，外面但可扬言结亲，以绝觊觎之念，而内实避嫌，不敢亲枕衾也。”铁都院听了，暗想道：“既扬言做亲，则名分定矣，内中之事，且自由他。”因说道：“你所说倒也两全，只得依你。”遂令人拣选吉期预备结亲。

到了次日，忽水尚书写了一封书来，只见上在写着：

所议之事，归谕小女，以为必从，不期小女秉性至烈，只欲避嫌，全不畏祸，今再三苦训，方许名结丝萝以行权，而实虚为合卺以守正。弟思丝萝既已定名，则合卺终难谢绝矣，只得且听之，以图其渐。不识亲翁以为然否？特以请命，幸示之教之，不尽。

弟名正具

铁都院看了，暗喜道：“真是天生一对，得此淑女，可谓家门有幸，亦于名教有光矣。但只是迎娶回来，若不合脔，又要动人议论，莫若竟去就亲，闺阁内，合脔不合脔，便无人知觉矣。”因写书将此意回复水尚书。水尚书见说来就亲，免得女儿要嫁出，愈加欢喜。两人同议定，择了一个大吉之日，因要张扬使人知道，便请了在朝显官来吃喜筵。

到了这日，大吹大擂，十分热闹。到了黄昏，铁都院打了都察院执事，中玉打着翰林院的执事，同穿了吉服，坐了轿，径到水尚书家来就亲。到了门前，水尚书迎入前厅，与众宾朋亲相见。相见过，遂留铁都院在前厅筵宴，就送铁中玉入后厅，与冰心小姐结亲。

铁中玉到得后厅，天色已晚，满厅上垂下珠帘，只见灯烛辉煌，如同白昼。厅旁两厢房，藏着乐人在内，暗暗奏乐。厅上分东西，对设着两席酒筵；厅下左右铺着两条红毡。许多侍妾早已拥簇着冰心小姐，立在厅右，见铁中玉到帘，两个侍妾忙扯开帘子，请铁中玉入去。冰心小姐见铁中玉进来，毫不作儿女羞涩之态，竟喜孜孜接着说道：“向蒙君子鸿恩高谊，铭刻于心，只道今生不能致谢，不料天心若有意垂怜，父母忽无心遂愿，今得少陈知感，诚厚幸也。请上受贱妾一拜。”铁中玉在县堂看见冰心小姐时，虽说美丽，却穿的是浅淡衣服，今日却金装玉裹，打扮得与天仙相似，一见了只觉神魂无主，因答道：“卑人受夫人厚德，不敢齿牙明颂，以辱芳香。惟于梦魂焚祝，聊铭感佩。今幸亲瞻仙范，正有一拜。”遂各就红毡对拜了四礼。侍妾吩咐厢房乐人隐隐奏乐。拜完乐止，二人东西就位对坐。侍妾一面献茶。因是合脔筵，不分宾主，无人定席，一面摆上酒来对饮。

饮过三巡，铁中玉因说道：“卑人陷阱余生，蒙夫人垂救，此恩已久相忘，不敢复致殷勤。只卑人浪迹浮沉，若非夫人良言，指示明白，今日尚不知流落何所。今虽叨一第，不足动心，然夫人培植恩私，时时跃入方寸中，不能去也。”冰心小姐道：“临事，何人不献刍荛？问途，童子亦能指示。但患听之者难，从之者不易耳。君子之能从，正君子之善所也，贱妾何与焉？若论恩私之隆重，君子施于贱妾者，犹说游戏县堂，无大利害；至于侯孝一案，事在法司，所关天子，岂游戏之所哉？而君子竟谈笑为之。虽义侠出于天生，而雄辩惊人，正言服众，故能耸动君臣，得以救败为功，而令家严由此生还，功莫大焉！妾虽杀身不足报万一，何况奉侍箕帚之末，而敢过为之推辞哉？所以推辞者，因向日有养病之嫌，虽君之心，与贱妾之心无不白，而传闻之人则不白者多矣。况于今之际，妒者有人，恨者有人，谗者有人，安保无污辱，安保无谤毁？若遵父命，而早贪旦夕之欢，设有微言，则君子与贱妾，俱在微言中矣，其何以自表？莫若待浮言散尽，再结缡于青天白日之下，庶不以贱妾之不幸，为君子高风累也。不知君子以为然否？”

铁中玉听罢，连声俯首道：“卑人之慕夫人，虽大旱云霓不足喻也。每再思一侍教，有如天上。况闻两大人之命，岂不愿寝食河洲苕菜？而惶惧不敢者，只恐匆匆草草，以我之快心，致夫人之遗恨也。然而两大人下询，实逡巡不知所对，今既夫人之宛转，实尽我心之委曲。共同此心，自无他议，事归终吉，或为今日而言也。”水小姐道：“即今日之举，亦属勉强，但欲谢大夫侯、仇太监于无言也，不得不出此。”铁中玉道：“卑人料大夫侯与仇太监，皆风中牛马，毫不相及，而忽然作出此山鬼伎俩者，自是过氏父子为之播弄耳。今播弄不行，恶心岂能遂意，不知又将何为？”

冰心小姐道：“妾闻凡事未成可破，将成可夺。今日君子与贱妾，此番举动可谓已成矣，破之不能，夺之不可，计惟有布散流言，横加污蔑，使自相乖违耳。妾之不敢即荐枕衾者，欲使通国知白璧至今尚莹然如故，而青蝇自息矣。”铁中玉道：“夫人妙论，既不失身之正，又可谢谗之奸，真可谓才德兼全也。但思往日养病之事，出入则径路无媒，居停则男女一室，当此之际，夫人与卑人之无欺无愧，惟有自知，此外则谁为明证？设使流言一起，纵知人者，以为莫须有，有执笔何所据，而敢判其必无，致使良人之子，终属两悬，则将奈何！”冰心小姐道：“此可无虑也。妾闻天之所生，未有不受天之所成者也。而人事于中阻挠者，正以砥厉其操守，而简炼其名节也。君子得之，小人丧之，每每于此分途焉。譬如君子义气如云，肝胆似铁，爵禄不移，威武不屈，设非天生，当不至此。贱妾虽闺娃不足齿，然粗知大义，略谙内仪，亦自负稟于天者，不过冥冥中若无作合，则日东月西，何缘相会？枘圆凿方，入于参差。乃相逢陌路，君即慷慨垂怜，至于患难周旋，妾亦冒嫌不惜。此中天意，已隐隐可知，然那时养病，心虽出于公，而事涉于私，故愿留而不敢留，欲亲而不敢亲。至于今日，父母有命，媒妁有言，事既公矣，而心之私犹未白，故已成而终不敢谓成，既合而犹不敢合者，盖欲操守名节之无愧君子也。此虽系自揆，而实成天之所成。君与妾既成天之所成，而天若转不相成，则天生君与妾，不既虚乎，断不然也。但天心微妙，不易浅窥，君子但安俟之。天若鉴明，两心自表白也。即使终不表白，到底如斯，君与妾夫妇为名，友朋为实，而花朝月夕，乐此终身，亦未必非千秋佳话也。”

铁中玉听了，喜动眉宇道：“夫人至论，茅塞顿开，使我铁中玉自今以后，但修人事，以俟天命，不敢复生疑虑矣。”

二人说话投机，先说过公子许多恶意，皆是引君入幕，后说过学士无限毒情，转是激将成功。正是：

合卺如何不合欢，合而不合合而安。

有人识得其中妙，始觉圣人名教宽。

这个铁中玉与冰心小姐，合而不合，有分教：藤蔓重缠，丝萝再结。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美人局歪厮缠实难领教

词曰：

脸儿粉白，眉儿黛绿，便道是佳人。不问红丝，未凭月老，强要结朱陈。岂知燕与莺儿别，相见不相亲。始之不纳，终之不乱，羞杀洞房春。

调寄《少年游》

话说铁中玉与冰心小姐自成婚之后，虽不曾亲共枕衾，而一种亲爱悦慕之情，比亲共枕衾而更密。一往三日，并不出门。水尚书与铁都院探知，十分欢喜不提。

却说大夫侯与仇太监，俱受了过学士的谗言，一个要嫁，一个要娶，许多势利之举，都打点得停停当当。却听见铁中玉与冰心小姐已结了亲，便都大惊小怪，以为无法，只得叫人来回复过学士。过学士听见，心愈不服，暗想道：“我卑词屈礼，软软的求他一番，倒讨他一场没趣。我出面自呈，狠狠的参他一番，反替他成了大功。此气如何得出，此恨如何得消！今大夫侯与仇太监指望播弄得他不安，他又安安静静结了亲，此着棋又下虚了，却将奈何！”因差了许多精细家人，暗暗到水尚书、铁都院两处，细细访他过失。

有人来说：“铁翰林不是娶水小姐来家，是就亲到水尚书家中去。”又有人说：“铁翰林与水小姐虽说做亲，却原是两房居住，尚未曾同床。”又有人说：“铁翰林与冰心小姐恩爱甚深，一往三日，并不出门。”过学士听到肚里，甚是踌

躇，道：“既已结亲，为何不娶回家，转去就亲？既已合卺，为何又不同床？既不同床，为何又十分恩爱？殊不可解！莫非原为避大夫侯与仇太监两头亲事，做的圈套？我想圈套虽由他做，若果未同床，尚可离而为两。今要大夫侯娶水小姐，她深处闺中，弄她出来，甚是费力。若铁翰林日日上朝，只须叫仇太监弄个手脚，哄了他家去，逼勒他与侄女儿结成亲。他这边若果未同床，便自然罢了。”算计停当，遂面拜仇太监，与他细细定计。仇太监满口应承道：“这不打紧，若是要谋害铁翰林的性命，便恐碍手碍脚，今但将侄女儿与他结亲，是件婚姻美事，就是明日皇爷知道了，也不怕他。老先生只管放心，这件事一大半关乎咱家身上，自然要做的妥贴。只是到那日，要老先生擅将来做个媒证，使他到后来无说。”过学士道：“这个自然。”因见仇太监一力担承，满心欢喜，遂辞了回来，静听好音不提。正是：

邪谋不肯伏，奸人有余恶。

只道计万全，谁知都不着。

却说铁中玉为结婚告了十日假，这日假满要入朝。冰心小姐终是心灵，因说道：“过学士费了一番心机，设出大夫侯与仇太监两条计策，今你我虽不动声色，而默默谢绝，然他们的杀机尚未曾发，恐不肯休。我想大夫侯虽说无赖，终必外庭臣子，向碍官箴，不敢十分放肆，妾之强求可无虑矣。仇太监系宠幸内臣，焉知礼法？恐尚要胡为。相公入朝，不可不防。”铁中玉道：“夫人明烛几先，虑周意外，诚得奸人之肺腑。但我视此辈腐鼠耳，何足畏也！”冰心小姐道：“此辈何足畏？畏其近于朝廷，不可轻投也！”铁中玉听了，连连点头道：“夫人教我良言，敢不留意。”因随众入朝。

朝罢，回到东华门外，恰好与仇太监撞着。铁中玉与他拱

拱手，就要别去，早被仇太监一把扯住道：“铁先生遇着得甚巧，正要差人到府尊来请。”铁中玉问道：“我学生叫与老公公是朝廷臣子，却有内外之别，不知有何事见教？”仇太监道：“若是我学生之事，也不敢来烦渎先生，这是皇爷吩咐，恐怕铁先生推辞不得。”就要扯着铁中玉同上马去。铁中玉因说道：“就是圣上有旨，也要求老公公见教明白，以便奉旨行事。”仇太监道：“铁先生，你也太多疑，难道一个圣旨敢假传的？实对你说罢，皇爷有心爱的两轴画儿，闻知铁先生诗才最美，要你题一首在上面。”铁中玉道：“这画如今在哪里？”仇太监道：“现在我学生家里，故请你去题了，就要回旨。”

铁中玉因有冰心小姐之言，心虽防他，却听他口口圣旨，怎敢不去？只得上马并辔，同到他家。仇太监邀了入去，一面献茶，一面就吩咐备酒。铁中玉辞道：“圣旨既有画要题，可请了来，以便应诏。至于盛意，断不敢领。”仇太监道：“我们太监家，虽不晓得文墨，看见铁先生这等翰苑高第，倒十分敬重，巴不得与你们吃杯酒儿，亲近亲近。若是无故请你，你也断不肯来。今日却喜借皇爷圣旨这个便儿，屈留你坐半日，也是缘法。铁先生，你也不必十分把我太监们看轻了！”铁中玉道：“内外虽分，同一殿臣，怎敢看轻？但既有圣旨，就领盛意，也须先完正事。”仇太监笑了笑，道：“铁老先生，你莫要骗我。你若完了正事，只怕就要走了。也罢，我也有个处法：圣上是两轴画，我先请出一轴来，待你题了，略吃几杯酒，再题那一轴，岂不人情两尽？”铁中玉只得应承。

仇太监就邀入后厅楼下，叫孩子抬过一张书案来，摆列下文房四宝，自上楼去，双手捧出一轴画来，放在案上，叫小太监展开与铁中玉看。铁中玉一看，是古人画的一幅罄口蜡梅图，十分精工，红装玉裹，果是大内之物。不敢怠慢，因磨墨舒毫，

题了一首七言律诗在上面。刚刚题完，外面报过士来拜。仇太监连忙叫请进来。不一时，过学士进来相见。仇太监就说道：“过老先生，你来得恰好。今日我学生奉皇爷圣旨，请铁先生在此题画。。我学生只道题诗在画上要半日工夫，因治一杯水酒。屈留他坐坐。不期铁先生大才，拿起来就题完了。不知题些什么，烦过老先生念与学生听，待我学生听明白些也好回旨。”过学士道：“这个当得。”因走近书案前，细细念与他听道：

恹恹低敛淡黄衫，紧抱孤芳未许探。

香口倦开刚半掩，芳心欲吐葩犹含。

一枝瘦去容仪病，几瓣攒来影带惭。

不是畏寒疑不放，要留春色占江南。

过学士念完，先自称赞不已道：“题得妙，题得妙！字字是蜡梅，字字是罄口，真足令翰苑生辉！”仇太监听听了，也甚欢喜道：“过老先生称赞，自然是妙的了。”因叫人将画收起，摆上酒来。铁中玉道：“既是圣上还有一轴，何不请出来，一发题完了，再领盛情，便心安了，润润笔看。”因邀入席。原来翰林规矩，要分先后品级定坐席，过学士第一席，铁中玉第二席，仇太监第三席相陪。

饮过数巡，仇太监便开口道：“今日皇爷虽是一向知道铁先生义侠之人，不知才学如何，故要诏题此画。也因我学生有一美事，要与铁先生成就，故讨了此差来，求铁先生见允。今日实是天缘，刚刚凑着。”过学士假作不知道：“且请问老公公，有何事要成就铁兄？”仇太监道：“鼓不打不响，钟不撞不鸣。我学生既要成就这段良缘，只得从实说了。我学生有个侄儿女，生得人物也要算做十全，更兼德性贤淑，今年正是十八岁了，一时拣择一个好对儿不出。今闻知铁先生青年高发，尚未曾毕婚，实实有个仰攀之意。前日朝回，撞见尊翁都宪公，

道达此意，已蒙见允。昨日奏知皇爷，要求皇爷一道旨意，做个媒儿，皇爷因命我拿这两轴的梅花画来与铁先生题，皇爷曾说梅与媒同音，就以题梅做了媒人吧，不必另降旨意，他文人自然知道。今画已题了，不知铁先生知道么？”

铁中玉听了，已知道他的来意，转不着急，但说道：“蒙老公公厚情，本不当辞，只恨书生命薄，前已奠雁于水尚书之庭矣，岂能复居甥舍？”仇太监笑道：“这些事，铁先生不要瞒我，我都访得明明白白在这里了。前日你明做的打戏，不过为水家女儿不肯嫁与大夫侯，央你装个幌子，怎么就认真哄起我学生来？”铁中玉道：“老公公此说，可谓奇谈。别事犹可假得的，这婚姻之事，乃人伦之首，名教攸关，怎说装个幌子？难道大礼既行，已交合衾，男又别娶，女又嫁人？”仇太监道：“既不打算别娶别嫁，为何父母在堂，不迎娶回来，转去就亲？既已衾，为何不同眠同卧，却又分居而住？”铁中玉道：“不迎归者，为水岳无子，不过暂慰其父女离别之怀耳。至所谓同眠不同眠，此乃闺阁私情，老公公何由而知？老公公身依日月，目击纲常，切不可信此无稽之言。”

仇太监道：“这些话是真是假，我学生也多不管，只是我已奏知皇爷，我这侄女定要嫁与铁先生的。铁先生却推托不得！”铁中玉道：“不是推脱，只是从古到今，没有在朝礼义之臣，娶了一妻，又再娶一妻之理。”仇太监道：“我学生只嫁一妻与铁先生，谁叫铁先生又娶一妻？”铁中玉道：“我学生只因已先娶一妻在前，故辞后者。若止老公公之一妻，又何辞焉。”仇太监道：“铁先生，娶妻的前后，不是这样论，娶到家的，方才算得前；若是外面的闲花野草，虽在前，倒要算做后了。”铁中玉道：“若是闲花野草，莫说论不得前后，数也不足算。至于卿贰之家，遵父母之命，从媒妁之言，钟鼓琴瑟，

以结丝萝，岂闲花野草之比？老公公失言矣。”仇太监道：“父母之命，既然要遵，难道皇爷之命，倒不要遵？莫非你家父母大似皇爷？”

铁中玉见仇太监说话苦缠，因说道：“这婚姻大礼，关乎国体，也不是我学生与老公公私自争论的。纵不敢褻奏朝廷，亦当请几位礼臣公议，看谁是谁非？”仇太监道：“这婚姻既要争前后，哪得工夫又去寻人理论？若要请礼臣，现前的过老先生，一位学士大人在此，难道不是个诗礼之臣？就近问一声便是了。”铁中玉道：“文章礼乐都是一般，就请教过老先生也使得。”仇太监因问道：“过老先生，我学生与铁先生这些争论的言语，你是听得明明白白的了，谁是谁非，须要求你公判一判，却不许袒护同官。”过学士说：“老公公与铁寅兄不问我学生，我学生也不敢开口，既蒙下问，怎敢袒护？若论起婚姻的礼来，礼中又有礼，礼外又有礼，虽召诸廷臣，穷日夜之力，也论不能定。若据我学生愚意，窃闻王者制礼，又闻礼乐自天子出，既是圣上有命，则礼莫大于此矣。于此礼不遵，而拘古执今，不独失礼，竟可谓之不臣矣！”

仇太监听了，哈哈大笑道：“妙论！说得又痛快，又斩截，铁先生再没得说了！”因叫小太监满斟了一大杯酒，亲起身送到过学士面前，又深深打一躬道：“就烦过老先生为个媒儿，与我成就了这桩好事。”过学士忙接了酒，拱仇太监复了位，因回说道：“老公公既奏请过圣上，则拜老公公如命，为圣上之命也，我学生焉敢不领教？”一面饮干了酒，一面对铁中玉道：“老公公这段姻事，既是圣上有命，就是水天老与寅翁先有盟约，只怕也不敢争论了。铁寅翁料来推不脱，倒不如从直应承了吧，好叫大家欢喜。”

铁中玉听了，就要发作，因暗暗想道：“一来碍着他口口

圣旨，不敢轻毁；二来碍着内臣是皇帝家人，不便动粗；三来恐身在内厅，一时走不出来。”正想提着过学士同走，是条出路，恐发话重了，惊走了他，转缓缓说道：“就是圣上有命，不敢不遵，也须回去禀明父母，择吉行聘，再没学生自己应承之理。”仇太监道：“铁先生莫要读得书多，弄做个腐儒。若是皇爷的旨意看得轻，不要遵，便凡事一听铁先生自专可也；若是皇爷的旨意是违拗不得，便当从权行事，不要拘泥，哪有这些迂阔的俗套子！恰好今朝正是个黄道吉日，酒席我学生已备了，乐人已在此伺候了，大媒又借重了过老先生，内里有的是香闺绣阁，何不与舍侄女竟成鸾俦凤侣，便完了百年的大事？若虑尊翁大人怪你不禀明，你说是皇爷的旨意，只得也罢了。若说没妆奁，我学生自当一一补上，决不敢少。”

过学士又撺掇道：“此乃仇老公公美意，铁寅兄若再推辞，便不近人情了。”铁中玉道：“要近情须先近礼，我学生今日之来，非为婚姻，乃仇老公公传宣圣旨，命微臣题。今画两轴，才题得一轴，是圣上的正旨尚未遵完，怎么议及私事？且求老公公先请出那一轴画来，待学生应完了正旨，再及其余，也未为迟。”仇太监道：“这却甚好。只是这轴画甚大，在楼上取下来，甚是费力，莫若请铁先生就上面去题吧。”

铁中玉不知是计，就说道：“上下俱是一般，但随老公公之便。仇太监道：“既是这等，请铁先生再用一杯，好请上楼去题画，且完了一件，又完一件。”铁中玉听说，巴不得完了圣旨，便好寻脱身之路，因立起身来道：“题画要紧，酒是不敢领了。”仇太监只得也立起身来道：“既要题画，就请上楼。”因举手拱行。铁中玉见过学士也立起身来，因说道：“过老先生也同上去看看。”过学士将要同行，忽被仇太监瞟了一眼，会了意，改口道：“题画乃铁寅兄奉旨之事，我学生上去不便，

候寅兄题过画下来做亲，学生便好效劳。”铁中玉道：“既然如此，学生失陪有罪了。”说罢，竟被仇太监哄上楼来。正是：

鱼防香鸟防弓，失马何曾虑塞翁。

只道鸿飞天地外，谁知燕阻画楼东。

铁中玉被仇太监哄上楼来，脚还未曾立稳，仇太监早已缩将下去，两个小内官早已将两扇房屋楼门紧紧闭上。铁中玉忙将楼中一看，只见满楼中俱悬红挂绿，结彩铺毡，装裹的竟是锦绣窝巢。楼正引着一座锦屏，锦屏前坐着一个女子。那女子打扮得：

珠面金环宫样妆，朱唇海阔额山长。

阎王见惯浑闲事，吓煞刘郎与阮郎！

那女子看见铁中玉到了楼上，忙立起身来，叫众侍儿请过去相见。铁中玉急要回避，楼门已紧紧闭了。没办法，只得随着众侍儿，走上前深深作了一揖，作完就回过身来立着。那女子自不开口，旁边一个半老的妇人代她说道：“铁爷既上楼来结婚，便是至亲骨肉，一家人不须害羞，请同小姐并坐不妨。”铁中玉道：“我本院是奉旨上楼来题画的，谁说结亲？”那妇人道：“皇爷要题的两轴画，俱在楼下，铁爷为何不遵旨在下，却走上楼来？这楼上乃是上姐的卧楼，闲人岂容到此？”铁中玉道：“你家老公公用的计策妙是妙，只可惜加在我铁中玉身上，毫厘无用！”那妇人道：“铁爷既来之则安之，怎说没用。”铁中玉道：“你们此计，若诬我撞上楼来，我是你家老公公口称圣旨题画，哄我上楼来的；况且又是青天白日，现有过学士在楼下为证，自诬不去。若以这等目所未见的美色来迷我，我铁翰林不独姓铁，连心身都是铁的，比那坐怀不乱的柳下惠，秉烛达旦的关云长，还要硬着三分。这些美人计，如何有用！”

那女子不但不美，原是无赖之人，只因初见面，故装做羞羞涩涩不便开口。后来偷眼看见铁翰林，水一般的年纪，粉一般的白面，皎皎洁洁，倒象一个美人，十分动火。又听见他说美人计没用，便着了急，忍不住大怒道：“这官人说话，也太无礼！我们虽是宦官人家，若论职分也不小。我是他侄女儿，也要算做个小姐。今日奏明皇爷嫁你，也是一团好意，怎么说是用美人之计？怎么又说没用？既说没用，我们内臣家没甚名贞，拚着一个不识羞，就与你做一处，看是有用没用！？”因吩咐侍妾道：“快与我拖将过来。”众侍妾答应一声，便一上前说道：“铁爷听见么，快快过去，陪个小心吧，免得我们罗唆！”

铁中玉听见，又好恼又好笑，只是不作声。众侍妾看见铁翰林不做声，又见女子发急，只得奔上前来，你推一把，我扯一把，夹七夹八的乱嘈。铁中玉欲要认真动手，却又见是一班女子，反恐不便，只得忍耐，因暗想道：“俗语说：‘山鬼之伎俩有限，老僧之不睹不闻无穷。’只不理她们便了。”因移了一张椅子，远远的坐下，任众侍妾言言语语，他只默然不睬。正是：

刚到无加柔至矣，柔而不屈是真刚。

若思何物刚柔并，惟有人间流水当。

铁中玉正被众侍妾罗唆，忽仇太监从后楼转出来，一面将众侍妾喝退道：“贵人面前，怎敢如此放肆！”一面就对铁中玉道：“铁先生这段姻缘，已做到这个田地，料想也推辞不得，不如早早顺从了吧，也免得彼此失了和气。”铁中玉道：“非是学生不从，于礼不可也。”仇太监道：“怎么不可？”铁中玉道：“老公公不看见会典上有一款：外臣不许与内臣交结，交结且不可，何况联婚？”仇太监道：“这是旧制，旧制既要遵，难道皇爷的新命倒不要遵？”铁中玉道：“就是要遵，也

须奏明了圣旨，谢过恩，这是断乎不可，望老公公原谅。”二人正在楼上争论，忽两个小太监慌慌忙忙跑上楼来，将仇太监请了下去。

原来是侯总兵边关上又招降了许多敌人，又收了许多进贡的宝物，亲解来京朝见，蒙圣上赐宴，因前保举是铁中玉，故有旨召翰林铁中玉陪宴。侍宴官得了旨，忙到铁衙来召，闻知被仇太监邀了去，只得赶至仇太家里来寻。看见铁翰林跟随的长班并马，俱在门前伺候，遂忙禀仇太监要人。仇太监出来见了，闻知是这些缘故，与过学士两个气得你看我，我看你，话都说不出来。侍宴官又连连催促，仇太监无可奈何，只得叫人开了楼门，放他下来。

铁中玉下来，还不知是什么缘故，因见侍宴官与长班禀明，方才晓得。又见侍宴官催促急，就要辞出。仇太监满肚皮不快活，因说道：“陪审固是圣旨，题画也是圣旨，怎么两轴只题一轴？明日圣上见罪，莫怪我不早说话。”铁中玉道：“我学生多时催题，老公公匿画不出，叫学生题什么？”

原来这轴画原在楼下，因要骗铁中玉上楼，故不取出。及骗水上楼，便将这轴画好好铺在案上，好入他的罪。今听铁中玉说匿画不出，因用手指道：“现放在书案上，你自不奉旨题写，却转说匿画，幸有过老先生在此做个见证。”铁中玉见画在案上，便不多言，因走近前，展开五看，却画的是一枝半红半白的梅花，与前边的的磬口蜡梅，又不相同。便磨墨濡毫要题。侍宴官见铁中玉要题画，因速速催促道：“题诗要费工夫，侯总爷已将到，恐去迟了。”铁中玉道：“不要紧。”因纵笔一挥，挥完掷笔，将手与过学士一拱道：“不能奉陪了。”说罢，竟往外走。仇太监只得送他出门上马而去。正是：

孤行不畏全凭胆，冷脸骄人要有才。

胆似子龙重出世，才如李白再生来。

仇太监送了铁中玉去后，复走进来，叫过学士将此画题的诗，念与他听。过学士因念道：

一梅忽作两重芳，仔细看来觉异常。

认作红颜饶雪色，欲愁白面带霞光。

莫百浅醉添微晕，敢是初醒薄晓妆。

休怪题诗难下笔，枝头春色费商量。

过学士念完，仇太监虽不深知其妙，但见其下笔敏捷，也就惊倒。因算计道：“这小畜生有如此才笔，那水小姐闻他也是才女，怎肯放他？”过学士道：“她不放他，我学生如何又肯放她？只得将她私邀养病之事，央一个敢言的当道，上他一本，使他必不成全，方遂我意。”只因这一算，有分教：镜愈磨愈亮，泉越汲越清。不知过学士央谁人上本，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察出隐情方表人情真义侠

词曰：

美恶由来看面皮，谁从心性辨妍媸？

个中冷暖身难问，此际酸甜舌不知。

想是做成终日梦，莫须猜出一团疑。

愿君细细加明察，名教风流信有之。

话说过学士与仇太监算计，借题画的圣旨，将铁中玉骗到楼上，与侄女结亲，以为十分得计，不期又被圣旨召去，陪侯总兵之宴，将一场好事打破了。二人不胜懊恼，重思妙计。过学士道：“他与水小姐虽传说未曾同床，然结亲的名声，人已尽知。今他另娶另嫁，似觉费力，莫若只就他旧日到水家去养病的事体，装些私情，央一个有风力的御史，参他一本，说是先奸后娶，有污名教。再求老公公内中弄个手脚，批准礼部行查。再等我到历城县叫且尊查他养病的旧事，出个揭帖，两下夹攻，他自然怕丑要离异。”仇太监道：“等他离异了，我再请旨意与他结亲，难道又好推辞！”二人算计停当，便暗暗行事不提。正是：

试问妒何为，总是心肠坏。

明将好事磨，暗暗称奇怪。

却说铁中玉幸亏圣旨召去陪侯总兵之宴，方得脱身。归家与父亲细说此事。铁都院因说道：“你与水小姐既结丝萝，名分已定，我想就是终身不同房，也不能说不是夫妇了。为何不

娶了来家，完结一案，却合而不合，惹人猜疑？仇太监之事，若不是侥幸遇了圣旨，还要与他苦结冤家，甚是无谓。你宜速与媳妇商量，早早于归，以绝觊觎。”

铁中玉领了父命，因到水家来见冰心小姐，将父亲的言语说了。冰心小姐道：“妾非不知，既事君子，何惜亲抱衾裯？但养病之事，涉于暧昧嫌疑，尚未曾表白。适君又在盛名之下，谗妒俱多。贱妾又居众臙之地，指摘不少。若贪旦夕之欢，不留清白之身，以为表白之地，则是终身无可白之时矣，岂智者所为？”铁中玉道：“夫人之虑，自是名节之端，卑人非不知，但恐迁延多事，无以慰父母之心。”冰心小姐道：“所防生衅者，并无他人，不过过氏父子耳。彼见君与妾之事已谐矣，其急谗急妒，当不俟终日。若要早慰公婆之心，不妨百辆于归，再结花烛。但衾枕之荐，尚望君子少宽其期，以名教光。”铁中玉见冰心小姐肯嫁过去，满心欢喜道：“夫人斟情酌理，两得其中，敢不如命！”因告知父母，又禀知岳翁。又请钦天监，择了个大吉之日，重请了满朝亲友，共庆喜事。外人尽道结亲，二人实未曾命娶。正是：

尽道春来日，花无不吐时。

谁知金屋里，深护牡丹枝。

铁中玉与冰心小姐重结花烛，过学士打听得，心下一发着急，因行了些贿赂，买出一个相好的御史，姓万名谔，叫他参劾铁翰林一本。那万谔得了贿赂，果草了一道本章，奏上道：“陕西道监察御史臣万谔，奏为婚姻暧昧，名教有乖，恳恩察明归正，以培风化之事：窃惟人伦有五，夫妇为先；大礼三千，婚姻最重。故男女授受不亲，家庭内外有别，此王制也，此古礼也。庶民寒族，犹知奉行，从示有卿贰之家，孤男寡女，无媒而共处一室，以乱婚姻于始，如水居一之父女，铁英之父子

者也。臣职司言路，凡有所见所闻，皆当入告。臣前过通衢，偶见有百辆迎亲者：迎亲乃伦礼之常，何足为异？所可异者，鼓乐迎来，而指视哗笑者满于路，轩车迎过，而议论嗟叹者夹于道。臣见之不胜骇异。因问为谁氏婚，乃知为翰林铁中玉娶尚书水居一之女水冰心也。及详问其哗笑嗟叹之故，乃知铁中玉曾先养病于水冰心之家，而孤男寡女，并处一室，不无暧昧之情？今父母徇私，招摇道路，而纵成之，实有伤于名教。故臣闻之，愈加惊骇，而不敢不入告也。夫婚姻者，百礼之首，婚姻不正，则他礼难稽；臣子者，庶民之标，臣子蒙羞，则庶民安问？伏乞陛下念婚姻为风化大关，纲常重典，敕下礼臣，移文该省，行查铁中玉、水冰心当日果否有养病之事，并暧昧等情，一一报部。如行其政令，如多露之私有戒，则名教不伤，有裨于关雎之化岂浅耶？因事陈情，不胜待命之至。

万御史本到了阁中，阁臣商量道：“闺中往事，何足为凭？道路风闻，难称实据。”就要作罢了。当不得仇太监再三来说道：“这事大有关系，怎么不行？”阁臣没奈何，只得标个“该部知道”。仇太监看了不中意，候本送到御前，就关会秉笔太监检出本来与天子自看。圣天子看了，因说道：“铁中玉一个男人，怎么养病于水冰心女子之家？必有缘故。”因御批个“着礼部查明复奏。”

令下之日，铁中玉与水冰心再结花烛已数日矣。一时报到，铁都院吃了一惊，忙走进内室，与儿子、媳妇商量道：“这万谔与你何仇，上此一本？”铁中玉道：“此非万谔之意。孩儿与媳妇早已料定，必有此举，故守身以待之，今果然矣！”铁都院道：“他既参你，你也须辩一本。”铁中玉道：“辩本自要上了，但此时尚早，且待他行查回来复本时，再辩不迟。”铁都院道：“迟是不迟，只是闻人参己，从无一个不辩之理。

若是不辩，人只疑情真，罪当无可辩也。”铁中玉道；”他要参孩儿官箴职守，有甚差池，事关朝廷，便不得不辩他。今参的是孩儿在山东养病之事，必待行查而后明。若是查明了其中委曲，可以无辩，若是不明，孩儿就其处置辩。此时叫孩儿从哪里辩起？”铁都院听了沉吟道：“这也说得是。这个万谔是我的属官，怎敢参我，我须气他不过！”铁中玉道：“大人不必气他，自作应须自受耳。”铁都院见儿子如此说，只得暂且放开。正是：

闲时先虑事，事到便从容。

谤至心原白，羞来面不红。

按下铁都院父子亲量不提。且说礼部接了行查的旨意，不敢怠慢，随即回来，着山东巡抚去查。过学士见部里文书行了去，恐下面不照应，忙写了一封书与历城县新县尊，求他用情。又写信与儿子，叫他暗暗行些贿赂，要他要回文中，将无作有的，做得安安稳稳，不可迟滞。过公子得了父亲的家信，知道万谔参铁中玉之事，欢喜不尽。趁部文未到，先备了百金，并过学士亲笔书，来见县尊。

你道这县尊是谁？原来就是铁中玉打入养闲堂，救出他妻子来的韦佩。因他苦志读书，也就与铁中玉同榜中联捷，中了个三甲进士。鲍知县行取去后，恰恰点选了他来做知县。这日接着过公子的百金，并过学士的书，拆开一看，乃知是有旨行查铁中玉在水家养病之事，叫他装点私情，必致其罪。韦佩看了，暗暗吃惊道：“原来正是我之恩人也，却怎生区处？”又想道：“此事正好报恩，但不可与过公子说明，使他防范。”转将礼物都收下，好好应承。过公子以为得计，不胜欢喜而去。

韦知县因叫众吏到面前，细细访问道：“铁翰林怎生到水小姐家养病？”方知是过公子抢劫谋害起的祸根。水小姐知恩

报恩，所以留他养病。韦知县又问道：“水小姐与那铁翰林俱是少年，接去养病，可闻知有甚私事？”众书吏道：“他闺阁中事，外人哪里得知？只因前日的鲍太爷，也因孤疑不决，差了一个心腹门子，叫做单佑，半夜里潜伏在水府窥看，方知这铁爷与水小姐冰清玉洁，毫不相犯。故鲍老爷后来敬这铁爷犹如神明。”

韦知县听了，也自欢喜道：“原来铁翰林不独义侠过人，而又欺暗室，如此真可敬也。既移文来查，我若不能为他表白一番，是负知己也。”因暗暗将单佑唤了藏在身边，又唤了长寿院的住持独修和尚，问他用的是什么毒药。独修道：“并非毒药，过公子恐铁爷吃毒药死了，明日有形骸可验，但叫用大黄、巴豆将他泄倒了是实。”

韦知县问明口供，候了四五日，抚院的文书方到，下来行查。韦知县便将前后事情，细细详细，申详上去。抚按因是行查文书，不便扳驳，就据申详，做成回文，回复部里。部里看了回文，见历城县的申详，竟说得铁中玉祥麟威凤，水小姐不啻玉洁冰清。其中起衅生端，皆是过公子之罪。部里受了过学士之嘱，在要照回文加罪铁中玉，今见回文赞不绝口，转弄得没法，只得暗暗请过学士去看。过学士看了，急得怒气冲天，因大骂韦佩道：“他是一个新进的小畜生，我写书送礼嘱托他，他倒转为他表彰节行。为了表彰节行也罢，还将罪过归于我的儿子身上。这等可恶，断断放他不过！”因求部里，且将回文暂停，又来见万御史，要他参韦知县，新任不知旧事，受贿妄言，请旨拿问。其养病实情，伏乞批下抚按，再行严查报部。

仇太监内里有力，不两日已批准下来。报到山东，巡抚见了，唤韦和县去吩咐道：“你也太认真了。这过学士既有书与你，纵不忍诬枉铁翰林，为他表彰明白，使彼此无伤，也可谓

尽情了，何必又将过公子说坏。触他之怒？他叫人奏请来拿你，本院也无法与你挽回。”韦知县道：“这原不是知县认真，既奉部文行查，因访问合郡人役，众口一词，凿凿有据，只得据实申详，也非为铁翰林表白，亦非有意将过公子说坏，盖查得铁中玉与水冰心养病情由，实因过其祖而起，不得不详其始末也。倘隐匿不申，或为他人所参，则罪何所辞？”巡抚笑道：“隐匿纵有罪，尚不知何时；不隐匿之罪，今已临身矣。”韦知县道：“不隐匿而获罪，则罪非其罪，尚可辩也；隐匿而纵不获罪，则罪为真罪，无所逃矣。故不敢偷安一时，贻祸异日。”巡抚道：“你中一个进士了不容易，亦不必如此固执。莫若另做一道详文，本院好与你挽回。”韦知县道：“事实如此，而委曲之，是欺公了；欺公即欺君了，知县不敢。”巡抚道：“你既是这等慷慨，有旨拿问，我也不差人送你，你须速速进京辩罪。”韦知县听了，忙打一躬道：“是，是。”因将县印解了下来，交与巡抚，竟自回县。暗暗带了单佑与独修和尚，并过学士的书信与礼物，收拾起身进京。正是：

不增不减不繁文，始末根由据实闻。

看去无非为朋友，算来原是不欺君。

韦知县到了京中，因有罪不敢朝见，随即到刑部听候审问。刑部见人已拿到，不敢久停，只得坐堂审问道：“这铁中玉与水冰心养病之事，是在你到任之前，你何所据，而申详得他二人冰清玉洁？莫非有受贿情由？”韦知县道：“知县虽受任在后，而前任之事，既奉部文行查，安敢以事在前而推诿？若果事在隐微，无人知觉，谢作曰不知，犹可无罪；乃一询书吏，而众口一词，喧传其事，以为美谈，知县明知之，而以为前任事，谢曰不知，则所称知县者，知何事也？”刑部道：“行查者铁中玉、水冰心之事，又波及连其祖何也？”韦知县道：

“事有根因，不揣其本，难齐其末，盖水冰心之移铁中玉养病者，实感铁中玉于县堂救其抢劫生还，而怜其转自陷于死地也。水冰心之被抢劫到县堂者，实由过其祖假传圣旨，强娶而然也。铁中玉之至县堂者，实由过其祖抢劫水冰心，适相于遇于道，而争哄以至也。设使铁中玉不救水冰心，则过其祖与铁中玉风马牛也，何故而毒铁中玉？设使过其祖不毒铁中玉，则水冰心闺女也，安肯冒嫌疑而移铁中玉于家养成哉？原如此，委如此，既奉部文行查，安敢不以实报？”

刑部道：“这也罢了。只是铁中玉在水冰心家养病，乃暧昧之事，该县何以知其无私，其中莫非受贿？”韦知县道：“知县后任原不知，奉命行查，乃知前任知县鲍梓，曾亲遣亲信门役单佑前往窥覷，始知二人为不欺暗室之伟男儿、奇女子也。风化所关，安敢不为表白？若曰行贿，过学士书一封，过其祖百金现在，知县不敢隐匿，并当堂交纳，望上呈御览。”

刑部原受过学士之托，要加罪韦知县，今被韦知县将前后事并书、贿和盘托出，一时没法，只得吩咐道：“既有这些委曲，你且出去候旨。”韦知县方打一拱退出。正是：

丑人不自思，专要出人丑。

及至弄出来，丑还自家有。

韦知县退去不提。却说刑部审问过，见耳目昭彰，料难隐瞒，十分为过学士不安，只得会同礼臣复奏一本。天子看见道：“原来铁中玉养病于水冰心家，有这许多缘故，知恩报恩，这也怪她不得。”又看到二人不欺暗室，因说道：“若果如此，又是一个鲁男子了，诚可嘉也！”秉笔太监受了仇太监之托，因毁谤道：“此不过是县臣粉饰之言，未必实如此，若果真有此事，则铁中玉、水冰心并其父母，闻旨久矣，岂不自表？何以至今默默？若果当日如此不苟，则后来又何以结为夫妇？”

只怕还有欺蔽。”天子听了，沉吟不语，因批旨道：“铁中玉与水冰心昔日养病始末，水居一与铁英后来结亲缘由，外臣毁誉不一，俱着各自据实奏闻。过其祖曾否求亲水氏，亦着过隆栋奏闻，候旨定夺。”

圣旨下了，报到各家，铁、水二家，于心无愧，都各安然上本复旨。转是过学士不胜懊悔道：“只指望算计他人，谁知反牵连到自己身上！”他欲待不认遣成奇到边上去求，已有痕迹；欲待认了，又只怕儿子强娶之事，愈加实了。再三与心腹商量，只得认自己求亲是有的，儿子求亲是无的。因上疏复旨道：

左春坊学士臣过隆栋谨奏，为遵旨陈情事：窃以初求窃窬，原思光宠苹蘩，后知狐媚，岂复敢联莺萝？臣官坊待罪，忝为朝廷侍从之臣，有子诗礼修身，亦辱叨翰苑文章之士。年当成立，愿有室家，臣一时昏愤，妄采虚声，误闻才慧，曾于某年月日，遣人于边廷戎所，求聘同乡水居一之女水冰心，欲以为儿妇，不意既往求之后，叠有秽闻，故中道而止之。不识县臣以今之耳目，何所闻见，遽证往日之是非，而且过毁臣子以强娶之名？夫既强娶，则水冰心宜谐琴瑟于微臣之室矣，何复称红拂之奔，以为识英雄于贫贱也？窃所不解。蒙圣恩下察，并据实奏闻，仰天明鉴，勿使鲍鰥，辱加麟凤，则名教有光，而风化无伤矣。不胜待命之至！

过学士本上了，铁中玉只得也上一本道：

翰林院编修臣铁中玉谨奏，为遵旨陈情事：窃以家庭小节，岂敢辱九五万乘之观？儿女下情，何幸回万里上天之听？纶音遽来，足征风化之不遗；暗室是询，且见纲常之为重。既蒙昭昭下鉴，敢不琐琐以陈？臣于某年月日，遵父命游学山东，意在思得真传，一切公务都损，何心人间闲事？不意将至历城县

前，突被拥挤多人，奔冲欲倒，因而争闹至县，始知为过学士隆栋之子过其祖，抢劫水居一之女水冰心以为婚之所致也。臣见之不觉大怒，思为婚姻嘉礼，岂可抢劫而成？县官迫于不义者，助桀为虐，因纵水冰心而归。臣于此时，实不知过其祖为何人，而水冰心为何人也。不过路见不平，聊为一剖之，何尝知恩于何人，而仇于何人也？敦知仇者竟至毒臣于此，而恩者遂至救臣于生也？臣时陷身于此中，而两不知也。既臣始知其死臣者为过其祖，生臣者为水冰心也。死臣者情虽毒，然臣未死，可置勿问；既知生臣者为水冰心，而后细察水冰心之为人，始知水冰心：冒嫌疑而不讳，为义女子也，出奇计而不测，为智女子也，任医药而不辞，为仁女子也，分内外而不苟，为礼女子也，言始终而不负，为信女子也。臣感之敬之，尚恐不足报万一，何敢复有室家之想哉？今之所为室家者，迫于父命也，岳命也。父命止知尊常经，求淑配，不知臣前已遇之；岳命盖感臣保侯孝而得白其冤，因思结好，不知水冰心前已行权。然屡辞而终不获辞者，盖岳父误认臣为君子，而臣父深知水冰心为淑女，而彼此不忍失好逑也。故执大义，而百辆迎来，不复问明烛避嫌之小节矣。虽然两番花烛，止有虚名，聊以遂父母之心；而二姓之欢，尚未实结，不欲伤廉耻之性。此系家庭小节，儿女下情，本不当渎奏，今蒙圣恩下采，谨具实奏闻，不胜悚惶待命之至！

铁中玉本上了，水冰心也上一本道：

翰林院编修铁中玉妻水冰心谨奏，为遵旨陈情事：窃以黄金炼为钢，白玉以不玷为洁。臣妾痛生不辰，幼失慈母，严父又适违功令，待罪边戍，茕茕寡居，孤守家庭，自应闭户饮泣，岂敢妄思婚姻？不意祸遭同乡学士过隆之子过其祖，窥臣妾孤孀，欲思吞占，百计邪诱，臣妾俱正言拒绝。詎意圣世明时，

恶胆如天，竟倚父岩岩之，蜂拥多人，假传圣旨，打入内室，抢劫臣妾而去。臣妾于此时，身如叶而命如鸡，名教不可援，而王法不可问，自惟一死。幸值铁中玉游学山东，恰遇强暴，目击狂荡，感愤不平，因义激县主，救妾生还。当此之际，不过青天霹雳，自发其声，何尝为妾施恩，而望妾之报也？乃恶人阳知理屈，而阴谋施毒，遂令铁中玉毙于寺僧之手，而万无生机。而臣妾既受其恩，苟非豺虎，安忍坐待其死，而不一为救援也？因用计移归，而求医调治。此虽非女子所宜出，然势在垂危，行权解厄，或亦仁智所不废也。臣妾敢冒嫌疑而为之者，自视此心无愧，而此身无玷也。若陌路于始，而婚姻于终，则身心何以自白？故臣父水居一感铁中玉之贤，而欲以臣妾侍巾栉，而屡命屡辞者，以此也。即父命难违，自如今已谐花烛，而两心犹惕惕不安，必异室而居者，亦以此也。此非矫情也，亦非沽名也，正以炼黄金之刚，而保白璧之洁也。至于过其祖强娶之事，抢劫之后，又勒按臣行牌而迫婚，又至戎所而逼臣父允嫁，真可谓强横之甚者矣。及今事已不谐，而又买嘱言路，妄渎宸聪，尤可谓父子济恶而不知自悔者也。国法廷争，恩感上出，臣妾何敢仰渎？蒙恩诏奏，谨据实以闻，不胜侍命之至！水冰心之本上了，铁都院也上一本道：

都察院副都御史臣铁英谨奏，为遵旨陈情事：臣闻结婚以遵父命为正，择妇以得淑女为贤。择妇既贤，婚姻既正，则伦常无愧，而风化有光矣，人言何恤焉！臣待罪副都，官居表率，凡有不正，皆当正之，岂有为子求妇，而不择端庄贤淑，以彼貽讥者也？臣有子中玉，滥厕词林，颇知礼义，臣为择妇亦已久矣，而不获宜家，宁虚中馈。近闻兵部尚书水居一有女水冰心，幽闲自足，莫窥声色，而窈窕日闻，才智过人，孤处深闺，而能御强暴，臣屡欲遣子秣驹而无媒。今幸水居一赦还，为怜

为才貌，适欲坦臣子于东床，两有同心，因而结缡，此两父母之正命也，遑恤其他？乃臣子中玉，则以为养病之往嫌为辞。臣细询之，始知公庭遭变，义气之所为：闺阁救人，仁心之所激。小人谓之暧昧，正君子谓之光明者也。不独无嫌，实为有敬。故三星启户，不听儿女之言；百辆迎归，竟先父母之命。彼二人虽外从公议，而内尚疾守私贞。此儿女之隐，为父母者不问之矣。至于人之吹求，或亦谋婚不遂，而肆为讥谤，自难逃明主之精鉴，臣何敢多置喙焉？蒙恩诏奏，谨据实以闻，不胜惶悚待命之至！铁都院之本上了，水尚书也上一本道：

兵部尚书臣水居一谨奏，为下自陈情事：窃闻婚姻谓之嘉礼，安可势求？琴瑟贵乎和谐，岂宜强娶？《诗》云展转反侧，犹恐不遂其求，何况多人抢劫，有如强盗。高位挟持，无复礼义。宜之子之誓死不从，而褰裳远避也。臣不幸妻亡无子，仅生弱女，拟作后人。虽不敢自称窈窕，谓之淑人，然四德三从，颇亦闻之有素，安忍当罪父边庭遣戍之日，而竟作无媒自嫁之人之理者也！乃过其祖一味冥顽，百般强横，不复思维，竟行劫夺。一买伏莽汉，劫之于南庄；二假传赦诏，劫之于臣家；三鸿张虎噬，劫之以御史之威。可谓作恶至矣！若臣女无才，陷于虎口，几乎不免矣。此犹曰纨裤膏粱之羽，奈何过隆栋为朝廷重臣，以诗礼侍从朝廷，乃溺爱不明，竟以赫赫岩岩之势，公然逼臣于戍所。臣若一念畏死，而苟合婚姻，则名教扫地矣。因思臣一身、一女之事小，而纲常名教之事大，故正色拒之，因触其怒，而疏请斩臣矣。敦知侯孝功成，请斩臣正所以赦臣也。又资嘱言官，以为诬蔑之图，又敦知诬蔑臣女者，正所以表彰臣女也。至所以表彰臣女，疏中已悉，臣不敢复赘渎圣聪。然过隆栋父子之为恶，可谓至矣。蒙恩诏奏，谨据实上闻，伏乞加察，而定罪焉。不胜激切待命之至！”

五本一齐奏上。只因这一奏，有分教：大廷吐色，屋漏生光。不知天子如何降旨，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验明完璧始成名教终好逑

词曰：

纷纭水火盈庭躋，各有封章互诋。若要敦论明理，毕竟归天子。

圣明一察谗言止，节义始知有此。漫道稗官野史，隐括春秋旨。

调寄《桃源忆故人》

话说铁英父子、水居一父女，并过学士五道本，一齐上了。天子看见，因御便殿诏阁臣问道：“这事各奏具在，还当如何处问？”阁臣奏道：“今五奏看来，这过其祖强娶水冰心，以致铁中玉养病情由，似实实有之，不容辩矣；但强娶而实未娶，谋死而尚未死，似可从宽。如铁中玉犯难救水冰心之祸，而自受祸几不免，应是一为孤男，一为寡女，同居其宅，正贞淫莫辨之时，倘暧昧涉私，则前之义侠，皆付之流水。若果如县臣所称，窥探而无欺暗室，则又擅千古风化之美，而流一时名教之光者也。臣等远无灼见之明，故前下行查之命。行查若此，似无可议，但县臣后任，只系耳闻，未经目击，不足服观听之心，一时难以定罪。伏望陛下降旨，着旧任县臣，将前事一一奏闻，庶清浊分而彰瘡有所公矣。”

天子点首称善，因降旨道：

着旧历城县知县，将铁中玉养病情由，据实奏明，不许隐匿诬罔，钦此。圣旨下了，登时就传旨。原日知县鲍梓行取

到京，已钦选北直隶监察御史，此时正出巡真定府。见了报，知道铁中玉与水冰心已结了亲，因万谔疏参，故有此命，因满心欢喜道：“铁翰林这头亲事，我原许与他成就，只因受了此职，东西奔走，竟未践前言，时时在念。近闻他已遵父命，结成此亲，我心甚喜。不期今日又有圣旨，命我奏明，正好完我前日之愿。”因详详细细复了一本道：

直隶监察御史鲍梓谨奏，为遵旨回奏事：窃以义莫义于救人于危，侠莫侠于临事不畏，贞莫贞于暗室不欺，烈莫烈于无媒不嫁。臣于某年月日，蒙恩选知历城县事，臣虽不才，莅任之后，每留心名教，以扬朝廷风化之美。适值学士过隆栋有子过其祖，闻兵部侍郎今升尚书水居一之女水冰心之美，授聘为妻，托府臣命臣为媒。时臣为属官，不敢逆府臣之命。时水居一被谪，因见水居一之弟水运，道达府臣与过其祖求其侄女水冰心之意。水运言之水冰心者再四，始邀其允。凡民间允亲，以庚帖为主，水运既允，因送庚过宅。孰知水冰心真女也，无父命焉敢自嫁？为叔水运催逼甚急，水冰心又智女也，因将水运亲女之生庚，以为庚帖，而水运愚不知也。及至于归，水冰心执庚帖非是，不往，而水运事急，因以亲女往焉。过其祖以误受帖，不能有言。此水冰心一戏过其祖者也。既而过其祖情不能甘，暗改庚帖，以朝期为召，欲邀水冰心会亲而劫婚。又孰知水冰心侠女之俏胆泼天，偏许其往，使其遍请贵戚，大设绮筵，一乘肩舆及门，又使其鹤跃于庭，以为得计，然后借鼓声之音，以发其奸状，突然而返，追之不及。此水冰心二戏过其祖者也。过其祖心愈恨而谋愈急，因访知水冰心秋祭于南庄，便伏多人于野，以为抢劫之计，孰知水冰心奇女也，偏盛其驺舆，招摇而往，如招而还，以为抢劫之际。及其抢劫而归，众以一睹为荣焉，及启轿而空无人，惟大小石块，一黄袱而已，

于是喧传以为笑。此水冰心三戏过其祖者也。过其祖受此三戏，其情愈迫，因假写水居一复职之报条，遣多人口称圣旨往报焉，水冰心闻有圣旨，不敢不出，因堕其术，而群劫之往。孰知水冰心烈女也，暗携利刃，往而欲刺焉。适铁中玉游学至此，无心恰遇之，怪其唐突，而相哄于道，同结至县堂而告臣，臣问出其故，因叱散众人，而送水冰心归，欲彼此相安于无事也。不意过其祖怏怏焉，不得于水冰心，欲甘心于铁焉，因授计寺僧，而铁中玉病危矣。铁中玉不自知，幸水冰心仁也，感其救己之恩，不忍坐视其死，因秘计而移之归，延医而理其病，且冒嫌疑，而不惜犯物议而安焉。非青天为身，白日为心，不敢也。过其祖闻而愈怒焉，因以暧昧辱之，欲令臣正名教罪之，宣风化惩之。臣待罪一县，则一县之名教风化，实任其职，臣何敢不问？但思同是男女之情态，淫从此出，贞亦从此出，何敢不见不闻而尽坐以小人哉？万不得已，因请善窥探门向单佑，潜往窥探之，始知铁中玉君子也，水冰心淑女也，隔帘以见，不以其情废礼；异席分饮，又不以矫激废情。谈者道义，论者经权。言事则明决，过于良友；论理则迎机，不啻明师，并无半语及私，一言不慎。且彼此感激，而有喜心；内外交言，而无愧色。诚古今名教而合正者也。臣闻见之，不胜欣羨。因思白璧不易成双；明珠应难成对。天既生铁中玉之义男儿，又复生水冰心之侠女子。夫岂无意！臣因就天意思之，非铁中玉而水冰心无夫；非水冰心而铁中玉无妇矣。故以媒自任，而往见铁中玉，劝其结朱陈之好，以为名教光，孰知铁中玉正以持己，礼以洁身，闻臣方怒以为污辱，竟不俟驾而行。其磨不磷，涅不淄，豪杰之士也。臣即欲上闻，因臣职卑，必欲转详转申，最为多事，而正不料天意果从人愿，后复因铁中玉力保侯孝之事，水居一由此赦还，因而缔结朱陈。此虽人事，实天意成全，

臣闻知不胜欣快，以为良缘佳偶，大为名教增色。不意御史万谓，不知始末详细，误加参劾，致蒙圣恩下询往事，正遂夙心。臣不胜雀跃，谨将前事，一一据实奏闻。揆之于义，义莫义于此矣；按之于侠，侠莫侠于此矣；考之贞烈，贞烈莫过于此矣。伏乞圣明鉴察，特加旌别，以为圣世名教风化之光，臣无任感激待命之至。

鲍梓本上了，天子览毕，龙颜大悦道：“原来水冰心有如此妙用，真奇女子也；铁中玉又能不欺暗室，真是天生佳偶，言官安得妄奏！”就要降旨褒美。当不得仇太监通了秉笔太监。要他党护。秉笔太监因乘间奏道：“铁中玉与水冰心同居一室，此贞淫大关头也。今止凭鲍梓遣下役单佑一窥，即加褒美，设有奸诡情由，岂不辱及朝廷？且奴婢看铁中玉与水冰心，自上本内说的话，大有可疑。”天子道：“有何可疑？秉笔太监道：“铁中玉本上说，两番花烛，止有虚名，二姓之欢，尚未实结。水冰心本上说，于今已谐花烛，而两心犹惕惕不安，必异则居者，正以炼黄金之刚，而保白璧之洁也。据他二人自夸之言看来，则今日水冰心犹处子也，恐无此理。倘今日之自夸过甚，则前日之誉言，未免不失情也。伏乞皇爷再加详察。”天子道：“既如此，可将铁中玉、水冰心并诸臣，限明日午朝俱召至便殿，待朕亲问。”秉笔承旨，传与阁臣，阁臣即传与外廷。众臣闻了，谁敢不遵？因于次日午朝，齐集于便殿。正是：

白日方华照，浮云忽蔽焉。

岂知云散尽，依旧见青天！

不一时，天子驾坐便殿，百官朝驾毕，天子先召铁中玉上殿。铁中玉因鞠躬而入，拜伏于地。天子看见铁中玉少年秀美，心下欢喜，因问道：“向日打入养闲堂，救出韩愿妻女的是你么？”铁中玉应道：“正是臣。”天子又问道：“前日力保侯

孝的是你么？”铁中玉又答应道：“正是臣。”天子道：“既两事俱是你，则你之胆识，诚可嘉矣。然胆识犹才气之能，如县臣所称，养病于水冰心家，而孤男寡女，午夜无欺，则古今之奇行矣。果有此事么？”

铁中玉应道：“此事实有之，然非奇行，男女之礼，应如此也。”天子道：“此事虽有，然已往无可据矣，且问你本上说，两番花烛，止有虚名，二姓之欢，尚未实结，此又何故？”铁中玉奏道：“臣与水冰心因有养病之嫌，义无结亲之礼，乃迫于父命，不敢以变而废常，故勉承之，而有两番花烛也。若花烛而即结两姓之欢，则养病之嫌；终身莫辨矣。故臣与水冰心，至今犹分居而寝，非好为名高，盖欲钳众人之口，而待陛下之新命，以为人伦光耳。”

天子听奏，欣然道：“居你所奏明，水冰心犹然处子也。”因召水冰心上殿。水冰心闻命，即鞠躬而入，拜伏于地。天子展龙目一看，见水冰心貌疑花瘦，身似柳垂，一妩媚女子也。因问道：“你就是水冰心么？”水冰心朗朗答应道：“臣妾正是水冰心。”天子道：“由县臣鲍梓本上，称你三戏过其祖，才智过人，果有此事么？”水冰心因奏道：“臣妾一女子，焉敢戏弄过其祖？只因臣父待罪边戍，臣妾一弱女家居，过其祖威逼太甚，避之不得，聊借此脱祸耳。”

天子又道：“你既知脱祸，怎不避嫌？却移铁中玉于家养病？”水冰心道：“欲报人恩，故小嫌不敢避也。”天子又笑道：“当日陌路且不避嫌，今日奏父命成婚，反异室而居，又何避嫌之甚？”水冰心道：“当日之嫌，一时之嫌也，设有谤言，从夫而即白。今日之嫌，终身之嫌也，若不存原体以自明，则今日之良人，即前日之陌路，剖心莫辩，沥血难明。今日蒙恩召见，却将何颜以对陛下？”天子听了大喜道：“若果存原

体，则汝二人比梁鸿、孟光加一等矣。朕当为汝明之。”因传旨命太监四人，引入朝见皇后，就命皇后召宫人试验水冰心，果系处女否？四太监领旨，遂将水冰心引了入去。正是：

白玉不开终是璞，黄金未炼尚疑沙。

两番花烛三番结，始有芳名万古夸。

四太监引水冰心入后宫去朝见皇后。不多时，即有两个先来回旨道：“娘娘奉旨，即着老成宫人试验水冰心三遍，俱称实系处女。娘娘甚喜，留住赐茶，先着奴婢回奏。”天子听了，满心欢喜，因对阁臣说道：“铁中玉与水冰心已经奉父母之命，两番花烛，而犹然不肯失身，欲以保全名节，以表名教，以美风化，则前之养病，午夜无欺，今表明矣。真好迷中之出类拔萃者也。若非朕召来亲问，而听信浮言，岂不亏此美节奇行？”

因召过隆栋问道：“汝身为大臣，不能训子安分，乃任其三番抢动，若非水冰心多才多善御，为其所辱久矣。强梁骄横，罪已不赦，乃复肆为毁谤，几致白璧受青蝇之玷，又兼行贿赂嘱县臣，大非法纪！”过隆见天子诘责，慌忙无措，只得免冠伏地奏道：“臣非毁谤，实不知铁中玉与水冰心有此暗室不欺之美行。”

天子又召万谔诘责道：“汝为御史，当采幽察隐，为朕表彰大化，奈听道路浮言，诬蔑侠烈，朕若误听，岂不有伤名教？”万谔闻责，惊得汁流浹背，惟伏地叩头不已。

天子又召韦佩嘉奖道：“汝一新进知县，能持正敢言，不避权贵，且言言得实，事事不诬，诚可嘉也。”因命阁臣拟旨。阁臣因拟旨道：

朕闻人伦以持正为贵，而持正于临变之际为尤贵。节义以不渝为奇，而不渝环境暧昧之时为更奇。水冰心一弱女也，能不动声色，而三御强暴，已不寻常矣，既能悄然解人于危病以

报恩，又能安然置身于嫌疑而无愧，其慧心俏胆，明识定力，又谁能及之？至其所最不可及者，琴瑟已谐，钟鼓已乐，而犹然励坚贞以自持，表清洁于神明，此诚女子中之以贤圣自持者也。铁中玉既能出韩愿于虎穴，又能识侯孝于临刑，义侠信乎天成者矣。若夫水冰心一案，陌路救援，如至亲骨肉，燕居密迹，如畏敬大宾。接谈交饮，疏不失情，正视端容，亲而不乱。从心所欲，而名教出焉。率性以行，而礼可不没。至若已系赤绳，犹不苟合，诚冥冥不堕行之君子也。以铁中玉之君子，而配水冰心之淑女，诚可谓义侠好逑矣。朕甚嘉焉！其超进铁中玉为学士，水冰心为夫人，赐黄金百两，彩缎百端，宫袍宫衣各十袭，乌纱、鸾冕各一领，撤御前金莲鼓乐旌彩，迎归重结花烛，以为名教之宠荣。水居一、铁英义教子女，善结婚姻，俱褒进一阶。韦佩申详无隐，报命不欺，具见骨鲠之风，任满钦取重用。鲍梓复奏详明，留意人材有素，朕甚嘉焉！过隆栋纵子毁贤，本当重处，姑念经筵劳绩，着降三级。万谔奏劾不当，罚俸半年。过其祖三行抢劫，放肆毒谋，谋虽未遂，情实可恶，着该县痛懲一百，少惩其横。呜呼！有善弗彰，人情谁劝；有恶不瘡，王法何为？朕不敢私，众其共懍！特谕。

阁臣才拟完圣谕，水冰心蒙娘娘赐了许多珠翠宝物，着四太监领出见驾谢恩。天子大喜道：“女子守身非偶者，古今尚有之，从未闻君子淑女相为悦慕，已结丝萝，而犹不肯合卺，以防意外之谗，如汝之王至清至白者也。今日重结花烛，万姓观瞻，殊令名教生辉也。汝归，宜益懋德，以彰风公。”

铁中玉、水冰心与众臣一齐谢恩，欢声如雷。侍臣得旨，此时合奏的御乐，一声一声，已吹得悠悠扬扬。撤出金莲宝烛，一对一对，已点得辉煌煌煌。排列的旗帜，一行一行，已排得花花绿绿。铁中玉与水冰心，簇拥而归，十分荣幸。正是：

名花不放不生芳，美玉不磨不生光。

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铁中玉与水冰心迎回到家，先拜过天地，再排香案，谢过圣恩，然后再拜父母，重结花烛。只因这一番是奉圣旨之事，满城臣民，皆轰传二人是义夫侠妇，无不交口称扬。惟过学士被降，又见儿子被责，不胜悔，又不胜怒，追究纵使之人，将成奇尽情处治。万谔被罚，十分没趣。水运虽做个漏网之鱼，然惊出一场大病，因回心感选哥、侄女容情，不敢再萌邪念。仇太监见圣上如此处分，也不敢再起邪念。正是：

奸人空自用机心，到底仇深祸亦深。

何不回心做君子，自然人敬鬼神钦。

铁中玉与水冰心这番心迹表明，真如玉洁冰清，毫无愧作，欢欢喜喜，真结花烛。

这一日，在洞房中安排喜宴同饮，彼此交谢。铁中玉谢水冰心，亏她到底守身，掩尽谗人之口；水冰心谢铁中玉，亏他始终不乱，大服天子之心。饮毕合卺，众侍妾拥入洞房，只见翠帷停烛，锦帐熏香，良人似玉，淑女如花，共效于飞之乐，十分完满。后人诗赞之曰：

三番花烛始于归，表正人伦是与非。

坐破贞怀惟自信，闭牢心户许谁依。

义将足系红丝美，礼作事钁金钿肥。

漫道一时风化正，千秋名教有光辉。

铁中玉与水冰心自结亲之后，既美且才，美而又侠，闺中风雅之事，不一而足。种种俱堪传世，已注入一集，兹不复赘。